

大坂每日

半月刊

第九十九號
第十二期

本刊徵求「報告文學」「青年
之聲」「讀者意見」啓事



大坂



今日桃紅柳綠
他年翠栢蒼松

培養兒童的
精神·體力
便是造成健全
國民的根基！

仁丹對於胃腸·心神

◎有積極增强的功能
◎有豫防治療的特効

▲每日不忘看新聞，智力刷新
▲每日不忘吃仁丹，閣家康樂

消化不良·口臭胃痛·常習便秘·
頭疼目眩·氣滯胸滿·易感疲乏·
豫防感冒·時症痢疾·解毒救急·

仁丹奇効超群·男女老少皆宜常備！！

各地均有出售



森下仁丹株式會社出品

華 大 阪 每 日

第九卷第十一期
第九十九號
(十二月一日號)
一 目 錄

大東亞戰爭下的電影政策及其創造 徐公美 2

南方的構想
縮食牛 橋本 4
馬來的猴船 關 6
中國的高岳 王 7
高岳 8

本刊徵求「報告文學」「青年之聲」「讀者意見」啓事 11

土耳其的中立問題 方 濟 12

日本文學史要(下) 俞 寄 凡 21

本刊四週年紀念大徵文當選利平文化的指標 沐 華 30

中國近代元首印象記① 江 亢 虎 35

窗 生 活 實 記(二) 楊 光 政 36

畫 刊

護衛北方 25
第十三次明治精神
宮國民鍊成大會 26

聞人軼事 薄田泣菫 34
學藝知識 13
漫畫木刻之頁 38
伊藤慶之助 氏訪問記 呂 風 40

本刊四週年紀念
大徵文當選小說
黃金色的貝殼

吳山青作
陳一萍畫 14

本刊四週年紀念大
徵文漫畫當選作
吾國與吾民 寶宗淨 41

日本美術介紹
朝鮮美術(中) 馮貴一 42

簡
生與死 任 夢 20

連載小說
摺愛記(三) 黃君祠作
南宮吉畫 45

「希冀」評集
文、風人 陳時、白 24

編輯室
(封面)熱河所見 伊藤慶之助作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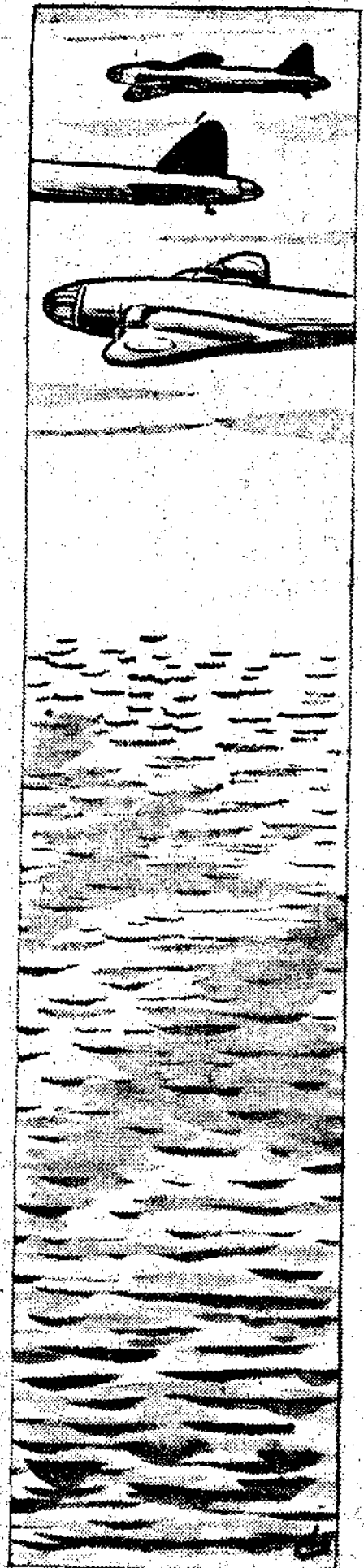
★ ★ ★



冬 天 裡 的 櫻 花

十一月，在日本，在「增產」的田野裏，櫻花滿開了，在對着農民微笑着，慰勞着。
——這是在瀨戶市外無名池旁盛開着的四季櫻——

★ ★ ★



大東亞戰爭下的電影政策及其創造

徐 公 美

自從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由於關係各國官民集體的協力，在政治、經濟、產業各部門，都有光輝的成果，是可以期待了的。但，對於根本的文化政策，特別是文化工作核心的電影，還沒有積極的設施與企畫，却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這因為電影不能像軍需品工業、化學工業、食糧工業等，與戰爭都有直接的關係，可是，戰爭除了吃麵包、上子彈、捆綁褲、佈電網等外，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即思想與觀念。現代的電影，勿必說，乃是灌輸思想製造觀念最適宜的東西。我們如果要把這一次大東亞戰爭神聖的道義的翻世紀的使命，分

裝在共榮國內各民族各國家每一個國民腦海裏，那麼這個責任，便不能不請電影來擔負的了。這是什麼理由呢？自然有人立刻會使用着如

筆者介紹

徐公美氏，江蘇松江人，一九〇一年生，北京人藝劇專門學校，日本東京日本大學藝術科畢業。五四運動以後，從事於新興話劇運動，為北京上海各大學話劇團之指導者。曾加入文學研究會，中國文藝社，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全日本映畫教育研究會等學術團體。歷任商務印書館電影主任，大夏大學電影教育講師，上海特別市電影檢查委員會委員，民新影戲專門學校校務主任，上海戲院導師等。事變當時任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特派駐滬調查委員，上海市教育局戲曲唱片審查會委員，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上海分會監事，上海市兒童電影推行委員會委員。著書有「日本電影教育考察記」，「歧途」及其他「演劇術」，「戲劇短論」等。



此的答語：「因為電影是最富於宣傳性或通俗性及煽動性等的原故。」可是，多數人，對於這些詞兒的意義，還是很漠然的，也許各個人有各個的看法。誠然，我們從一種平凡的常識方面說，像那樣的解答，或已相當地充分說明了他自己所希望說的意思。但電影的領域，並非是那麽狹隘，相反地，在文化範圍中，它是最最廣泛的：凡藝術、教育、社會、乃至政治、經濟、產業等等，都有涉及。就是說，我們若從「藝術學」或「教育學」以及「社會學」等各個互異的立場來觀察，那麼所謂宣傳性、通俗性、煽動性這一類名詞，無論如何，仍然是難

於把握它的真正意思的。假如我們在輕率的態度，或是沒有經過認真考慮時，便使用上面那樣的答辭，就未免太不重視或竟抹煞電影的特性及其本質了。尤其在大東亞戰爭已經躍入更新階段的今日，我們依舊常識地來說明電影，使大家只有朦朧的認識，實在是不夠條件的。因為如此，我們非先理解電影發達的經過，以及說明過去戰爭的利用電影的實錄，和介紹一些戰爭作品的電影不可。

關於電影的誕生，有着種種不同的說法；有的說，電影是美人湯姆·安迪生(Thomas Edison)發明的，有的說，電影是英人愛德華·

穆安勃里奇 (Edward Muybridge) 發明的，有的說，電影是法人劉爾愛羅兄弟 (August et Lumiere) 發明的，也有人說，德人馬克斯·史克拉特諾斯基 (Max Skladowsky) 纔是發明電影的第一人。究竟那一種說法才是準確，殊有苦難置信之感。然而，我們設若從電影誕生的場合看來，那麼却可以分爲「科學方面」、「工業方面」，乃至「藝術方面」三大觀點來說。這誠如在一九三三年發行的美國電影批評家哈萊·亞朗·普坦姆金氏所謂：「電影乃是誕生於實驗室而操育於會計事務室的東西。它可以說，從出世到現在，始終俯倚着四個「開頭字母」的恩人懷抱裏，即 Inventor (發明家) Investor (投資家) Impresario (歌舞班主) Imperialist (帝國主義) 是」。像這樣的見解，我們認爲相當的贊同。因爲電影起初雖是脫胎於靜止的照片，但其演進却是逐漸的；實言之，設若先實實驗家與發明家不是耗費了許多的心血與努力，以及企業的巨額投資，國家的實施保護政策，那怎麼能有今日這樣的發展呢？試更從電影發明的歷史來說，則自一八八五年（大概在這前後時代）直到如今，僅僅有五十餘年。再嚴格些說，電影的歷史，不過是三十幾年。因爲在過去的五十餘年中，初期的二十餘年，只是一種單純的機械的發明時代，而不能說是電影藝術的整個歷史。到了一九一〇年，電影纔獲得了它的特殊的表現形式。尤其是，電影被一般的人們以爲一種藝術的表現手段而獲得所謂「電影藝術」這名

稱，還不滿二十年的歷史。這樣看，我們就不妨說，電影還沒有給我們以能夠充分地觀察或研究的歷史的時間性了。不過，這種歷史的時間性却不成問題的。在藝術的理論領域裏，我們不容易看到電影藝術的全般的理論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在這種電影歷史的時間性上，而在電影的急劇的發展和動搖以及它的本質或實體把握的困難上。實在，電影在這數十年中，已經繼續不斷地發展着。並且它的誕生，給予其他各種姊妹藝術以顯著的變化與極大的影響了。拿文學來說，現世紀的文學，很明顯地意識着電影藝術的存在，就是想把電影藝術的一切現代地的長處搬到文學的表現中去。所以，像電影劇本的形式，蒙太奇 (Montage) 的技巧，速度的構成法，以及人生心理在行動上的描寫方法等等，文學都受了它們的影響而起變革。此外，關於戲劇，繪畫，與音樂，無論是誰，假如他是一位真正的專門學者，就不會否認，這些藝術也都依靠電影藝術而已非往昔的素養了。並且由於電影企業性的要求，具備着廣泛的社會性，幾乎可以說，真正的大眾性的藝術，是在全人類的歷史的過程之中，由於電影的誕生所纔出現的。總而言之，電影是由科學與藝術的融合，而急劇發展起來，更因社會的利用與企業的經營，而愈益擴大起來，乃是共見的事實。關於此，我們已不必再作煩長的敘述，我們只須知道下列諸人的說法，以及由過去戰爭所告訴我們會如何利用電影的實錄便够了。第一，先將被稱爲

佔有現在電影世界兩大主潮的蘇聯與美國，舉出幾個人的見解。蘇聯革命導師列寧生前曾和盧那卡爾斯基說過如此的話：「在藝術及教育的各種手段中，最有深遠偉大的意義的當推電影，那實在是科學及宣傳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又蘇聯基諾科夫社社員有句口號是「電影應該是我們政治現實的反映。」所以當幾百萬人所共有的地方電影開映時，往往會說「重要的政治開始了」等話。蘇聯的國體及其主義如何，我們在此不必過問。但是能够深切地理解了電影的本質，與從來以純藝術的立場觀察電影者不同，在此以前，許多知識階級，被阻礙於文學上的傳統，把電影只視爲卑俗的娛樂的消遣品，如今指導者們，看清楚了那是機械時代的新興藝術，這是特別值得指出的。美國電影是講究「實際和現在的」與蘇聯的講究「理想和未來」恰恰相反。美國的電影，與其說是爲了藝術，勿寧說是爲了電影具有企業的關係。誠如哈斯氏 (Will H. Hall) 在紐約商會中所說：「從前都說是商業隨着國旗而發展，但在今日可以說商業隨着電影而發展了。」可是正因爲此，美國電影，成爲五大產業之一，自由出入於世界市場，並發揮其滲透思想與製造觀念獨具的功能。所以魯賓氏 (Julien Rubinate) 說：「電影的發展，是近二十年來知識生活史上一個重要的運動。在此短時期內，這個新發明把世界各國原有的刺激並滋養羣衆的想像情感與思想的境況，一概改變過來了。電影對於民衆的影響，只有古代希臘的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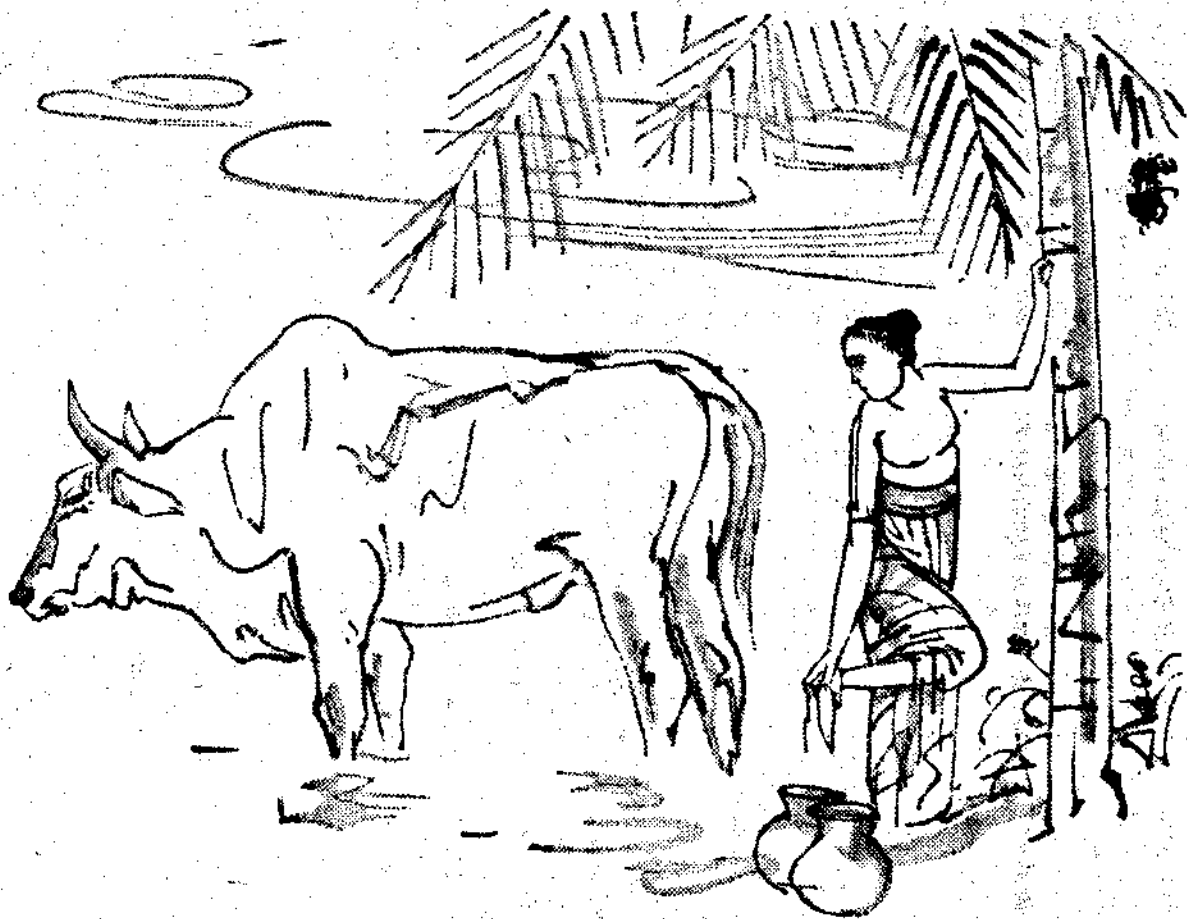
院與十九世紀以來新國家裏的新聞紙，可與比擬。所以，我們斷然相信，電影是傳播道德的，社會的，尤其是政治觀念與思想形態一個最有權威的媒介。」由此可知，美國人對於電影的觀察，也已認爲是最適當於發揮人類文化生活創造力的唯一工具了。再則如那作爲德國希特拉政府宣傳的烏發電影公司 (Ufa) 總理克里茲 (Krisch) 在其演講「電影是國民的文化要素」(Der Film als nationaler Kulturfaktor) 中的一段講辭，轉錄如下：「電影不但是解釋現代各種問題的嚴肅的功課，而且必須負有傳導樂天思想與全人類的使命。大部份的電影，還必須揭示實生活中的美、歡樂、和平的存在與他們知道。與此同樣的，電影是現在精神的反映，當這國難嚴重期間，尤其必須喚起德意志帝國過去的尊榮與幸福，以增強德意志人民的建設力和信念。」又日本前文部次官內ヶ崎作三郎氏，在其所著「映畫による日支親善の重要性」一文中，亦曾指出中日親善的文化工作，應先從電影着手，他說：「所謂文化工作，自然有種種的方法與手段，然而種類雖多，我以爲將電影作爲文化工作的核心，是應當非常重視了的。電影，因爲具有特性的原故，對於文化事業的推動，我認爲可有特別的効果。更就中國一般大眾來說，電影對於文化事業特別是可能發揮其威力，因爲中國堪稱爲世界唯一文學的國家，而另一方面，其文盲數量之多，又爲世所罕見。因此，以大眾爲對象，把對象直接與耳目接觸，

除待由電影而使其知事物之外，實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像上述兩段言辭的作用，雖則一是對內，一是對外，但將電影作爲文化的核心，而喚起大眾的重視，却無異致。復次，我們將戰爭的利用電影，和戰爭作品的電影，作個簡單的介紹，以爲大東亞戰爭的參攷。當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當時，德國的電影反而旺盛起來，爲着宣傳的原故，實行電影界的總動員。首先，在國都柏林組織陸軍部直屬的「電影宣傳班」它的任務，不僅是攝影、編輯、配給、放映，並且還得養成戰爭電影的演員，以灌輸「法兵是魔鬼」等思想於國內外的人民。在那種影片上，德國的軍官，常爲勇敢的，英雄的，而德兵對於被佔領地區的百姓，往往盡親切之能事。又戰爭當時，德國國內食糧品奇缺，但其對外宣傳，製成並不缺乏食糧的影片，而公映之於中立國家。還有在各方面擴製德國軍事勝利的實況，以煽動戰線背後方面國民開爭的敵愾，成爲第一線的愛用的唯一的娛樂。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西部戰線一處，有三二六所的野戰電影場。復因製作親德反英的宣傳影片，收買美國幾家的電影製片公司，並在丹麥等地收買開映影片的戲院，盡全力集中於電影宣傳。自第一次大戰告終，德國電影製作的指標，依舊以對祖國的獻身的忠誠與排他的憎惡培植國民大眾，以備戰爭。故希特勒執政後，在稱爲納粹 (Nazis) 統治之下，德國的電影事實上已成爲政府最有力的宣傳工具了。至於戰

爭作品的電影：有的是從戰地實寫下來的，凡大砲的響聲，炸彈爆裂，負傷者的悲號，以及飛機上轟轟烈烈的空戰戰況，這些都是製作的絕好對象。但也有一方面，根據了和平主義與人道觀點，如實描寫戰爭的殘酷和人類浩劫而否定戰爭了的。關於此種代表的作品，像美國蒲泰的「大進軍」，俄國科里特考夫的「武勇一騎士」以及名震全世界的「西線無戰事」等片，既與其本身價值並沒有什麼損害，却是對於戰爭有絕大的助力。

由此觀之，可知電影到了今日，已經進展為教育、產業、政治、軍事各部門使用的工具了。並且因為現代的電影，隨着英美文化政策侵略的關係，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各國，已經有相當的基礎，所以應當與其他思想作品一樣，非把電影政策建立起來，以適應臨戰新情勢不可。說到大東亞戰爭下的電影政策，便會聯想到世界各國的電影政策。這電影政策之由來，可以說有兩個原因。第一，由於科學激越的進步，使電影變更了姿容，並形成了生產過剩，以及因為自由貿易競爭所致的傾軋現象。尤其自有聲電影發明後，因各國語言不同的關係，它的銷路，只限於狹隘的同一語系的民族之間，欲想海外尋覓市場，雖然用盡了種種可能的方法，結果還是非常困難，於是新的電影政策，以製作配給及映演的統制為要務的，便在此種情勢下產生了。

第二，由於被稱為投資美金二十五萬萬圓的美國，他們製片率的驚人進展，致世界各國的電影市場，都



大正(民國)三年，去歐洲的途次，在檳榔嶼，看見了，在熱帶的夕陽燦々地照耀中，泡在海水裡的白牛。那真是有些像印度古昔故事的情景，並且，那肅然的樣子亦有些像在夢中。那時起就老想把那畫一下，在歸國後即開的個人展覽會裡，雖然沒有很大的作品，但那亦會畫過一次。這次旅行，想着一定能收集不少構圖而出發的。在美那多，見到了瘤牛，那體形稍微小一點，亦許是因風土的關係，白，黑，茶，是那普通牛的顏色。那靜謐，猶如看到了宋朝院體的畫。

大正(民國)三年，去歐洲的途次，在檳榔嶼，看見了，在熱帶的夕陽燦々地照耀中，泡在海水裡的白牛。那真是有些像印度古昔故事的情景，並且，那肅然的樣子亦有些像在夢中。那時起就老想把那畫一下，在歸國後即開的個人展覽會裡，雖然沒有很大的作品，但那亦會畫過一次。這次旅行，想着一定能收集不少構圖而出發的。在美那多，見到了瘤牛，那體形稍微小一點，亦許是因風土的關係，白，黑，茶，是那普通牛的顏色。那靜謐，猶如看到了宋朝院體的畫。

瘤牛

畫與文 橋本關雪

給他任意宰割，操縱壟斷，不特電影的從業者自身，固然十分的焦慮，即政府當局鑒於自國影業的衰落，也深感有實施統制政策與保護貿易的必要。於是有的國家將電影事業，交由國家特設的統制機關管理監督，或則對電影製片業及影片發行商予以指導和獎勵，也有對於優良作品特頒減稅或免稅的優待辦法，抵制外國片之輸入的。像上述的那種政策，原先只不過是消極的排外運動而已。却是因為時代所賦予的不景氣，它竟能盡了挽救世界影業厄運的任務，從而便很迅速地擴張及於全世界了。至於各國電影政策統制的方法，固因基於國情而稍有差異，但其管理的嚴密，則是一樣的。不過，關於大東亞戰爭下電影政策這一問題，截至今天為止，還不會見有討論過，而事情又屬萬分必要，不容再延緩的。所以要討論大東亞的電影政策，還是要說明一些各國電影統制的概況。這裏，以我們的盟邦德、意、日三國為例，將其統制作個扼要的敘述：德國的電影政策，在第一次歐戰後，國家即予以嚴密的規定。自國社黨掌握政權，獨裁的色彩便非常

對黨派的影片，而且還多方設法清除電影界非德意志之人物，所謂排德運動」是世界聞名的。國社黨對於電影事業，最初可說就做了極破壞的工作，使一般電影業者感到不安與惶恐。於是前任宣傳部長博羅斯氏秉承了希特拉元首的意志，對他們努力的宣戰，並且在短期間內製成了電影政策，實施合理的科學的管理，其要目如左：

- (一) 全德電影事業諸部門，一律加以改革。
- (二) 實施補助制度，並予以經濟的保障。
- (三) 國內電影院的影片配給，均等享受。
- (四) 創設電影銀行（除規定資本金為二十萬馬克外並有一千萬馬克信用借款的保證）。
- (五) 設立影片配給的托辣斯。
- (六) 凡對電影政策表示反對而有破壞之行為者，予以澈底的取締。
- (七) 溝通全德影業諸部門（並設置仲裁機關）。
- (八) 凡拒繳租費或不能履行契約之規定而映演者，禁止其交易。
- (九) 凡電影院營業方針及其觀電費，概受統制之規定。
- (一〇) 全德電影配給商，一律在統制之列。

以德國人為限，德僑作品，禁止輸入。

- (一五) 凡電影院及製片公司之代表人，須經當局核准後充任。
- (一六) 對於外國影片之輸入，繼續予以限制。

此外，希特拉元首為增進納粹主義電影宣傳的効率，特與其盟邦意大利會訂「電影聯盟」即彼此製作的影片，都用兩國語言，從而兩國的觀眾，都能理解片中情節及銀幕上人的說話，絲毫沒有隔閡，於是德意間的邦交，也更趨緊密親善了。其次，意大利的電影政策，對於統制的實施，可說是盡極了獨裁之能事。蓋自法西斯黨獲取政權後，即應用電影的宣傳的重要工具。首相莫索里尼，提倡尤力，彼於一九二七年，奏請意皇，下令將其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改組為「國立教育電影館」，受莫氏直接之指揮，督察其行政，並訓示其方針。該館為普及電影宣傳起見，特設電影巡迴放映團(Traveling shows)，駕摩托搬運車，往來於窮鄉僻壤沒有電影的地方。該館所製之宣傳及教育等片，內容包括意國內外大事，使觀者明瞭世界潮流的趨向，頗受歡迎。又往往借與政治或教育機關免費映演，統計借映場數，每年達四千五百餘次。其後，得政府之贊許，該館復於每年四月至九月，在羅馬大廣場上，公映出品，此外，更另建映演場多處，以備公映之用，莫氏又感於電影與民族之語言，關係殊大，所以規定凡在意大利國境內映演的有聲電影，只限於自國的語言，俾存外國輸入的影片，必須另製意大利語版，違者概行禁止。是其統制之嚴密，可以想見。至其電影統制機關所謂「LUCCE」的地位和事業，說明如次：

- (一) 在一九二八年設立的 Inter-national 便是該統制機關之前身。
- (二) 在意大利關於法西斯主義宣傳的影片和教育或文化影片，幾乎悉屬 LUCCE 的出品。
- (三) 上述兩家的出品，可不受當局的檢查。
- (四) 自統制機關成立後，各電影院必須映演其出品，同時交納租金；如違反此項規定者，由當地官署勒令一時的或永久的停閉處分。
- (五) 凡國內第一流的電影院，均須集中於 LUCCE 的勢力圈下，服從其支配與指示。
- (六) 凡國產影片之保護獎勵，International 有絕對的支配之權。
- (七) LUCCE 的收入，為意政府主要財源之一，其盈餘則撥充傷兵廢兵恤金之一部。

除以內務大臣充任委員長外，並設委員十人，由會長委請任命之。茲將該會之審議事項，分述於左：

- 甲、關於各機關電影行政之聯絡統制事項。
- 乙、關於各機關影片製作配給及映演之聯絡統制事宜。
- 丙、關於國產影業之指導・統制・保護・獎勵等事項：
- (一) 外國影片輸入之限制，(二) 電影製作業者之獎勵補助(特別對於優良片製作者之授予獎金)，(三) 電影製作者之指導，(四) 電影製作者之監督，(五) 國際電影海外市場之開拓，(六) 國產膠片製造工業之確立。
- 丁、教育電影事項：
- (一) 國家及各公團教育影片製作配給及映演，(二) 教育影片製作及配給者之指導與統制，(三) 關於營業電影院教育影片之強迫開映，(四) 教育影片上映時減免觀稅及營業稅。
- 戊、電影研究機關組設事項。
- (一) 關於少年電影觀覽之限制，(二) 出國影片之檢查，(三) 內務省與稅關檢查之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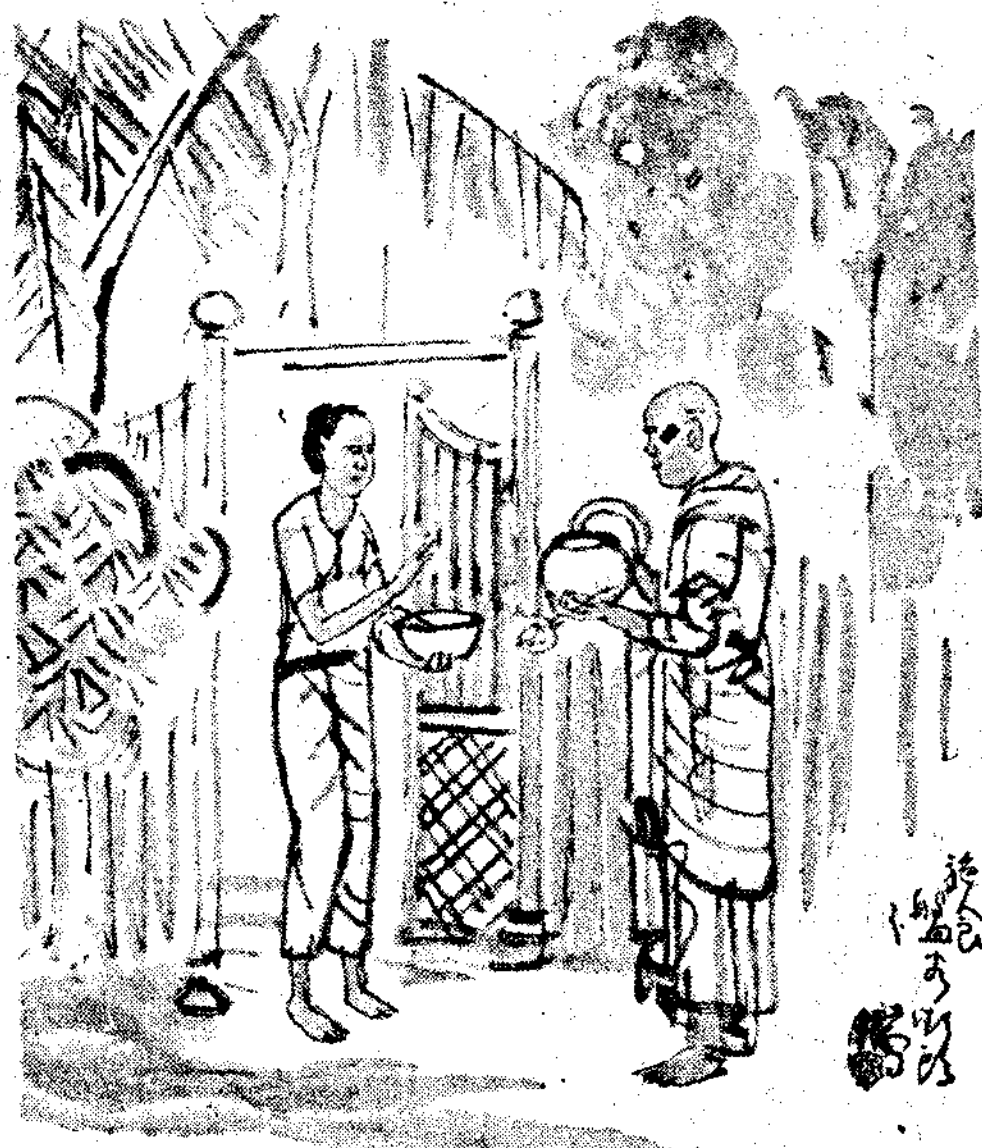
自中日事變勃發以來，日本當局鑒於電影為舉國體質體制的一環，應當負擔協力遂行國策的重大使命。像過去單憑警察機關消極的檢查，決不能發揮其獨特的機能，完成東亞共榮圈的文化建設。故由內務・文部・厚生三省聯合提出「電影法」於第七十四回之帝國會議，經昭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衆議院及三月二十五日貴族院之分別決議成立，於四月五日公佈，十月一日實施。該法計分二十有六條及施行要綱十五項，堪稱日本劃時期的電影統制。例如認定影片之分為一般用及非一般用兩類，兒童觀覽之限制，文部大臣對於優良作品之推薦及授獎，保存用影片之決定，外國影片之配給及上映限制，電影劇本事前之審查，電影從業員之登記，劇影片製作之限制，映演時間之縮短，時事影片及文化影片之強制上映，膠片(未曾用過之母片)之配給統制等，以上所舉各項，都是多年未決的懸案，如今竟能在短時日內逐一解決，真是堪以慶幸的。依照「電影法」的規定，係以圖謀國民文化的進展，促使電影本質的向上，達到電影事業的健全發展為目的。於是日本電影界以往追求私益所謂「自由主義的舊體制」便不能順應時代的需要了。這樣，日本的電影行政，也由內務・文部・厚生三省所管轄的，而移歸於內閣情報局單獨掌理，即今後的電影檢查及電影取締上的必要事項，交給情報局第四部第三課及第五部第二課處理了。為着配合新體制關係，又發起電影界的革新運動。在昭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由「大日本活動寫真協會」與電影有關的十九家公同，組成「大日本電影事業聯合會」，並依據電影法第十九條的規定，組織「電影委員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情報局招致該協會的幹部，減縮膠片的分配量，與規定今後的製作，應徹底根絕低級趣味的娛樂片，而以「國家至上主義」為電影企業的基礎。茲將電影臨戰體制的

岩瀬亮氏提出「創設電影統制機關」一案，並由男爵紀俊秀氏(全日本電影教育研究會會長)特在貴族院舉行關於電影統制的講演。最後經內務・文部・鐵道諸省的數度洽商，終於是年十月十三日表決，付諸實施。該項統制機關正名為「電影統制委員會」掌理日本全國電影的調查審議及一切重要事宜。該會

立，於四月五日公佈，十月一日實施。該法計分二十有六條及施行要綱十五項，堪稱日本劃時期的電影統制。例如認定影片之分為一般用及非一般用兩類，兒童觀覽之限制，文部大臣對於優良作品之推薦及授獎，保存用影片之決定，外國影片之配給及上映限制，電影劇本事前之審查，電影從業員之登記，劇影片製作之限制，映演時間之縮短，時事影片及文化影片之強制上映，膠片(未曾用過之母片)之配給統制等，以上所舉各項，都是多年未決的懸案，如今竟能在短時日內逐一解決，真是堪以慶幸的。依照「電影法」的規定，係以圖謀國民文化的進展，促使電影本質的向上，達到電影事業的健全發展為目的。於是日本電影界以往追求私益所謂「自由主義的舊體制」便不能順應時代的需要了。這樣，日本的電影行政，也由內務・文部・厚生三省所管轄的，而移歸於內閣情報局單獨掌理，即今後的電影檢查及電影取締上的必要事項，交給情報局第四部第三課及第五部第二課處理了。為着配合新體制關係，又發起電影界的革新運動。在昭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由「大日本活動寫真協會」與電影有關的十九家公同，組成「大日本電影事業聯合會」，並依據電影法第十九條的規定，組織「電影委員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情報局招致該協會的幹部，減縮膠片的分配量，與規定今後的製作，應徹底根絕低級趣味的娛樂片，而以「國家至上主義」為電影企業的基礎。茲將電影臨戰體制的

南方的構想

⑤ 施食 畫與文橋本關雪



在盤谷，法國飯店的門口，等汽車的功夫，正一丁點兒的功夫，椰子，芭蕉，佛桑花——這與日本的木槿是同種——以這些綠色作為背景，有一個像浮彫，穿着白，淺紅的衣服，手裡捧着白色物器的女人立着。在門口對僧人在作着什麼。那是最早的施食。僧人是土黃色的衣服，手裡拿着黃金色的食鉢。赤腳，禿頂，尤其是那女人，僧人的皮膚顏色好。使我感到在佛畫的彌陀的皮膚上，用着金泥的古人的心情。我看迷了一會。那調和的色調，現在還在目前。後面樹的綠顏色，特別是鵝得好。後來聞說西貢森都之美，美雖是美，但不是我所想像的美。那正如吊着的電燈之美與蠟燭之美的不同。老人與年青人，法蘭西與垂細亞的相異。還有，忘了說的，那僧女，都是無言地。

製作・配給・映演三部門的要點，分述如下：

甲、製作部門：

- (一) 凡未登記之從業員，禁止使用；
- (二) 扮演小角者使用之呈准；
- (三) 劇電影用脚本之事前審查；
- (四) 應行攝製電影之種類，及其數量之限制；
- (五) 基於預防危險衛生及其他公益保護必要製作現業之限制；
- (六) 製作電影場所之臨檢；
- (七) 關於電影製作之報告。

乙、配給部門：

- (一) 應予配給外國影片之種類及其數量之限制；
- (二) 電影配給之調整；
- (三) 不正當競爭之預防；
- (四) 關於業務事項之報告。

丙、映演部門：

- (一) 未經檢查合格之影片，禁止上映；
- (二) 文化影片及時事影片之強制上映；
- (三) 行政機關交付影片之強制上映；
- (四) 外國影片上映之限制；
- (五) 年少者觀覽之限制；
- (六) 映演時間及放映速度之限制；
- (七) 自動式安全閉閉器裝置放映機之使用；
- (八) 免許放映技士之使用，及最低人數限制。

綜上所觀，可知各國政府，對於電影政策，都有詳盡的規畫，與仔細的考慮，和其他文化事業與思想作品一樣地重視着，又是極其明顯的事實。那麼大東亞戰爭下的電影政策，究竟應當怎樣呢？將參考那些國家來得適切呢？在此，我提出如後的幾個意見：

第一，大東亞的電影，應當為解決中日問題的解決。在過去，中國的

同樣，中國攝製的影片，也從沒有輸往日本去映演的。固然，這因為中日兩國的電影市場，向來為歐美帝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勢力所控制着，從而兩國的電影作品，得不到交流的機會，兩國的電影觀衆，也就無此鑑賞的欲求了。可是，自從大東亞戰爭發生，中國和日本，乃係事實上的兩大主力，爲使東亞共榮圈的確立，電影上「閉關自守，不相往來」的風氣，非急切予以糾正不可。尤其強調解決中日問題，不論從任何角度去觀察，是最必要且是最艱巨的舉措。蓋大東亞戰爭，既然從中日問題開始的，則其結尾也須從中日問題求得解決。像菲列濱，荷印等等的英美殖民地，無不隨英美武力的毀滅而相繼降服。而抗戰中國則支持五年之久，迄今猶在負隅作最後的掙扎。這就無異說明處理中國問題，絕不能是那麼簡單。實言之，中日事變，自有其本身的歷史意義，我們應當承認那是歷史發展必然的結果，當時各有其因果關係，無可避免。但解決中日問題，訴諸武力，顯然已不可能的了。最必要的，却在乎增進中日兩國國民之間的認識。然欲達成此種願望，却又非借重電影之助不可。中日兩國當局，倘能真切地認清這這一點，把握着事變的本質，將此抽象的觀念，演爲各式樣的故事情節，並且運用諸種不同的手法，一件一件攝製在膠片上面，這麼經過了廣大的巡迴映演，便不難發生相當作用了。而且這其間所發生的作用，定然可以引起中日雙

馬來的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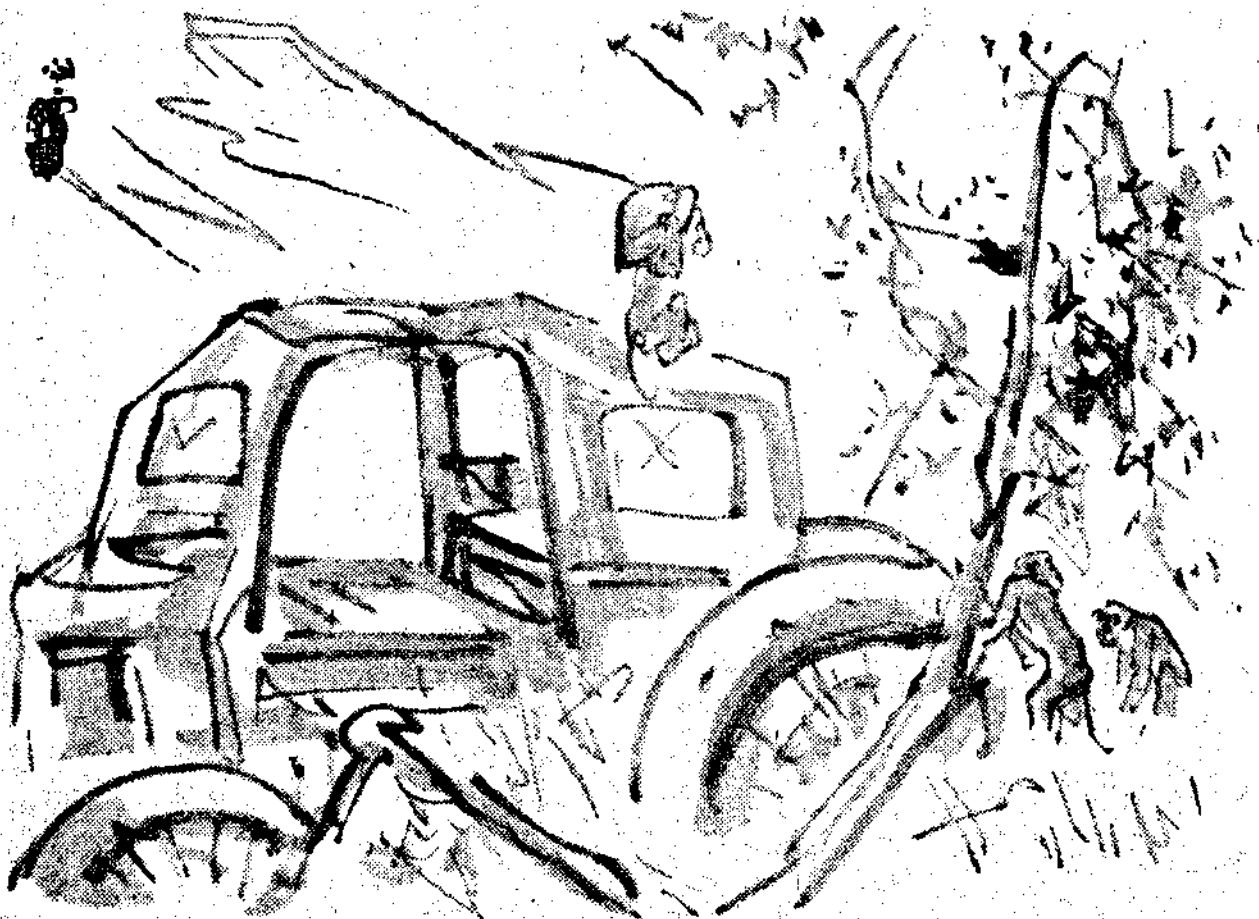
書與文橋 本關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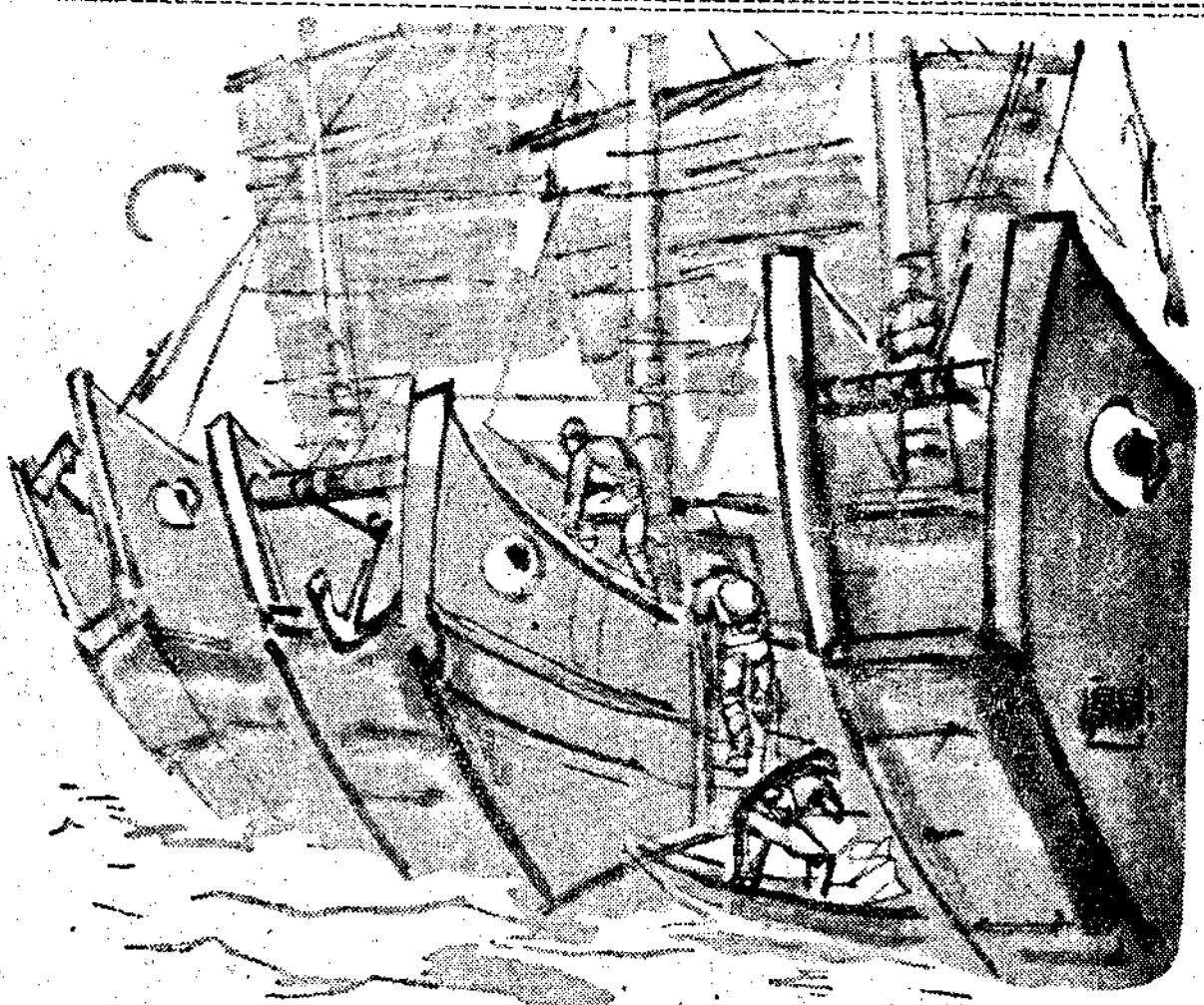
從昭南，去槍義的途中，有個地方猴兒出來的很多。有一個老人，喊一聲，這兒，那兒的，猴兒都集合來了，且亦來到了汽車的窗邊。猴兒出來，來到在森林中的被打毀了的汽車的傍邊，那是該有的事情。看蕭路傍毀壞的汽車，想把猴兒亦置在那兒。僅只是猴兒，還不是有意思的。使加藤清正說：「牠亦愛聖人的雷嗎？」的亦是猴兒，使一生

方國民一種新的認識，從前的懷疑和恐懼，也可以掃蕩無餘，中日問題徹底的解決，自然更有光明坦途可循了。

第二，大東亞的電影，應當發揚新文化交流的精神。這一次，戰爭的發動，以中日事變契機，其衝突的因素，雖說有其政治的經濟的各種背景，但由於兩國的文化逆流，不能不說是一大導火線。在過去，因爲雙方沒有注意文化溝通的工作，結果造成了互相輕視的態度。舉例來說，中國在甲午之戰以前，很少有人從事研究或介紹日本文化的。對日本新文化的發達，表示驚異與崇拜，乃是甲午戰敗後才開始的。同樣，日本人因爲中國近代

一度亦沒有笑過的上衫長勝解頤的，亦是猴兒。且亦已有「沐猴而冠」之謔。猴兒真是令人可愛。看到了猴兒，自然而地覺得可笑了。猴而冠……戴上帽子看敵國兵的帽子，在那兒的與汽車一樣地被散亂了的帽子，這決不是無理的想像。猴能學人。這決不是漫畫，並不是諷刺畫。我是極其真實地在想這這。





中國船

船頭上豎着巨大的魚眼睛的船上，像怪物之翼似的，

塗着油的帆，十足地滿懷着奇妙的風趣。那種船，據說本產地是福州。東在上海，在西買這次旅行裡亦瞧見了。沿着海岸線，恐怕從日本以御朱印船渡航的那時，亦一定是像現在那樣地在來往着的。航空母艦出現了，潛水艦出現了，但在那船，是沒有什麼關係

文化進步的緩慢，也就由輕視而變為損棄的心理了。這種心理反映在政治軍事的手段上時，就構成了民族的敵對與仇恨。但溝通是手段，不是目的。誠然，東亞各民族，有其地理上歷史上的共通點，尤其對抗英美侵略與壓迫，更有同甘共苦的關係。但我們不可忘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有高低，性質有

努力的目標

的存在。

我對那種船，抱着興趣，想畫了好幾次。第一，粗的線條，與紫糖色的墨，紅，白，那樣強有力的配合起來的話……澄清的夏之夜空的，明朗的大氣之中，懸着圓月的月亮。在走入船腹裡的，找尋什麼的，我們的勇士二三……我在這上面想十分地來運用日本畫的筆技。

畫與文 橋本關雪

差異，倘使不問彼此的需要，不問共同的利害，則非特無益於人，且亦有害於己。所以，這裏所稱文化溝通，是文化的交流，不是文化的融和，質言之，是採長補短，不是打成一片。蓋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特色，文化溝通的指標，乃促成彼此的興隆，並非有滅亡誰的意思。再則文化溝通，在迎頭趕上時

代，也並非復古開倒車。關於這室伏高信先生說得好：「今日討論中日文化，須是不斷地站在今日的時代，站在今日所處的歷史的階段上。我們不該再用古典來規定今日，即使用古典來指導今日，我們也應當由古典以探討現代，並應當以現代來進行對於古典的再解釋」云云。可見文化溝通，不是復古，至為明顯。換句話說，我們是要發揚精粹來代替渣滓，即一方面發掘舊文化的遺產，一方面努力新文化的創造之意。電影，是文化的中心工作也是傳揚文化最有力的武器，倘能認真的埋頭苦幹，那麼新文化交流精神的發揚，定然十二分把握的。

第三，大東亞的電影，應當從歐美壓力下解放出來。自從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了東亞各國的電影市場後，於是寧靜的社會，突然發生騷動。向來國民素樸的生活，開始躍進了奢侈與淫靡的領域。以中國電影市場來說，其損害的程度，當推美國的掠奪為最甚。誠然，這因為全世界超過三十億圓美金投資的對象，大部份由於美國的資本所構成，因此當人們一提及電影時，便似乎直覺地聯想到美國製片中心地的好萊塢了。而他們以巨資攝成的色情狂的影片，如銀幕上公然熱吻，緊抱狂舞，以及一條條雪白肉感大腿的片子，最適宜於青年觀眾的需要，致使電影市場的門戶大開，幾乎完全為美國所獨佔，也是一個極大的原因。再則，中國電影的膠片以及機械部份，全般仰給歐美的，在這樣情形下，要它自力的成長，當然是很困難了。如上所述，美國的電

影，既然獨佔了東亞各國的市場，於是不僅中國如此，其他如滿洲、荷印、泰國、菲律賓等，都失去了民族的自覺，被歐美文化侵略政策所麻醉，依存他們的心理，非常強烈。這一次，由於大東亞戰爭的勃發，使亞洲的文化，得有復興機會，亞洲的電影市場，也可以趁此收回，誠是堪慶幸的事情。更從事實來觀察，則美國顯已不能避開戰爭，因此膠片資料的不足，海外輸送的困難，東亞及南洋的電影，逐漸向後退却而趨於頹廢，都屬時間的問題。當年誇為雄據世界電影的王國，於今也已瀕於衰滅的時候了。這樣下去，大東亞電影的饑饉，亦為必然之趨勢。然而各國倘能羣策羣力，理解民族共存共榮的原則，清算過去依存歐美的錯誤，從新確立電影事業的新體制，同時彼此站在共通的文化基礎上，把握了民族的積極性與將來性，這樣大東亞新電影的誕生，也並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四，大東亞的電影，應當由關係各國合組統制機關。當此政治的主張，回復到注重全體的利益時，一切生活上的統制，自是應有的現象。這因為全人類為一個整體，所以應當排除自私的利益，而以全體主義為最高的指標。關於此，汪主席曾明白告訴大家：「全體主義之優於個人主義，其要點是認定個人雖然是全體的細胞，但這些細胞，絕不能離全體而存在……其反映在經濟上的，是掃蕩私人資本主義及自由主義之流毒，而代之以國家資本計劃經濟。」於此也就可以知

道，大東亞的電影，只要能夠易揚全體主義的精神，那麼如前述的電影饑饉的困難情形，都可以克服下去。換句話說，大東亞各國的電影市場，既已將歐美侵略的惡勢力驅逐出去，但若缺乏二個合作的機關，毫無組織，毫無計劃，那麼還是無法復興的。在目前，雖然日本有大日本映畫協會，中國有中華電影公司，滿洲有滿洲映畫協會等創設，可是那類組織，果真能够改變從來自由主義的態度，依據公益優先的指導原理，協力各自國家目的的完成，所謂「映畫國策會社」的偉巨使命嗎？那麼還是面於狹隘的私益的追求，即對於「生意」與「行部門」非常重視，獨佔排他和嫉視猜疑的色彩，仍未能一掃而空；至於製作機構是否健全，配給系統是否合理，顯然沒有與行方面那麼的注意。其實，大東亞電影，已經到了翻新的階段，大家都得拋棄成見，剛毅果敢，實行有無相通長短相補的主張，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誰有優良的技術就提供技術，誰有優良的演員就提供演員，萬不可只顧目前的細微權益，却須在東亞百年大計上設想。實言之，大東亞的電影，應當以合作來替代排斥，以互助來替代嫉忌，從而由關係各國合組一個統制機關，乃為萬分必要。但這個統制的作用，不在市場的壟斷，觀衆的爭取，相反地，却是要求將「製作」「配給」「映演」三大部門的關係，納入正當的途徑，以圖共同的發達，共同的利益。還有，像舉行「東亞電影會議」，或電影座談會，如「華僑」最近在大阪舉行之「中

日文化交流座談會」係以中國輸入日本之作品木蘭從軍一片為中心而獲得角田敬三氏的「相信中日電影之提携，無疑正是立於廣泛的立場，約東大東亞共榮圈電影的建設」之結論，也是相當重要的。根據上述四個原則，再來提供一點關於電影創造上應當注意的幾個條件，作為全文的結束。

(A) 劇本內容：大東亞的電影，最必要的，是須堅持東洋的內容。關於「故事」的構成，尤其強調亞洲民族精神為前提，所有各民族的歷史，宗教，哲學，生活，習慣，風俗，人情等，都可採取適當的題材，非常豐富電影的背景及各個場面，須深切描繪出民族的性格乃至感覺與憧憬。但因他們的傳統和性格，互有差異，欲為統一的處理，那是很困難的。尤其中日兩國，為大東亞的兩大主力，前者是大國，後者是強國，倘若必要保持彼此的優越感，而站在純主觀的指導立場，以如此態度來從事劇本的工作，那麼說老實話，非僅不能把握東亞各民族共通的感覺，相反地，以其傳統與性格的不同，適足以妨礙東亞電影的進路罷了。我們果真誠意為大東亞文化的發展協力，只許有意見，却不可有成見。關於此，希望雙方同愛之士放開胸懷，記取大東亞文化圈的繁榮，不是那一個民族獨力所可經營，而非羣策羣力不為功。

(B) 演員用語：大東亞各民族使用的語言，可稱最複雜紛歧的。尤其中國語言，自古以來，變化最多，而各地方言的分裂，竟多至四百

乃至五百種，即捨大同而採小異，也可以分成九類系統。自教育部頒佈了國語注音符號後，設立研究機關，發刊推行書報，總算仰仗政治的力量，全國人民的語言，纔有統一之趨勢，並規定以「北京語」為標準音。因此如今有電影片演員的用語，除華南偶有採用「粵語」外，其餘都依據國語來發聲了。泰國語，因受中國西南部的影響，頗多相似之處。滿洲語，自清朝入關後，已無異同化了，兩民族間語言的交流，也自然沒有多大問題了。不過，就大東亞整體說，無論如何，各民族語言的互異，要想保持共通的東洋感覺與東洋思想，究竟是不可能的，所以誠有創造「新東亞語」的必要。但這個工作，不是立即能做到的。在此過渡期內，最好以日本語與中國語同時使用為原則。就是說，今後不論任何影片的錄音，在大東亞共榮圈內，除其本國語外，必須另製中日兩套的語版，而對於歐美任何國家的語言，除事實必不得已外，概行禁止使用。其理由，意大利盟邦早有先例，似可毋須申述了。

(C) 技術研究：在大東亞各國，關於電影的技術之要求日本來指導，是不須考慮的事情。中華電影公司佐藤邦夫氏說得好：「實在今日中國電影，若不借助日本的力量，將會全般不能進步的狀態」。這樣的言辭，原是十之九的。然而說到電影之迴轉，攝影，錄音等等技術的條件，却並非是絕對的，譬如適應於日本人的各種條件，不

一定滿足大東亞電影的需要。這因為各國的電影與日本的電影有立場上之差異，而不是彼此的好與不好的問題。因為如此，所以對於大東亞電影，就其使用之機械與迴轉數，特殊裝置等，都有鄭重考慮的必要了。尤其各國人民從來傾向於歐美的電影，熟知其技術的優點，較為遜色的大東亞電影，非特別注視技術方面的研究不可。

(D) 市場問題：在全世界電影領域內，對於大東亞電影可能提供的市場，是將要達成半數的程度。從地域分佈的狀態看，似乎單只局限於亞洲的東南部分，但若站在各民族的觀點，則竟可稱為網羅整個世界也不算過份。向來，日本的電影，係以國內市場為對象，所以多分保持鎖國的性。即使也有電影海外輸出的要望，然而除了「移民向」的一部分出品外，再無由舉出其實績來了。可是，中國則不然，電影的對象，大概屬於南洋的僑胞，不僅每年輸出方面可以獲得不少的利益，且因電影本身的進步，與迎頭趕上世界的新潮，還有開展歐美銷路的可能傾向。誠然，在電影的製作上，日本隨着科學的發達，却是具有指導者的條件，這種特長為東亞任何國家所望塵莫及的。但關於電影的主題 (Themes)，因為中國電影業者積累多年出入東亞電影市場的經驗，却能深切的把握它，特別是對於導演 (Director) 以及男女俳優 (Actor, Actress) 的人材，在亞洲東南各國間，中國可以佔有優越的位置，又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其

實，美國電影的所以能够風行全球，其技術的優良，固為重要的條件，但好萊塢攝影場(Studios)的國際化，它肯不惜重金的羅致各國的導演及俳優們，也是造成為世界作品的最大原因。所以我們的意見，今後大東亞電影的創造，關於技術部分，由日本來主持，關於演藝方面，由中國來負責，如是分工合作，親切提攜，才可使大東亞的電影市場，由分割而復興，由衰落而繁榮了！

總而言之，大東亞戰爭下的文化工作，是必不可疏忽的。而電影以其具有非常的威力，與具有普遍的性，在東亞文化較為落後的各國，將這次戰爭的神怪意識，用電影來傳播，是再適宜也沒有了。而且從抽象到具體，其表現形式幾乎一致的，也只有電影。再則使戰爭下的同胞，忘却其遭遇的生活的痛苦，亦為一般共通的要求。因為如此，大東亞的電影，是有其光輝之前途的。不過，我們不可不注意的，就是無論如何，我們要反對對利本位的電影，所謂娛樂乃至消閒的自由，在這階段，應依戰爭的情勢，暫時予以限制。於今所要創造的，是特別煽動的東西，例如描寫英美帝國主義者，在過去所造成的種種、罪惡史以及掠奪榨取的行爲，以團結東亞各民族的感情，旺盛反抗的意識，而引起大家對於大東亞戰爭獻身的忠誠和協力。在這裏，筆者是抱着莫大的期望與無限的企圖。

(終)



南方的構想

高岳親王 畫與文橋本關雲

大東亞戰爭以來，高岳親王的事跡散見在報章等。在今日以前，那事跡不能很顯揚，實在是說不可思議。

一千一百餘年的古昔，以金枝玉葉之身，且以七十餘歲之高齡，為佛法得度，渡赴天竺的途中，傳即在今之昭南附近的羅越國裏去。一說則在緬甸。仰慕往事，不禁感歎。拜此勇猛之心，有不振然躍起者則非為男子漢。使儒夫挺身而起者，實亦是此事跡。

由南方歸來，第一想說的，是在內地的人們，對南方之認識不足。不，不足是不夠。是認識差誤。必得從根本加以改正。在一千年前的從前的話，那當然是，可是今日尚有不少人以為南方是瘴癘不毛之地。以為疾病與猛獸，甚至吃人的人種，到處皆是。沒有到那種程度，但亦……視我的旅行皮袍裡，一半以上全是友朋送我的藥品罐頭，就可以明白。這些時候才聽到：「那邊的藥好像比內地好受！」這漸漸的成爲常識。以這種常識可以來勸人。

在美那多的宿舍裡，正在寫什麼的時候突然來叫了，於是手裡握著廢紙就出走了。想把那擲在哪兒，但道路滑得掃得很乾淨，哪的地方都沒有。想擲在山中草堆中的剎那，好像有誰在喊著：「你是日本人！」於是慌忙地放在口袋里，就這樣地回到宿舍。回到內地，僅看自己家的周圍，廢紙空煙盒，全是那種東西的氾濫。幾次掃除，亦立刻就會變成原樣。在那點上，是不及馬來的原住民的。在中國，到處都設有寫着「敬惜字紙」的字紙籠。敬惜字紙，中國是文字之邦。想起了在美那多的事情來，深是自愧。筆跡五十年，自己來世要墮入紙地獄裡去吧！

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在今日雖已不算是新鮮的名詞，但它在我們的文史上却仍然佔着一頁空白，事變以前，曾經被提倡過一時，然終於未見其成長。每一種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固然和它的時代，歷史，生存環境有密切的關係，但也由於文學工作者對它的認識與工作熱情的程度。「報告文學」之未能成長，多半還是基因於後者，所以它在冷漠的氛圍裡不能夠適宜的生存。

在目前戰後的大陸各地，舊的方在被揚棄新的有待於生發的動盪激變的現實過程中，正是「報告文學」試鍊的好時期；換句話說，正是適合於「報告文學」生產的時代。文學工作者們從現實各方面去體驗，各角度去觀察，用純正的態度，忠實的筆觸，描寫出所有的生活實況，該是極有價值而迫要的工作。現實供給了豐富的寫作素材和有利的條件，從這裡產出像基希那樣偉大的作品來，我們也不以為是夢想。

本刊向以扶植大陸文壇的繁榮為職志，四年來曾予大陸文化界以多大的貢獻，目下在伴同和運展開的高昂的文運呼聲中，率先提出來這個文學課題，希望各地文學工作的朋友們，群起協力，共同來開發這塊文壇中未開墾的處女地。▼稿長限五千字左右。▼來稿不限日期隨選隨刊。▼來稿寄至大阪本刊編輯部，封面朱書「報告文學應徵」字樣。▼刊載之稿，千字以七圓論酬。

當此事物大轉換的時代變革期中，多采多難的現實，加給青年們的，是精神和物質雙方面的苦重的負載，在這樣一個時代大洪爐裡熔煉着的青年群眾，對於自身那刻在磨礱中生長的現實，一定會蘊有大量要吐露的希冀與熱情的心聲，倘如我們不能否認青年是新時代建設的主力軍時，則聽取這些未來社會的主人公們心的呼聲，進而使得他們青春跳躍的生命得到廣大的精神上的結合，未始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青年之聲」徵稿的意圖也即在此。

大陸的青年朋友們！如果你們對東亞，對國家，對社會，乃至對於自己生活的小環境，有所感見，希望或要求等々，無分巨細，都可以廣範圍的寫了來，本刊願為你們向讀者傳達這些真摯的熱情的呼聲。

青年之聲

應徵執筆時，請注意左列事項：
一，有時代意義而不違背時局者。
一，不尚空論合於實際者。
一，稿長限五百字以內，須簡潔明快開陳意見。
一，來稿寄大阪本刊編輯部「青年之聲」係。
一，來稿不限日期，隨選隨刊。
一，一經刊載，免費贈閱本刊一年份。

不斷地改善，本刊就是在為讀者。華母是讀者的華母，所以編者與讀者之間是應該聯絡合作的。現在我們常設了讀者意見信箱，來徵求讀者之聲。愛護本刊的讀者們，請不曾在什麼時候，現在或者將來，把你的希望，坦白地告訴我們。那我們終能力加改善，以至於使本刊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不背違讀者的希望。讀者如果願意使你喜愛的華母，再進一步近乎你的理想的話，就請賜來一明信片。賜答以下的幾個問題：

- ① 你希望讀的東西，是什麼？
- ② 在本刊裡你喜歡看的是什麼，你討厭的是什麼？
- ③ 你希望在本刊裡增添些什麼？減去些什麼？
- ④ 就這期本刊，請來個整個的批評。
- ⑤ 其他的你的意見。

注意：▼為簡便起見，請用明信片。▼詳註姓名住址。▼請逕寄大阪本刊編輯部「讀者意見」係。（本刊收到後，即奉贈最近期之華每一冊，以表謝意。）

本刊徵求

「報告文學」「青年之聲」「讀者意見」

▼明年一月一日號起的本刊之期待。▼因為現在每期正在加以改革，到明年一月起，我們想總能以完全嶄新的姿態呈現於愛讀者的面前。▼第一，在形式方面，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本刊決定完全改用新鉛字。新鉛字較現在所使用的稍大，在讀者閱讀上較能便利。▼在內容方面，如本頁所載的啟事，計畫增添「報告文學」，「青年之聲」。詳細一切請參閱各該欄。▼「青年之聲」我們期待青年學生踴躍賜稿，所見所感，隨寫隨寄。我們雖不敢說來十篇刊十篇，但我們打算盡量地刊載，祇要合乎「青年之聲」的條件的話。這要請華北，滿洲在學的學友們協力。▼報告文學，當較別的稿件優先採用。漫畫現在每期增了一頁，歡迎投稿。▼讀者意見，如果能多來一張明信片，則本刊的內容可以與愛讀者理想的距離，更可縮短一點。▼本刊絕對公開，且重視來稿。嗣後投稿，刊載後概致薄酬千字六圓。▼之外，擬附告者，本刊現正籌刊滿洲文藝特輯，翻譯文藝特輯，且擬再發刊華北文藝特輯第二次。想明年一月起當可實現。▼一切，希讀者援助，協力。

華文「大阪每日」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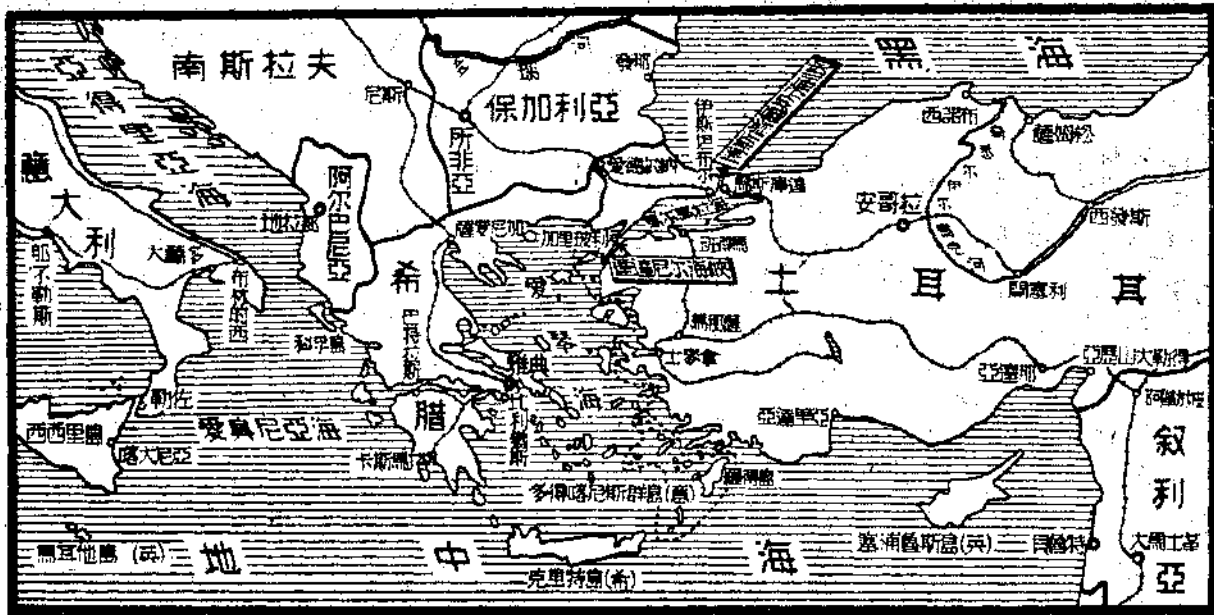
- 一，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聲明。
- 二，來稿登載後，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須先徵得本刊同意。
- 三，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不便附寄時，請詳細註明原作者姓名，文題，出版日期及地點。
- 四，來稿，刊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長稿在五千字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刊時可以奉還。
- 五，稿末請詳細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以却酬論。發表時筆名隨便。
- 六，來稿刊載後，致薄酬千字六圓。
- 七，來稿請逕寄日本大阪本刊編輯部。並務請註明「原稿」字樣。

新訂投約

徵求讀者意見

土耳其中的立問題

方 濟



高加索戰事的發展，已使德軍和近東的距離日益縮短。而蘇聯諾伏洛斯克港的陷落，更將維爾尼爾海峽問題提出於議事日程之上。戰爭的烽火已經燃燒到安哥拉政府的門前，土耳其在這次戰爭中已不能夠再守中立，她現在像一個被法官審問的犯人，必須回答「是」或「否」，不能啞着不作聲。

一九三九年土耳其政府和英國政府締結英土協定的時候，條約上載明：如有第三國在地中海東部惹起侵略戰爭，英土兩國將採取共同行動。條約上並載有許多英土兩國共同保衛巴爾幹半島的條款。協定締結後，當時一般人都將其擴大解釋；認爲是土耳其肯加入所謂「民主集團」的表示，一旦德國在巴爾幹有所行動，土國必將出而幫助英國。

然而其後德國以閃電姿勢一舉而併吞巴爾幹，其行動的迅速，不僅震驚了全世界，還促使安哥拉的政治家們仔細的默想。默想的結果，是土國保守中立，不預備採取任何行動。這一點，對於那些對英土協定抱莫大希望的一班人，是當頭一棒；對於德國，却是一粒定心丸。

土耳其既不受英土協定的束縛而保守中立，於是倫敦和柏林便以拉攏土國爲目的而展開了鉤心鬥角的外交戰。艾登和巴本決鬥的結果，是巴本獲得了勝利；柏林和安哥拉簽訂了德土協定，互相尊重對方領土的主權，並維持友好關係。當然啦，條約上並聲明：「本條約並不妨礙或削弱訂約國雙方以前對他國所定條約之效力。」這不過是安頓倫敦的一句空話，大多數人在當時都以爲像普通情形一樣，後條約優於前條約，土耳其已經出賣了英國，在不久的將來，德國就要假道土國向伊拉克，或敘利亞及蘇伊士運河進發。然而事實證明一般人的想像仍屬錯誤。不管巴本拿了些什麼牌底給土耳其看，總之，安哥拉並沒有加入軸心，她聲明維持嚴格的

中立。

同時戰爭却一步一步的迫近土國。一方面，德國征服了巴爾幹半島，佔據了各島嶼，肅清了蘇聯南部；別方面，德蘇戰事的重心，漸漸移向近東。德國和土耳其，一天接近一天。

英土方面，去年伊拉克之戰時，土國曾提出調解，但是沒有結果，也就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讓事情自然發展。後來六月八日英軍和特哥爾軍隊開入敘利亞，土耳其的反响便不怎樣好，上次歐戰以前敘利亞本是土耳其的領土，安哥拉對於敘利亞不止沒有同情，而且還抱着很關心的態度，一旦爲英軍佔領，自然引起土耳其的反感。然而最嚴重的，還是後來英軍之入駐伊朗，土國輿論馬上指摘英國有侵略野心。倫敦政府則加以否認，委稱爲環境所迫，不得不採取必要行動，但僅具有暫時性質而已。然而在土國人士心目中，英國正是重溫當年洛桑條約時代的舊夢，想將地中海東岸直到印度的一連串國家，完全放在不列顛保護之下。這一看，對於土耳其是間接的打擊。雖然薩達巴協定並沒有規定土國有用兵的義務，然而信奉回教的國家都爲之激動，大家對英國的橫蠻手段抱不滿，而對於這橫跨歐亞二洲，國勢強盛的回教國土耳其，却當託無限希望，想土耳其出來爲回教國家出一口氣。

然而土耳其依然沈默着，既不譴責英國，也不作其他表示。因爲她除了不願將領土開放給任何強國之外，她還有一層最大的憂慮，那便是維爾尼爾海峽問題。普通所稱維爾尼爾海峽問題，其實包括兩個海峽，一個是博斯普魯斯海峽，位於馬爾馬拉內海之北，黑海之南，是黑海至馬爾馬拉海及愛琴海之間，是馬爾馬拉海到地中海的唯一孔道；這兩個海峽合起來，在洛桑會議時正式名爲兩海峽問題，然而一般人將之籠統稱爲維爾尼爾海峽問題。這問題的要點是什麼，洛桑會議時英國的

特命全權代表考爾士(Lord Curzon)說得
好：「韃靼尼爾和博斯破魯斯是兩個軸心，
將歐亞兩州和許多內海連貫起來；兩海峽又
是黑海的門戶，現在討論的問題是：到底這
門戶的鑰匙應該放在土耳其的袋裏，抑是將
大門開放，讓每一個國家在平時或戰時都有
通過的權利？」

這問題在十八世紀時已為列國爭執的目標
開過了許多國際會議，訂立了許多協定，一
時代有一時代的解決辦法，然而綜合起來，
兩海峽問題可說經過了七個時期：

一、在一七七四年八月廿一日 Koutcho-
k Kanak 條約以前，黑海沿岸都是土其
其的省份，兩海峽自然隸屬於土耳其主權之
下，土國對於外國商船及戰船，開放海峽與
否，有絕對的自由。

二、自 Koutchok-Kanak 條約至一八一
九年九月十四日的安得利努布(Andrinople)
條約時期，俄國和土耳其並肩享有黑海沿岸
的主權；土耳其連綿和俄國、奧國、英國、法
國及普魯士訂立條約，對於上開各國的商船
土耳其有讓其通過兩海峽之義務；但土耳其
保持其一貫政策，不允許將兩海峽開放給外
國戰艦。

三、自安得利努布條約之後，對於非與土國
在戰爭狀態中之各國之商船，土耳其有讓其
通過博斯破魯斯及韃靼尼爾兩海峽之義務，
便成爲一定不易的原則。然而對於各國戰艦
則一律不許通過。一八三三年六月八日，土
其與俄國訂約，規定俄國戰艦爲唯一之
例外，可以通過兩海峽。但這例外爲一八四
〇年六月十五日的倫敦條約所取消，英、法
普、奧、俄、土八國在倫敦條約中共同宣言
：博斯破魯斯及韃靼尼爾兩海峽，不論在平
時或戰時，均不容許任何國家之戰艦通過；
德士王對於各友邦運載使臣之小戰艦，有准
許其通過之特權。

四、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一八五六年三月

三十日的巴黎條約又重新確定上述兩原則，
並加上一條，把黑海宣佈爲中立海。

五、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三日第二次倫敦條
約訂立，各國商船可自由通過兩海峽，戰艦
則否；的兩原則，又重新聲明一次，但又加上
一例外：各國爲保障多瑙河自由航行原則的
實行，可以呈請土皇，在和平時期允許友邦
戰艦通過兩海峽。

六、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塞威爾條約訂立
根據總統威爾遜的宣言，將以前兩原則推翻
規定無論在平時抑戰時，各國的戰艦或商船
都可自由通過博斯破魯斯和韃靼尼爾兩海
峽。這自由通航的原則，將由一個國際委員
會加以保證，這委員會由戰勝各國代表組織
而成，土國却並不能派代表參加。

這一點，對於土國實在欺侮太甚，因此土
國國會始終不肯批准塞威爾條約。而土軍當
時在凱末爾領導之下，獲得空前的勝利，於
是各國不得不對塞威爾條約加以修改。

一九二二年洛桑會議召集，在六月廿四日
訂立了關於兩海峽的條約，自由通航的原則
依然像塞威爾條約所確立的一樣，然而對戰
艦通過的隻數及時間久暫有一定的限制；同
時規定沿馬爾馬拉海兩岸，自博斯破魯斯海
峽至韃靼尼爾海峽，爲非武裝地帶，不準設
防。海峽國際委員會仍然存在，不過以後將
以土國代表一人爲委員長。

七、自蒙德莫條約(一九三六年)到現在，
洛桑條約比塞威爾條約已進了一步，對於土
其比較有利。在兩海峽沿岸不許設防一點，
事實上價值甚微，因爲事實證明：即便在極
短期間內，將海峽兩岸武裝起來，並不是一
件難事。不過在自己的領土上，有這樣一種
限制，始終是對於國家主權的侵犯。因此土
其藉口歐洲和平並未真正建立，要求對洛
桑條約加以修改，於是才有一九三六年蒙德
莫會議的召集。

蒙德莫條約訂立的結果，所謂非武裝地帶沒

有了，所謂國際委員會也沒有了。土耳其對
於兩海峽的宗主權，爲各國所正式承認。關
於兩海峽的通航問題，大家一致通過：各國
商船，無論在戰時抑平時，均可自由通過海
峽。然而對於戰艦呢？如過土耳其自己是交
戰國，則土耳其可以採取各種對於自己有利
的步驟；假定土耳其自己不是交戰國，而其
他各國則是交戰國，又怎樣呢？

問題便複雜了。條約上說：戰事發生時，
如果土耳其保守中立，則不准交戰國雙方的
戰艦通過兩海峽，但如果爲保持國際聯盟之
各種權利，或根據土國與他國所定條約，土
耳其對於被侵略之訂約國負有互助之義務
時，不在此限。

這條條款說得這麼含糊，在解釋上便無可
避免的發生種種爭執，而尤以現在國際聯盟
業已蕩然正寢，國際法庭不再存在之時爲然。
條文中說得最清楚的，便是當土耳其保守中
立時，禁止交戰國雙方的戰艦通過；然而即
使在這一點，也存在有種種困難：「戰艦」的
定義如何？武裝的商船算不算戰艦？非武裝
的商船，而運帶軍械或其他接濟品給交戰國
一方的，算不算戰艦？諸如此類的例子，
數不勝數，都足爲爭執的藉口；而現在却沒
有一所足以解決爭執的仲裁法庭存在着。
因此在今日，土耳其中立問題的最大的暗
礁，便是韃靼尼爾海峽問題。

一方面，德國已經是黑海北部沿岸的主
人，又佔據了愛琴海的各島嶼，土耳其能不
能加以反抗呢？

另一方面，蘇聯的軍隊一天一天的敗退，
諾伏洛西斯克港業已陷落，在黑海方面，只
有札亞浦西，索西，塞卡，波提，和巴赫是
蘇聯黑海艦隊的寄託所，萬一德軍乘勝席
捲外高加索，佔領整個黑海海岸的話，黑海
艦隊如果不是投降，便只有擄掠蒙德莫條
約，強行通過兩海峽，破壞土耳其的中立。
退一步說，假定德軍在短時期不能囊括高

山峻嶺，險要天成的高加索，然而照目前德
軍前進的趨勢看來，南下德軍的右翼，正以
黑海第二大石油輸出港杜亞浦西爲目標；杜
亞浦西一旦陷落，黑海艦隊只得寄泊於巴
赫，索西，塞卡，和波提四個港內。這就是
說，全部黑海艦隊都擠在黑海東岸，做空
軍轟炸的目標，沒有港灣可以保護他們。船
隻損壞要修理時，也沒有大的船塢可以容納
牠們。萬一本年冬季海港冰凍期較往年來得
早的話，其結果更不堪設想，因此不論德軍能
否在短期內攻下全部高加索，英美和蘇聯目
前最着急的便是替黑海艦隊找一條出路，而
黑海艦隊唯一的出路，便是通過博斯破魯斯
和韃靼尼爾海峽，到地中海和英國艦隊會合。

最近威爾遜基遊說土國的時候，據說曾經提
出這個問題和土政府商議。然而後來土耳其
政府發言人薩德格正式否認這謠言，同時並
宣稱：「蒙德莫條約不許交戰國的艦隊通過
韃靼尼爾海峽，土國願嚴格遵守上述義務。」
從這一點，很可以看出土國願意維持嚴格
中立的決心；然而從英國在這次戰爭中的
行徑看來，誰也不敢保證英國不在最近的將
來，像佔領敘利亞，馬達加斯加等地一樣，
藉口採取自衛行動，用武力打通韃靼尼爾海
峽。最近美國一位海軍上將，和一位大學教
授，都先後發表意見，說英美必須將韃靼尼
爾海峽讓給蘇聯，以便黑海艦隊能駛赴地中
海。這雖然不能代表美國官方的意見，然而
對於土耳其的中立，到底是一個惡兆啊！

學藝知識

象牙之塔 浪漫派文學傾向
於藝術至上主義，主張藝術爲其
自體獨立存在；對現實生活取超
然的高蹈的態度，逃避醜惡悲慘
的塵世而置身於潔淨的藝術之
宮。法國詩人威尼(A. Vigny) 1863
稱此藝術之宮爲「象牙
之塔」。

四周年紀念大徵文當選小說

吳山青作
陳一萍畫

黃金色的貝殼



在薄暮的海濱，我低頭尋覓，找見了一個黃金色的貝殼，彎腰去拾，另一隻手也伸了過來，於是我不敢回頭讓給他了，他却也收回了手，擡頭看我，眼光聚在一起，俱各驚呆住了。

半晌，他說：

「你還認得我嗎？」

我默默的點了點頭，他凝視着我，使我週身的血都熱了。

「很久很久了！」他沉思着說。

「啊，很久很久了！」我應和着喃喃的說，心早已回到另一個世界，那很久很久以前的世界。

「十年，彷彿有十年了吧！」他說完了，輕輕的搖了搖頭。

「我記不清了，十年，也許是十年吧！」我感到一些說不出的感覺——

啊！十年了！

十年前，那十年前的海風啊，曾吹醉了我的心的。如今那一切：無月的星空，子夜的海浪，薄暮的迴光，黃金色的貝殼，都離開我很遠很遠了，如同是天邊的另一個世界，迷霧如霧，和我隔着一道鴻溝，沒有翅膀，我永也飛不過去。每當靜靜的黃昏時，我總是依着樓窗，凝望那無際的雲海，沉入憧憬和幻想之中，做過去的夢，咀嚼着苦澀的回憶，追憶那逝去的友情，我的童年，我的童年的友情！

我愛那過去的日子，所以便時時回憶它。當那一切出現於我腦中時，雖則不免會有些傷痛，而這傷痛却會給我以無限的安慰，這童年的日子在我心中正如一朵馨香色的雲花，高高的浮在清澄的天空，像是永遠也不會飄逝，却只待緩緩的沒人藍天深處——我心的深處。每當輕輕的吹過一陣風時，這馨香色的雲花，便在那高高的清澄的天空中浮蕩起來了。

時常我遙望着那天涯的盡頭，禁不住便要嘆息起來。有時對着縷縷的輕烟，有時對着遠海上的流雲，默默的懺悔；靜靜的望着從口中吐出的烟絲，慢慢為風吹散，溶於那廣大的天空中，這正好像我的童年，那已逝的朝氣蓬勃的日子。

童年是美的，在這美的童年中，我曾留下了磨滅不去的遺憾，這遺憾時時刺痛我的心，正好像是一個懲罰，一個嚴酷的懲罰，而我却真心樂於接受這懲罰，每當心陣陣的作痛時，我便感到陣陣的快慰，苦澀的快慰！

妻時時問我爲什麼常常感嘆起來，我始終是沉默無言，雖則這並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我却懶於向她訴述這自作的苦痛，只願將它埋藏在心底，自己咀嚼這苦痛的滋味。

她也時時如我一樣的倚着樓窗，默默的眺望海的波濤和天涯的浮雲，有時候整個的晚上我倆便在這樣的沉靜之中消磨過去，互相無語。我不知她在幻想什麼，追憶什麼，我從來也沒有想問過她，她也從來未曾和我說及，我覺得這樣也許會增進我們的感情。

妻比我小五歲，我們結婚已將近三年了，我不能在這裏誇耀妻的美麗和溫存，我們確是深愛的相愛着，三年來的柔情減去了我不不少的憂痛和寂寞，雖則我不能因她而完全忘懷了我的過去，而她也正彷彿和我一樣，有些難以忘懷的事跡，對於這我絲毫不去干涉，因爲她當然有追憶過去，回憶過去的權利。她好像時常寫些詩句，寫完了便用燭火燃燻，將灰散於空中，向蒼茫的海天吹去。

每當我想起這童年的事跡時，心便不安的跳動。

記得是十幾年前一個初秋的早上，那時我還是一個只懂得嬉戲的孩子，開學的第一天，在課堂裏遇見了一雙陌生的眼睛——那充滿着神幻的幻夢的眼睛啊！如今給予我多少回憶。

記不清就是那雙眼睛曾引起我多少羨慕，也記不清就是那雙眼睛曾給我多少快慰，只記得所有的同學全喜歡他，全和他結識了，只有我最喜歡他，却羞怯得不敢和他接近。一個月輕的過去了，在課堂中我和他只是相互的盼顧，從來也未會說過一句話，在那時，甚至於一直到今天，十幾年了，我仍不斷的夢起那充滿着神幻的幻夢的眼睛。

有一天，上課以前，我將香蕉皮放在門裏，教數學的先生一推門，邁進來正好踏上一個跟斗跌在地上，粉筆撒滿了一地，全堂都笑了，他一滾便從地上跳了起來，怒氣沖沖，張牙舞爪的喊：

「誰？是誰？站起來！」

我這時幾乎要哭出來了，恐懼的抖擻着，想站起來，却没有勇氣。

「誰？不說查出來立刻滾出去！」他急得要飛起來了，我怕，我怕他把我吞下去。

「我！」一個清脆的聲音把我驚住了，如今這聲音還在我心中留着清晰的回響，那雙神幻的夢幻一樣的眼睛，高傲的望着氣得已經發抖了先生，又重複了一句：

「我，先生是我！」

於是那先生咆哮着拉過了他的手，狠命的打了起來，我的良心在顫動了，我想去替他剖白，然而我却伏在桌上流淚了。

下課以後，他——那無辜的受刑者——站在門口遙望，我慢吞吞的走了過去，想說句什麼，又說不出來，躊躇了許久，羞慚的低着頭說：

「你……你痛吧……我……我再也說不下去了。」

他望了望我，忽然指着天空說：

「你看，啊呀，那是什麼？」

我一擡頭，他突然吻了一下我的面頰，我也似的跑去了，我於是在後面緊緊的追趕，他一直跑，跑，跑上了山頭，到了一棵蘋果樹下，摘了一個蘋果向我扔來，我接住了，又繼續追上去，他躲在樹後，把臉藏在手中，偷偷的笑着，我跑上一步去抓他，他又向山下跑去，跑下山，跑過了學校，一直跑到了海濱，我也一直追到了海濱，在岸上他回頭，羞怯的望了望我，跳進波浪之中游向遠方去了，我也跳了下去，就在那無邊的海中，我抓住了他，就在那無邊的海中，我抓住了我們的友情。

我們濕淋淋的走上岸來，我們的心都互相的笑着。就在這山海之間，我們的友情一日一日的增長起來。假日的清晨，我們便一起爬上山嶺，眺望那碧藍色的海，和遙遙初昇的紅日，有時坐在山石上，互相訴說着自己兒時的故事，有時躺在山花上，仰望着青空，小語着深藏在靈心裏的祕密，或者靜靜的厮守着，看海燕飛飛，心便隨着那飄飄的羽翼翱翔於無際的雲天，飛飛飛，終於變成一個黑點而消沒於層雲深處。我們時時沉於如神話一樣的幻境之中，不知怎的便互相微微的笑着。我們的心志也正和這廣漠的海天一樣，一無境界，記得他會有一次高立在山頭，和我說：

「你看這海，你看這天，你看這山，你看這風，我們——我們便是這一切的主人。」微風拂

過他歡悅的臉，吹動他的髮絲，我凝望着他那深探無底的眼睛，又互相輕輕的笑着。

黃昏時我們便走下山來，徘徊於渾渾的海的沙岸，夕陽照在紅紅的臉上，迎面吹過渺渺淡淡的輕風，待到退潮之後，我們便低頭尋覓，一次我拾得了一個黃金色的貝殼，他也拾得了一個，我們便交換了留做友情的記念，晚上，我們便互相緊緊擁抱着睡去了。

這樣似烟如霧的夢幻般的日子，好像是在海上掃過的一陣五月的春風，輕輕的便逝去了。我們的友情正彷彿是在沙岸上用珊瑚建築起來的宮殿，宮殿上籠罩着紅雲，風來時，雲便散去了，潮水來時，便捲去了那珊瑚的宮殿，只遺下一片渾渾的岸沙，岸沙上閃耀着黃金色的貝殼。

戀愛和友情同樣都不會是水恆而不變的，好像人類的熱情很有限，用得過多了這熱情便要漸漸的冷淡而消失。彷彿有人在我心田的烈火上撒下了一層灰燼，我的情感因之而變得漠然了，於是我疏遠了他，他對我的忍耐和原諒只博得我更深一層的厭倦，終於我的無情逼迫着他，他離開了我。

他去了，他的消息也斷絕了，我心中友情的火却又為悔恨燃騰起來，於是我時常倚着欄窗，瞭望這無際的雲海，對着縷縷輕烟，默默的懺悔，直到結婚以後，直到今天。

十年了，十年的離別，十年的追憶，十年的懺悔，在今天的海岸，我又遇見了他。

「你有些改變了。」我望着他那神幻的目光——如今已罩住了深深的悵鬱——風塵已使他有

些蒼老了。

「不，我沒有改變。」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問他。

「春天，今天春天的時候。」

「啊，快有半年了，為什麼你不去找我？」

「我很想去看你，可是……可是我沒有。」他說着，感覺到異常不安，我想起了過去自己的錯處，慚愧的低着頭，吞吞吐吐的又問了一句：

「為什麼？」

「因為……因為……」他說着臉色有些發紅了，「不，我曾經去找過你，找過你好幾次……可是……」

「可是我怎麼沒有看見你，幾次我都没在家嗎？」我奇怪着為什麼有人去找我，僕人和妻會不告訴我一聲。

「可是我只走到門口，沒有進去。」他說完了低頭望着那黃金色的貝殼，我望着他的眼睛。

「我幾乎每天都想去看看你，每天都到你家的左近走一走，只是不敢進去，有一次幾乎要去按電鈴了，不知怎麼一回事，却又抽身走了回來。」

我無語凝神的望着他，他又說了下去：

「我每天晚上都在這裏徘徊，希望會有一天能遇到你，可是又有些怕遇到你，今天，今天我看見了這貝殼，沒想到你也來拾……」

「啊。我啊了一聲，嘆着已有些沙啞了。」

「你好嗎？」他問我。

「好。」我想不起再說什麼，於是也問他，「你好嗎？」

「好，啊，好！」

以後，我們便互相對視着，沉默了。

「你到我家去吧！」想了半天，想起來我應當讓他到我家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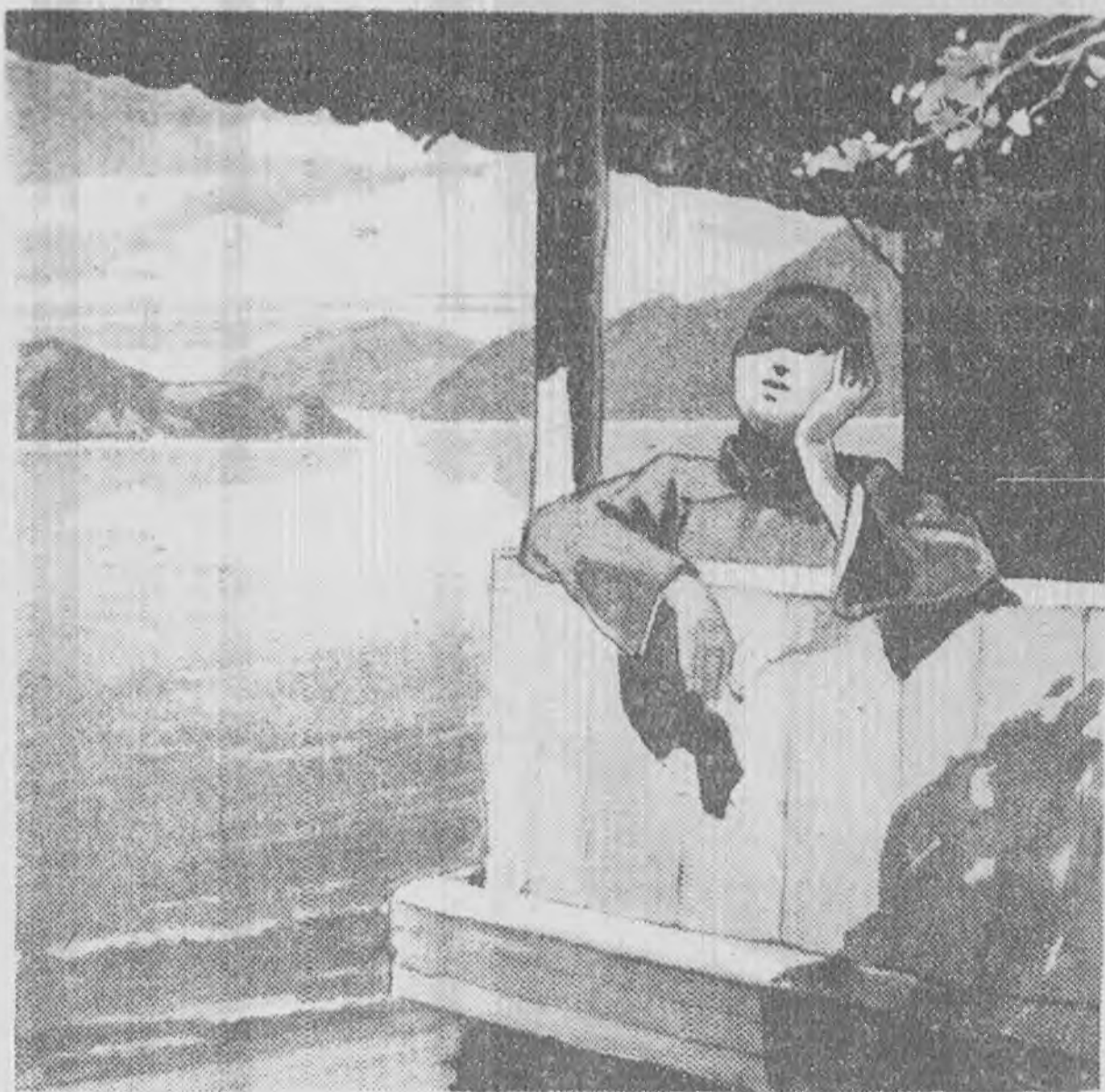
「好。」他點了點頭，又好像想起了些什麼，「可是，聽說你已經結婚了。」

「是的！已經結婚了。」

「變年了？」他接着問我。

「三年了。」

「三年了，啊……三年了，她在家嗎？」他若有所思的慢慢的說着。



懷想他時……時常倚着樓窗，默然的望着蒼海的雲天……

「不，不在，和母親出去了。」

「要多久才回來？」

「一個星期。」我回答說，又反問了他一句：「你問這做什麼？」

「不做什麼。」

「那麼我們走吧！」

「好，走吧。」

於是我們慢慢的踱回家，坐在面海的樓窗下，飲酌起來。

長久的離別並沒有疏遠我們的感情，反而使我們有更深的互相諒解了，我們的心又燃起友情的火焰來。

他熱情的問起我和妻的戀愛以及婚後的一切，我都仔細的敘述給他聽，正如那遠遠的從前的時候，在山崖的松樹下，遙望着海的波浪，向他述說孩提時代的故事一樣，他靜靜的聽，一會兒微微的笑了，一會兒又沉默起來，當我講到我時常倚着樓窗，默默的望着蒼海的雲天，懷想他時，妻也不語的倚着樓窗，沉人不解的幻想之中，他用火一樣的眼光望着我，呷了一口酒說：

「她想什麼？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沒問過他？」

「沒有。」

「爲什麼不問問她？」

「我不想問她，因爲那是她自己的事，她有她的權利。」我滔滔的向他說了起來：「一個女人難道連思想都要受我們的束縛嗎？我可以回憶以往的事，懷念我的朋友；而她就不可以沉於憶念之中，對過去仔細咀嚼嗎？」

「是的。」他讚同我，點了點頭又說：「可是她也許是……，也許是在想她過去的……過去的……戀人吧！」

「戀人，啊，戀人也好，戀人不是更可懷念嗎？」

「戀人不是更可懷念嗎……」他慢慢的重覆着我這句，又突如其來的問我：「那麼她忠實於你嗎？」

「忠實。」

「你愛她嗎？」

「當然，我愛他！」

他笑了，沉默了許久又問我：「她愛你嗎？」

我笑了笑，沒有回答他。他又問我：

「她美嗎？」

我又笑了，告訴他不久便可以見到她。

「你要我見她嗎？」

「當然要！」

「……」他還想說什麼，沒有說出來，我又加上一句：

「我想你見到她，一定會喜歡她。」

「我一定喜歡她！」他又重覆了一句。

「現在你告訴我一些別後的事情了。」我說。

「我嗎？」他開始了：「我離開了你，更離開了那寶貴的童年。住在家里，一看見那滔滔的碧海，或是片片的白雲便會傷心起來，時常偷偷的背人哭泣，我實在不能再居留在這海上了，一切一切都會引起我的傷痛，於是我離開了這裏到內地找我的個兄弟去了。在那裏和他在一起念了幾年書，記得那時還曾寫過信給你——對了，寫過，可是沒有寄出去，因為我知道我們的友情已經結束了，你那時，我想你那時早已將我忘記了。」

「以後，我便開始了我的戀愛，啊！我的戀愛！」

「在年青的時候，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我也會戀愛過，」

他望着那緊密佈着的濃雲，半晌才回過頭來。

「爲什麼？」說着，他呷了一口酒：「戰爭開始了，我從軍了。」

「從軍了？」

「對。」

「你自己一個人？」

「不，有弟弟，還有另一個朋友。」

我呆呆的坐着，想起了他童年時候的壯志。他又說下去了：

「當我們一聽到戰爭的消息時，我們都瘋狂了，好像喝了許多酒一樣，這消息點燃起我們的感情，我們是青年，我們應當起來了，爲生存，爲國家，我們要流血，要犧牲，所以我們便離開那裏從軍了。」

「記得那是一個陰沉沉的晚上，正如今天一樣，我會留給她——我的戀人——一封長信，然而我又把它燒了，因爲那太懦弱了，太傷感。以後又重寫了一封，現在我還記得是短短的幾句話：

「我向你永遠的告別了，我的尸骨將埋在血肉紛飛的戰場上，爲國家，我去死了，願你忘記我！」

「可是這封信也沒有寄，這些話也沒有向她說，只是和我的眼淚一齊流到心底了。」

「坦白的和你說，那時我真想再見她一面，甚至於真想依在她懷裏痛痛的哭一場，依在她懷裏沉沉的睡一夜，然後拿起鎗來，走！然而那都只是幻想，我看着我弟弟沉毅的眼光，一咬牙，便和他們在傾盆的夜雨中走了，沒回頭，也沒有流淚。」

他說完，拿起來倒了兩盞酒，我們飲盡了，互相對坐着，聽外面隱隱的雷聲，雨已下得很大了，海風吹進窗來，掃動了案頭的碎紙和我們的頭髮，不約而同的我們都轉過了頭向窗外望去，滔滔的海浪與捲捲的濃雲之間打了一個白色的閃光。

他搖着頭嘆息了一聲說：

「我今天能見到你，真快樂極了。」

這同樣的感情同時迴繞於我心頭，我也想说這樣的一句話，然而沒說出來。

「一個長久的離別，一個長久的夢！」他感嘆的又沉於那長久的夢中，我靜穆的想着：「一個長久的離別，一個長久的夢！」

「我快樂，我非常快樂，可是……」他擡起頭望見壁上掛着一幅暮色海濱的畫，又低下頭去。

「可是……」

「可是什麼？」我問他。

「可是，我們都已經不再是孩子了！」

我靜靜的聽他說，眼望着他手中的酒盃。

「那時候，」他繼續的說：「那時候，唉，那時候已經過去了。」

「可是我們又在這裏重逢了。」我安慰他說。

「是的，仍舊是在這裏，黃金色的海岸——你快樂嗎？」

「我快樂。」我回答說。

「哈，」他輕輕的笑了，風扇洗練過的臉上浮起淺淺的笑容：「哈，我們都快樂！」

說完，他合上了眼睛，半晌，忽然拍了一下桌子：

「戰爭！血！告訴你，朋友，我曾殺死了不少的人！」

我驚住了，他又說了下去：

「我離開了她，便走向戰場去了，四年，四年多的奔波，四年多的血戰，今天我又回來了。最初的時候我興奮，勇敢，什麼都不怕，可是不久我便感到厭倦了，那不是自然的生活，那簡直就不是人的生活，我感到了寂寞，我時常想她，也時常想你，不論到什麼地方，我也忘記不了你，我們友誼的種子已在心田之中生根了，這種懷念，這種寂寞愈來愈深，以至於使我變得非常浮躁，因為一些小事，便和同伴們吵起來，吵完了便後悔，這種苦悶，矛盾的生活，我真難過下去了。」

「在戰場，我看見仆臥在地上的同伴，便感到空虛和恐懼，我看見頻死的敵人時，真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我不明白我為什麼要殺死他，他也有他的懷念，他的家鄉，他的朋友，和他的戀人，他也有和我一樣的心，我看到那傷痛的臉時，真想把他抱起來，撫摸他的頭髮，醫治他的傷痛，然而另一種不可知的情感告訴我這是戰場，這不是垂憐，同情，落淚的地方，於是我又開始鬪爭了。」

「兩年匆匆過去了，萬里跋涉，深夜行軍，漫過奔騰的江河，越過

荆刺堆成的山，然後宿在亂草叢生的荒野，浴着淒涼的寒風，

飲着瀟瀟的雨，沉於苦寂的思想，誰沒有一點熱情的

啊！不是我怯弱，不是我不愛國家，也不是我忘記了當

年的壯志，也不是艱苦磨滅了我的雄心，朋友，假若你在

那裏，我真要抱住你沉痛的哭泣了！

「一陣炮火過後，便是遍地橫屍，剎那間多少壯士便冥冥死去，他們都有殷殷的熱血，有天才，有崇高的人格，有能力，有了不得的前程，有一顆純潔的心，他們都偉大，然而他們死了，這就是犧牲，壯烈的犧牲！」

「我從死屍堆裏爬出來，我沒有死，我還能見到你——我童年時候的知己，然而他們死了。」

「誰死了？」

「我們同行的那個朋友，在刀風彈雨之間死去了，弟弟和他是分離

不開的朋友，我知道他死了之後，弟弟傷心極了，然而他比我堅毅，

他什麼都沒說，可是三天都吃不下東西，三天也沒有合上眼睛，我曾

聽見他在深夜偷偷的垂泣，我問他，他還說他不難過，可是終於他病了，

支持着病體，含着淚水去作戰，在炮火之中受傷了。我看到他的時候，無血

的脣緊閉着，蒼白的臉上有兩滴淚水，他已經不能說話了，看見我來，咬了咬

牙，想說什麼，也說不出來，於是伸了伸手，便無聲息的死去了，如今我還清楚

的記得那永別時候的情景，可是我不能說，我說不出來。」他說完了用手膝着臉伏

在桌上了，以後又站了起來，在屋中來回走着，我不禁想起他的弟弟來，那時還

不過是十四五歲的孩子，多情的孩子！

「他們死了以後，我更感覺到寂寞了，我時時刻刻都在懷念着家鄉，海的家鄉，

緊張的時候還好，每逢有幾天停戰的時候，更使人覺得傷感，看到那飄飄的白雲，滾滾

蒼白的臉上有兩滴淚水
……於是伸了伸手，無
聲息的死去了……



的江水，便想起家鄉的一切，家鄉，唉，家鄉的海，家鄉的母親，家鄉的朋友，以至於家鄉的餅，還有那……還有那三年親近的戀人，夏夜的柔情，葡萄架底的私語……」他說到這裏，抑住激動，擡頭望着天花板，心彷彿跳出來，胸膛起伏着，氣息也緊張了。

「尤其是想到了我們的往事，夢一樣的雨，夢一樣的風，夢一樣的童年，夢一樣的友情的纏綿。每當在草原上俯臥着的時候，我都合上眼睛，想着自己是在擁抱着愛人，然而那只是欺騙而已，睜開眼，仍是一片冷漠的草原。有時候看見一棵樹，便想起熱戀的溫情，真想去抱住它，吻它，然而它不是我的戀人，却是一株樹。在河邊飲水的時候，看見自己的影子，都想擁抱一下，然而那也只不過是一個影子，這影子不會給我安慰，反倒要引起無限的傷感，使我想起死去弟弟的臉，而那臉早已溶於大地之間，屍骨也已變成枯土了，遠在天涯的母親要知道這般情形，更不知要如何苦痛了。母親和家鄉的一切都和我隔着一程遠遠的雲天，即便一封信也見不到！」

「以後我在同伴之間變得沉默了，我什麼也不說，因為我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是看着他們瘋狂的喊，瘋狂的鬧，瘋狂的飲着，然後瘋狂的衝上前去，起初長官們還管，到後來連長官們也飲起來，瘋狂起來。」

「因為沉默，我就變得更加孤寂了，沒有人來和我攀談，更沒有人來分擔我的苦痛——誰也不能分擔誰的苦痛，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有裝不下的憂鬱，他們用酒，用一切奇異的方法去遮掩這憂鬱，麻木自己的心，而我却不能。」

「在這期間，我時常想：為什麼我們要爭鬥？為什麼要互相殘殺？自己為什麼要遺棄了家鄉，遺棄了戀人來到這裏？我開始懷疑起自己來，我這樣就是愛國嗎？甚至於時常有一種動力來支配我，告訴我：「逃回來！」可是又有一種思想扯住我的衣襟，告訴我：「逃回去是太懦弱，太自私了。」

「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戰雲密佈之間，帶着一顆混亂昏迷的心，我茫茫的生活着，我已不知道我在做什麼了，我已經不明白我自己的心情了。」

「忽然去年冬天，聽到太平洋上的戰爭爆發了，我好似看見在那廣漠無邊的海上，開了一個血色的花，我驚醒了！從幾年的迷夢中醒過來，我覺得我應該離開那裏了。」

他說着，外面的雷雨更沉重了，夜愈發漆黑起來，一個個的閃電不時划破了黑暗，使一切都變得恐怖了，狂風吹千尺的海浪，雨已打進屋來，我站起關上了窗。

「血戰，又是一場大血戰，民族的血戰！」他沉重的說着，握緊了拳頭。

我點了點頭，兩個都坐下了。

「這海的戰爭更使我想起海的家鄉來，我想，無論如何我該離開戰場而回到家鄉，正好這時間接到寄來一封家信，是妹妹寫的，說曾經寫過無數封信，都收不到我一個字的回音，母親已經為懷念我們沉沉的病了，噢我們弟兄兩個立刻回家，啊！弟兄兩個，已經剩了一個了！」

「得到這消息，我便和那荒蕪，淒涼的戰場，和那埋藏着弟弟的屍骨的土地毅然告別了，那奔騰的江河，險峻的山，昏暗的戰雲，沉烏的瘴氣，永別了——一路上我所聽着，願早日和平。如今又回到這平靜的家鄉了！」他說完，長吁了一口氣。

「又回來了！」我也感嘆的說着，又問他：

「你還打算離開這裏嗎？」

「離開？永遠不再離開了！」

「為什麼？」

「這是我的家鄉！」

「你愛這家鄉？」

「當然，這家鄉的晚風，家鄉的海，家鄉的田野，家鄉的人，一切一切全是可愛的。」

「可是你忘記了戰爭了嗎？」

「沒有忘記，不但沒有忘記，並且我還瞭解這戰爭了！這戰爭，這不應當叫做戰爭！」

「你不再從軍了？」

「不，我的血不再為這樣的慘殺傾流了，我想我們有比這更有價值，更偉大的事去做。戰爭，自相殘殺的戰爭的勝利並不算光榮；為和平，為生存，為我們整個民族的水續去流

血；為自由，為平等，為我們五千年文化的傳繼去賣命才是值得的，偉大的，光榮的！」

他說着，又有些激動了。

「你母親的病好了嗎？」我想起了她的病。

「好了。」

「還有你的戀人呢？」我又想起了他的戀人。

「她？」

「她！她現在在那裏？」

「啊！她，她去了。」

「到那裏去了？」

「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了。」

「她忘記你了？」

「不知道，願她忘記我吧！」

「你還想她嗎？」

「啊……是的……當然我還想她！」

「為什麼不去找她？」

「為什麼？」他重覆的自問。

「為什麼？」我又加了一句。

「因為……因為她已經結婚了！」

「結婚了？你不難過？」

「不難過！」

「一點都不難過嗎？」

「是，一點都不難過。他不安的說着，我們的眼光遇到一起，他避開了。」

「為什麼？」

「不難過，並且，並且我還很快樂。」他慢慢的說，聲音微顫了。

「你很快樂？」

「是的！」

「為什麼？」

「因為她很好，她很幸福。」他輕輕的點着頭，苦笑了。

「她很幸福，那麼你會見到她了？」

「沒有。」

「那你知道她很幸福？」

「聽說。」

「聽說，啊，你這是一點都不苦痛嗎？」

「不，不知道，我不明白我自己，我也有些……不，我有些快樂。」他說完了，凝視着窗外，彷彿是在凝視着他的往事，也彷彿是在凝視着他的戀人。我記起了他方才說的話：「她是江南三月的風……她是一顆滴在百合花上的露……夏夜的柔情和葡萄架底的私語……」

「我的心都為他感到苦痛了，然而他，他却很快樂……」

「她很幸福，你準知道她很幸福嗎？」

「是的，準知道。」

「為什麼呢？」

生與死

狂夢

生活在孤獨與不幸裡，聽正午的鐘聲從窗外輕輕的敲着步子走過，我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寂寞。而突然接到你的信，竟使我的激情燃燒起來。琪，你來信說你的表妹死了，這是多麼突兀的消息。日前還是活蹦亂跳的人呢！只是因為滑水跌了一下，便感到腿痛，庸俗的醫生不能戰勝了自然力，不能檢出她的病狀，接着到了死神來向她叩門的時候啦。在你一個親近的傍聽者，該當有一絲酸鼻而淒涼的思想掠過了你的腦子

「因為她有一個好丈夫！」

「她有一個好丈夫。」我想着，又問起他來：「是誰？」

「誰？啊，你不必問了！」他的聲音顫動了。不自然的站了起來，開開窗子，又坐下了。外面風雨已經停止了，平靜的海浪翻騰着夜的光輝，如同一萬個月亮，天空中有無數的星，他吸了一口氣，又深深的吐了一口氣。

「是誰？」我又問了一句。

「我，我……」

「怎麼？你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

「可是你怎麼又知道她很好呢？」

「是的，我知道。」

吧！一秒鐘一秒鐘的沈默繼續着，你親眼看見你的表妹怎樣失去了所賦有的靈性，投向了死神的懷抱。你親眼見到一個好伴侶向你告別，因此遂愴然感念於人生的無常了。

如果說這是喜劇，那未免對你太無情了，因為她是你的表妹，你誠摯的愛着她。你來信說過你厭世，你覺得死去比活着好，這是多麼世紀末的陰鬱思想。你的表妹的將來也許會遇到許多不幸的遭遇，可是，現在她安靜的把悲劇的人生做了收場。你不要憂愁，你該祝賀她永遠安靜的睡在地下。

一個人，從一下生，就擁有大量的光陰，這些光陰是多麼迅速，多麼迷惑，抓不住真實的生活，摸不着幸福的門，酸蕪了自己的

「知道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不能告訴你。」

「你一定要告訴我。」

「不，啊，朋友！」說着他伏在案上，雙手撫着頭，「我不能告訴你。」

我看着他，更覺得奇異了，他的內心在動蕩，在掙扎，我不能看他如此悲哀，我必得要

知道那是誰，於是又問了一句：

「是誰？你告訴我。」

「不，不能告訴你！」

「告訴我，一定要告訴我！」我有些焦急了。

「不……」

「我求你，求你……」

「告訴你，好，我告訴你，可是……」

光陰如同一座未被開墾的果樹園，而如今這座園有美好的養分的荒園，纏播上種，抽出芽，沒有等到開花結實的時候，就枯萎了。

誰會知道在歲月的增長裡，她將會開出怎樣的花來呀！這是值得惋惜的，看着一枝幼苗帶着自己的希望和期待歸於消滅。

我不想說什麼，我的心已經够悲痛的。對於生活，我俱有着敵意的看待。我不珍視自己的青春，我把它當作額外贈給我的禮品，而對於這些寶貴的禮物，我曾經想適當的接收它，但是過去的生命告訴我，它已經被我浪費得不多了。

屠格涅夫在「前夜」上說：「我們每個人，祇因為是活着，就有罪了，任何偉大的

「說，怎麼？是誰？」

「是你！」說了這兩個字，他如死一樣的伏在那裏，彷彿一切全完了。

屋中是一片比死更沉寂靜謐，我的心頭充滿了什麼，我不知道。

就這樣過了許久，他從靜穆的迷茫中醒了過來，擡起頭和我說：

「我要走了！」

我呆呆的望着他，半天仍說不出什麼來，最後吐出一個個生硬的字：

「別走，等一等，我們再喝一盃。」於是酌滿了兩盃酒。

「我祝你們兩個健康，！」他舉起盃來，手和聲音都抖擻着說。

「祝你的健康。」我死板板的說。

「也祝我們的民族健康！」他鼓着勇氣說出這末後的一句話。

外面海靜靜的波動着，星已沒人高高的藍天深處，從窗口吹進一陣平靜的清風來。

思想家，任何偉大的人類贖救者，也不能因為自身所作的功績就可希望生的權利。」看了上面的幾句話，總使我們寒心的了。在怒濤的人海波濤裡，誰又能免掉被捲在罪惡的漩渦呢。人為了什麼活着，自然並不祇是為了吃飯與睡覺，人還要做些有用的事，肯定的來說一句，人却是為了自私而活着的，有誰的心裡不存着自私的念頭，就是最純潔的人，也難免不為自己的利益着想，至少有一時期會是那樣的。

「死能掩蓋一切，能和解一切。」那麼，我祝福在天國裏的人們，他們離開了世界，也拋却了自私和苦惱，雖然那被拋却下的，却都加增到我們的身上。

日本文學史要

俞寄凡

五、近世文學

近世文學，即是德川時代之文學。最要注者，足利時代之文學，已成爲德川時代文學之種々預備。室町時代之文學中之諸曲狂言，爲後世「淨瑠璃」發達之根源。「御伽草紙」，與小說等有極大的關係。連句則成爲發句之根本。大體說來，德川時代，是學問興盛之時代，北條足利是學問之發達時代，但是新文學之氣運，則在足利時代開始發動。足利時代，士流無學，四分五裂，故德川氏特獎勵學問，欲以倫理綱常，統一人心，尤其是獎勵宋儒之學。京都之五山僧人，早已刻苦研究，有留學中國者，有善作漢文者，有著作漢詩者。從社會全體看來，雖是缺乏學問之時代，而五山之僧人，却成學問之淵源。此潛伏已久之學問，至德川時代實行發芽。德川氏最初即以道德治國，故採用學者，普及學問。最初在德川氏前講席學者，是藤原惺窩先生、惺窩先生之弟子林羅山，亦爲當時博覽羣書者，任職幕府，不獨漢學，對古之制度歷史、文學之研究，亦漸由林氏興起。德川時代，以忠孝之教，爲學問之根本。德川之將軍，能爲三百年之嗣主者，可說是儒教之力。該時代之文學，以儒教之精神爲終始，而可稱爲上下三千年間學問之最盛時代。該時代之文學，從一切階級出發，是第一種好現象。以前的文學，或出自大官人之手，或出自僧人之手，總之是被某種階級所限。至德川時代，上自官人，下至

庶民，一切階級之人，皆有文學之趣味，故文學之種類極多，有慷慨奪目之情狀。室町時代之連歌謠曲，鎌倉時代之隨筆軍記，皆受種類之制限。至德川時代，則現出一切的種類，例如古體之文章，新體之文章，道義之書，小說，發句，淨瑠璃，有模倣古代者，有新的創造者。此乃德川政府獎勵學問之結果。德川文學之不能免者，是階級之區別。社會之階級，嚴然是封建制度，不許身分之變動。劃出上流與下流，不得互相混和。所以以上流社會之文學與下流社會之文學，自然分立界限。上流社會是保守的，富有復古的精神。下流社會是進步的，而愛好創意。換言之，文學具有貴族的及平民的兩方面。平民的文學，雖有創意的長處，可惜傾於淫猥。足利文學，淫猥之點極少。室町時代之狂言等，雖極滑稽諷刺，然絕無猥褻之處。德川之平民文學，完全發生於下流社會之間，爲救下流社會之嗜好，自然流於猥褻卑陋。雖文章之筆力有極好者，然沒有被採用於學校教科書之資格。且此種平民文學，概受中流以上士君子之排斥。所謂儒者，一方極講求忠孝之道，一方更發現很多淫猥的輕文學。

將該時代區分，爲第一期文學之中心者，是元祿時代，是文學大興起之時代，距離德川幕府之成立約一百年。其次是文化文政年代，是後期文學最繁榮之時代。此二時期中，元祿時代，乃以雜波京都爲中心而興起之時代。後之文化文政時代，其中心已移之江戶，於是興起江戶之文學。此江戶文學，初非發生於江戶，實發生於京都大阪。換言之，

京都大阪地方，從古來是權力學問之中心，及幕府創立，政治上之權力，先移至江戶，稍後文學始移來。

關原軍之完畢，在慶長五年，已屬德川之世，經十五年而至元和元年，大阪之豐臣氏亡，於是刀人鞘弓藏袋而成太平之世，學問遂得露頭角。德川家康，乃愛好學問之人，起用藤原惺窩及林羅山，大興儒學，一時多枯之學問，得以逢春報青，人心到此，始傾向於學問。因在上者獎勵學問，學問當然不久即行興盛。原來潛伏於僧人手中之學問，漸從僧人之手脫離。惺窩初亦爲僧人，從事佛學，後來大排斥佛家之說，而畢生於儒學。他如谷時中，山崎闇齋，初皆一度入僧門，後始歸儒。要之是儒學脫離僧人之手，而成爲政教之道。朝廷方面，後陽成。後水尾。後光明天皇等，代々皆爲好學之天子。若後光明天皇，更對惺窩之集，勅賜序文，確已成爲尊重學問之世。羅山乃博覽之人，通和漢之學，有種々著書，門人甚多，有學問向上之大功績。在足利時代開其端緒之宋學，潛伏於五山禪叢之程朱學問，至此而被幕府採用，普及全國，家康因此得達政教之目的。不單是朱子學，此時近江地方有一學者，名中江藤樹，初習朱子學，後修王陽明之學，而立說知行合一，以德行率人，被稱爲近江聖人。門人熊澤蕃山，爲備前岡山之池田光政侯所用，大顯政績。當時已有儒學者實際從事政治之風，故得有功績者甚多。惺窩之門人松永昌三，有弟子名木下順庵，至江戶執教，有名的新井白石、室鳩巢、雨森芳舟，皆爲順庵先生之門人，適在元祿時代。

朱子學及王陽明之學問，乃後世之學問，不是儒學之本意，已參有老子及佛家之說，故有主張不得不追溯往昔者。盛唱古學之先生，於京都堀川開塾者，是伊藤仁齋。因宋學之廣行而興起之反動，即是此古學家之說。江戶方面，亦有秋生復從，唱復古學，學明之李于麟、王世貞等之古文辭，復古之氣運漸盛。雖此稍前，有中國學者朱舜水從明渡日。此時乃明亡清起之際，凡有節義者，不辱爲僮，而逃向日本。水戶之明主光圀卿(即義公)，予以招待，於是儒學一時稱盛。有政事家，有學者，有古學，有朱子學。要之已形成尚節義重道德之世。德川時代，未滿百年，已成元祿之盛世。

儒學之興起，完全因有朝廷及幕府之獎勵，且世界太平，便利於從事學問。而因此得以延續太平，使文藝美術發達。慶長、元和之始，有細川玄旨法印，曾受古今傳授，是古風的歌人，雖爲當時博學者，尙未能脫却祕事祕授時代之範圍。他若冷泉家、飛鳥井家等，亦保守古風之歌學。玄旨法印之門人松永貞德，既習歌復從事俳諧，生逢盛世，得顯貴者之寵遇而著名。即是前面所述及松永昌三之父親，旨目於晚年，頗稱奇人，使用三個童子，名珍重、滿足、祝禱，對歌方面，曾著「歌林嫩學」。俳諧方面，亦有犬薨玖波集等。歌方面的弟子，有望月長好、加藤盤齋等。長好之門人，平間長雅外，更有有賀長伯，爲元祿時代享榮名者。俳諧方面的弟子，有松江重賴、鷄冠井令德、高瀬梅盛、山本西武等，最有名者是北村季吟，博覽多識，有出藍之譽。元祿二年，應幕府之召至江戶。北村季吟之弟子，有松屋芭蕉，大振興俳諧之道。統觀元祿時代之文學情狀，儒者方面，京都府有伊藤仁齋，江戶有秋生復從及其弟子太宰春臺、祇園、南海等。木下順庵之弟子，有新井白石、室鳩巢等，是極不容易之大學

者的集合。從國文學方面觀之，有該時代漢學者所作之「和漢混淆文」，形成現在普通文之基礎。像春蓬之獨語，白石之讀史餘論，折焚榮之記，潘翰論，鳩巢之讀漢雜話等，現在的國文學本中，選入者甚多。書寫種々訓戒的貝原益軒，亦在此時代。曾述大和俗韻。家道訓。五常訓等儒家之道，後書木曾路之記。大和巡等旅行之道。在益軒之目光看來，到處皆是入踐之道。故以平易通俗之文章，推廣此道，因是無抵之文章，故被選人教科書者亦多。

當時漢學者方面，從事和學者，有仁齋等，而有古學先生和歌集之歌集。他如新井白石，是合和漢洋之學者，博覽卓識，能詩能文，年時時曾習俳諧，氏所著之潘翰論等文章，乃深淵游平盛衰記。太平記等戰記物語後之著作，是極好的文章。至於和學者方面，像北村季吟，於江戶之歌學方面，作很多古書之註釋。例如對萬葉。伊勢。土佐。徒然等，皆作註釋。集一切的古註而大成，雖或有多少誤謬處，然其功績實不可磨滅。和學之得以大興，氏之功勞居多。因當時漢學方面，古學派盛起而立學說，故和學方面復古學之興起，乃當然之事。

歌道方面，首唱復古論者，是江戶之隱士戶田茂庭。著梨本集，類論鎌倉以來歌學門戶之狹隘。此梨本集，於元祿十三年出版。當時大阪方面，有下河邊長流，釋契沖，從事萬葉集之研究。長流曾力事漢學，一生獨身，讀書度日。契沖之父，為尼崎藩士，十三歲出家，從事佛學，後住居大阪之圓珠庵中。此二人朝晚往來，研究萬葉集。尤以契沖，精於音韻之學，不泥古說，作新的自由研究，校正古書之誤謬。水戶方面，原擬編纂大日本史，集種々之學者，因契沖不應召，故請作萬葉集之註，即是契沖所書之「萬葉集代匠記」。此外更有「勢語隨斷」「源語拾遺」「厚韻抄」等之作。長流之歌集，有「晚

花集」與沖則有「漫吟集」。長流與契沖，乃國學者復古學派之魁首。

京都府有荷田春滿，欲於京都之東山，建立國學之學校，惜未竟其志而亡。門人加茂真淵，大興國學，可說是完成春滿之遺志。春滿之著作，有歌集「春葉集」。

元祿時代，復古之氣運，改革之氣運，不絕的活動。俳諧方面，更發生了大革命，從事者是前面提及季吟門下之松尾芭蕉。氏係伊賀人，曾學於京都季吟之門，興起之正風體俳諧，為日本文學史上之重要產物。比芭蕉較前，有西山宗因，於大阪流行一種櫻林風的俳諧。宗因是松江重賴之門人，與芭蕉為從兄弟。櫻林風之長處是滑稽。足利以來之俳諧體連歌，經貞德之手而更滑稽，至櫻林派，則言語思想上，皆以滑稽輕妙為本意。芭蕉則反是，將詩歌之精神，寓於十七字之短詩中。以前之俳諧，與詩歌有異，詩歌以真實為主，俳諧之言語及思想，皆以滑稽為主。至芭蕉之俳諧，則如詩歌一般，亦以真實為主。於十七字之短詩，比從來之歌，更擴張其範圍。此正風體俳諧之興起，非櫻林派之反動，亦不可視作俳諧之一種波瀾。可說是和歌之反動。雖放棄當時俳諧之滑稽部分，亦不像歌之偏促情狀，取櫻林風之自由自在主義，用及極卑俗的言語，是使不容易讀的和歌，變成易讀，所以可說是被褒頌和歌惹起之反動作用。

芭蕉又作文章，與弟子等所著文章，成為所謂俳文之一體。芭蕉所書之「奧之細道」，是去奧州之紀行文。「芭蕉翁文集」亦有日本文學史之重要價值。德川時代之平民文學，概陷於猥褻，獨芭蕉一派之俳諧則否。西山宗因之門人，有井原西鶴，於小說方面，開放元祿時代之花。西鶴之文章，亦為俳諧者之文章。

淨瑠璃(古詞)，是小野通女史所著「淨瑠璃十二段草紙」為其源流，故有淨瑠璃之名。元祿時代近松門左衛門之手，而更形進步。氏保長洲人，曾一時為僧人，後還俗至京都，委身於文學，專習淨瑠璃。淨瑠璃是與三枝相合之詞，(即是戲曲)。謠曲是敘情的戲曲，淨瑠璃之發達，纔是本當的戲曲。謠曲是慰安上流社會者，戲曲則是慰安下流社會者，因此戲曲難免有卑劣穢雜之點，然從文學之發達上看來，是極有價值者。文學之各方面，至元祿時代而大發達，其主體是發達於京都方面，例如伊藤仁齋，西山宗因，井原西鶴，近松門左衛門，皆為出自京都方面之文學者。即江戶之季吟，芭蕉，亦在京都方面修養而成名。此時江戶尚非文學之中心，直至後期，一切文學上之勢力，完全集中於江戶。

荷田春滿之門人加茂真淵，於寬保三年來江戶，對於江戶文學之興起，有極大的影響。氏乃遠州人，三十七歲始入荷田春滿之門，此為元祿十八年，到江戶是在四十二歲，於日本橋之濱町，借家居住，五十歲受田安家之聘，名望更高，遊其門者甚眾，像縣居翁，是和學興起於江戶之大動力。真淵繼春滿之志，不獨大振古道，真能追溯萬葉集之往昔，而尊古調。像前述之長柳，契沖，雖研究萬葉集，使歌脫却近古以來之束縛，然尚未有風靡一世之力。至真淵確能自由自在的使用古語，真能追溯奈良朝古昔。著作有「加茂翁家集」，且研究古書而作註釋，有萬葉考。冠辭考。歌意考。神樂催馬樂考。語意考。文意考等。真淵之東下而發揮古學，對江戶之文學，亦可說對一般之國學，極有亦大的影響。真淵於明和六年，七十三歲死，葬於品川之東海寺。

真淵之門人橋千蔭，村田春海，皆為和歌及和文方面之有名人物。尤以春海，是通達漢學之人，雖從真淵習和學之學問，而極主張孔孟之道，且咀嚼唐宋八家之文，應用於日本文學。

本居宣長，初為醫者，至二十六七歲時，讀真淵之著書，起研究古學之心，乃投真淵之門為弟子，依師命研究古事記，以明歷史。故宣長學問之博，實由研究之秩序所成。對語學。文學。音韻之學問，歷史之學問，凡有關於日本之古事者，皆有著作，實堪驚嘆，年七十二死。國學上之功績甚多，可說近世之文學，至宣長而大成。

宣長之弟子甚多，有語學者。歷史家。文章家。宣長之子春庭，是語學者。弟子鈴木則則著有雅語音釋考。音韻種論等。文章家則有伊勢物語新釋之藤井高尙，確善於雅文。伴信友，是考證學之空前大家。平田篤胤，是著名的神道家。此二人於宣長將死時，投帖為門人，故亦屬於宣長的門人之列。宣長之弟子，各有其專門之研究，有種種之著述。不單振興古學，且與一般之精神上以不少的影響。慨乎皇室之疲弊，疾呼外敵之侵侮，寬政三奇士之出現，適在宣長之時代。幕府為欲鞏固基礎而獎勵的學問，結果漸次為傾覆幕府之根柢。

國學者主張復古學，作和歌和文，古學漸盛。而一方面，狂歌狂文亦盛起。此實因歌人不甘於舊思想舊形式之束縛，而將真實之古歌，變化成滑稽之歌文。德川之文學，概屬樂天的性質，已不是鎌倉之厭世的思想。由和歌之反動而產生之俳諧，最初亦趨向滑稽，不過芭蕉之正風體，稍有不同。至於狂歌狂文，又以滑稽為主。所謂狂歌，是沿襲古歌之形，而寓以諷刺之意。因此關係，若不知古歌，即不知狂歌之趣味，所以狂歌亦可說是和學興盛之一種變幻。狂文亦然，亦是和文之一種變幻。而江戶之文壇，因此和歌和文狂歌狂文之叢起，得以繁榮。

新喜讀中國之小說，像三國志、水滸傳等，皆有譯本。當時戲作小說，多放蕩之人，故其著作，多傾於淫猥。直至曲亭馬琴之作小說，以教訓為主，使小說之品位增高。馬琴等所作之小說，稱為讀本，有「月水奇談」、「俠客傳」等數百種。自寬政起，六十年間，幾無擱筆之日。可與元祿年間之近松門左衛門並稱，成為德川文學之花。以前小說之作家，概非學者，馬琴則既通和書，復明儒老之學，並探思歷史地理，以其才學書寫小說，自然規模極大，文章有力，非一輩人所能及。且善於翻譯中國小說。所著「八犬傳」，大體是應用水滸傳之腳色。小說原來不人士君子之家庭，馬琴之小說，完全是勸導主義，故不論如何階級的人，均喜誦讀，所以至馬琴而貴族的文學，與平民的文學，已有幾分調和。

文化文政時代，小說家甚多，開三馬。一九。春水等一派之文學。尤以式亭三馬，幼時為書店之學徒，十四五歲已盡讀大抵之小說類，而從事書寫，最長於滑稽。「浮世床」「浮世風呂」等，為其傑作。

德川三百年，隨為文學之隆盛時代，漢學臨學之盛，為其根本，戲曲小說等又極盛，形成明治文學之基礎。

六現代文學

德川幕府，獎勵學問之結果，興起大義名分爭論。復因尊皇論關係，使組織堅固之德川幕府，一朝瓦解。從正面攻擊幕府者，是儒者國學者之忠孝論及國體論，而其他文學之著作，復從內心攻擊。故德川幕府，實以文學興起，又以文學衰亡。於是大政一新，開明治之時代。一變教育之制度，設電信，數鐵道，社會情狀，面目一新，文明之利器，盡量的輸入國內，此種急激的變化，長足的進步，實足令人驚嘆。

維新之初，以明瞭西洋之事為急務，對一切古物古學，有棄之不足惜之勢。在此時代之福澤諭翁，以通俗平易的文章，將新學問新知識，廣布給一般民衆。福澤先生之著述，不獨思想新穎，且將西洋的事情，平易的介紹。由先生所設慶應義塾中養成之人材，復在朝野之間，促進明治之文明，故有不可磨滅之功勞。

新聞紙之發行，亦為促進明治文學發達的大機關。新聞紙以東京日日新聞等最古，於明治五年發行，其次是報知新聞，讀賣新聞等之發刊，其後則有福澤先生之時事新報。於此種新聞上，報告國內新出之事，介紹西洋之事業，作政治上之議論，文學上之記事，且形成明治之文體。福地櫻痴，成島柳北等先覺，振其健筆，全盛時代，是明治十年前後之事。復因活字印刷便利，產生各種雜誌，像明六雜誌，共存雜誌，近事評論等，皆為先覺者之思想集合。明治之論文體，大體是直譯漢文，而加以若干通俗體。

明治九年，有醫學、醫學之大學畢業生，十三年始有文學之畢業生，當時之文學，與政治科給合。大學出身者，有坪內逍遙，是純粹的文學者。於所著小說神髓中，評論文學之種類，排斥馬琴等之勸導主義，出版者有「書生氣質」、「妹與背鏡」等，可說是明治文學之新紀元。

明治二十年以後，小說界非常繁昌。新聞紙上，載小說者漸多，更有專載小說之雜誌。紅葉、露伴、美妙齋等傑作，皆於此時出版，此三人皆為有名之新作家。

大學之外山、矢田部、井上三先生，發刊新詩抄，在明治十四年。不滿於以前三十二字及十七字之短形，企圖輸入西洋詩之長處。新體詩抄中，雖重於西詩之翻譯，亦載有新作，總之是改良國歌之先驅者。外山更於明治三十年，與中村、上田等，出版新體詩歌集。後有羽衣、藤村、晚翠等種大的作者，有漸次進步之傾向。

戲曲方面，亦着手於新主義，明治十七八年，有改良演劇之事。惟新作的脚本雖有，而成功者極少。後有福地櫻痴，為歌舞伎座執筆，刪改近松等之著作，又作新的戲曲。坪內氏著有「逍遙之教」、「桐一葉」等。已與德川時代不同，乃學者之手筆，有容納新主義而期改良之事實。

新的散文家，有德富蘇峯、陸羯南、三宅雪嶺、朝比奈蘇堂等。德富蘇峯創刊之雜誌「國民之友」，內容文學、宗教、學藝、社會各方面，而尤注意於西洋文學之傳入，新文學之興隆。其登載者多翻譯外國之文學，及其他文藝作品，以引起世人之注意。

明治三十年間，新文學之現象，大概如上所述，總之受西洋文學之影響極顯。明治十四五年以前，是倣做西洋之時代。以後總之是回歸本國之時代，像近藤瓶城之史籍集覽，鳳文館之資治通鑑，佩文韻府等的出版，神史出版社之八犬傳、弓張月等的翻刻，稍見復古之氣運。明治二十二年以後，國家主義漸盛，成立國學院，成功日本文學全書。德國之學風，一時風靡學問界之全體。森鷗外之「枕草子」，亦盛行於明治二十二年間，次第開始作文學批評之論調。後有早稻田文學及帝國文學。博文館等更繼續日本文學全書，不絕的翻刻歌學全書及其他中古、近古、近世之文學書類。國文學書之翻刻出版，註釋書等之編纂漸多。因此古文學稍呈復興氣象，而有真實的研究。社會上行百般的改革，成立憲政體四民平等之世，混和封建時代之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

漸趨歐化代表明治國民之國民文學時期。由此以後，經大正時代，至昭和現代日本文學界，完全已國體為本位，鞏固國民文學。總之日本是東亞之一古國，有二千六百餘年之歷史，在短促的文字中，祇能說其文學之大要，然尙難免遺忘脫漏之處。在西方歐洲諸國黑暗之時期，日本已輝耀著文學之光。由神話傳來之歌謠，不斷的遺留到現在。

在紀元之九百年時代，中國之儒教傳入，在一千三百年時代，有印度之佛教傳入，東方之文明，漸次完全流入日本。此種教與佛教之思想，與純粹的日本思想結合。後世之文化，皆由此結合中湧出。因儒教與佛教，皆用漢語書寫，故研究漢學，變成日本之知識根源，然日本國民特有之文學，仍不絕活動。奈良朝之和歌，平安朝之物語，近古之歌記物語、謡曲、文學，漸從宮人之手，移至民間，女文遂得與男文結合。德川之盛世，復興古文學，同時造成平民文學，明治文學之根底實在由此成熟。歷代各種之文學，皆為反映時代之情狀。然如柿本人麿、紀貫之、紫式部、清少納言、近松門左衛門、曲亭馬琴等歷代文學者，至今不死，其著作之歌文等，迄今能保其生命，感動人心。與後世之文學，以極大之影響。歷代之文學，實為國民的文化之花。日本有二千六百餘年傳來之文學，乃東方古國之確切證據。

一方觀乎西洋文學之盛，不禁發生感慨。歐洲各國，開化雖較遲，而進步極速。日本歷代之文學，雖極豐富，亦難有不及之處。雄大的國民，不得不有雄大的國文學。古代與中國交通，依佛之影響，助成文學之發達不少。因此更採取歐洲文學之長處，世界文學之長處，使日本文學，更形雄大高尚。不獨是文學方面，其他音樂、繪畫、建築、及一切美術方面，皆漸達力求東西文明調和之時代。且以爲調和東西洋之文明，是日本國民之事業。西洋人欲消化東方之文化，是極不易之事。然日本已集有二千餘年前以來東方文明之精粹，近三百年來，更吸取西洋文明，所以日本人之阻礙西洋文化，不是難事。

因此自明治維新以後，迄乎現代，日本之文學家、美術家等，皆以非常之熱心，吸取西洋文化之原素，同時盡力研究歷代之文學藝術等，鑄於一爐，造成現代的文學。再近的將來，在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目標下，總必有新時代的文學出現。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陳時

「希望是什麼？是烟灰！

她對誰都靈感，將一切都獻給！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你的青春時，

她就棄掉你！」

這是 Peter Sandor 在「希望之歌」裏的

語句，他又說過「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

相同。」的話。

這篇「希冀」便是寫幾個不同型的人，他

們爲甚麼他們所羨慕的希望——做官——

而犧牲了一切，去謀得他們的理想希望的成

功，但結果他們的希望美夢却成了泡影，他

們受騙了；但這並不是單純的受了兩個人

——趙三爺及陶仲三——的騙，而是他們都

受了希望之騙。故事雖然是平凡的，但却揭

穿了社會的一個角落裡的黑暗，作者給與讀

者一個沒有經驗過的經驗，我們讀過了這篇

作品是會有所裨益的，所以這類作品我認爲

是可以一讀的。

本篇的技巧方面，前半部似乎是被作者忽

略，而至表現底藝術相當的幼稚，好像一個

初習寫作者的作品，及至「第五節」以後，

才似乎感到技巧的重要，而努力於表現的美

化了，我們要知道文字的表现藝術(技巧)在文學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趙景深先生曾爲文學下過這樣數學公式式的定義：

「文學=感情+技巧+知識+經驗+語言」

托爾斯泰說過：「重要的內容，美的技術，大的誠實，這是作家的三個必要的特性」基於以上我們知道技巧(文字的藝術)

在一篇文章中是多麼重要的要素，但在本篇中，最後以翻了鍋，淋失了未到口的鷄湯，

火爐口裡，燒地冒着幽藍也似的青煙……來像徵着老張，鐵林，劉殿臣，常泰這些人最後的唯一希望也失去了，這種表現的手法

是很好的。

然而在用「小銅錢」交封時，似乎使人感到有太重複，伸長篇幅之嫌。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在「希冀」中，作者對於人物的「人性」描寫過於模糊，而文學作品的精神最高峰便是「人性」的描寫，我想作者如果不能表現複雜的，衝動的，神妙的人

性時，這篇作品一定是平淡無奇。緣於此「希冀」這篇作品的失敗處便在於此點。

有力的歸宿，這不是它的害處麼？

故事的構成 鐵林老張跟陶仲三

上開封，抱着相當的希冀，是無異議的，但我們很疑惑，他們對陶的一切既不詳細知道，就是常人也沒有肯然相從的可能，何況鐵林又是大學生呢？這裡便覺得牽強，而這牽強是非常令人不滿的。所以恐怕無論是誰讀完以後都要想一：

「真會有這樣的事麼？」

中心意識 有時不免顯着模糊，尤其最後那段，作者儘記述着「陶趙二人拋下這群抱着希冀的人去了，於是鐵林和老張翻

了臉打了起來」，更覺終得沒有力量。至於「不想具體的辦法」鐵林也說這是不對的，然而他竟沒有找出一條具體的辦法來。

沒有辦法，讓他們想麼？真是這樣的人，真個未必想得出。

所以說：作者要能給弄出一條出路，總比無可如何的了事強得多，遺憾的是作者竟沒有把這出路指示給人們。

一九四二，一〇，一八〇夜 龍城二荷。

人物的性格和作者的企圖

故事裡的人物有着三種性格的交錯，一種是大哥陶仲三和趙三爺；他們是最聰明的幾個，利用別的一些人們傳統的弱點——昇官發財慾，而使出他們的欺騙手段，雖然他們可惡，但他們也和別的可憐蟲一樣，用他的智力來騙取生活的享受。一種是劉殿臣，鐵林，老張等；這一羣有時雖也知道陶大哥的欺騙手段，但同樣爲了離開此路沒有第二個取生之路。社會不會給他們豫備好別的路他們又不會自己找，所以只好隨陶仲三做這種求生勾當。另一羣算做最低能的一羣；朱四爺，李長春，孫尚賢，省了他們自身尚不肯化用的金錢去奉承陶仲三等。希冀的所得却是憤怒，懊悔，失望……這三種人皆有着弱點，雖然後三人最弱，前二人最輕，但前二人的弱點是最危險，一旦被揭穿則失掉了一個寄生的地盤。中三人却是沒有前二人的智力，又沒有後者的愚笨頭腦，明知道危險，却只因爲沒有力量，而甘願坐上這隻沈沒的船。後三人則是傳統的弱點最重而被愚弄者。可是這三種人却都是爲

求生而向自願的沈淪，這裡應該提的是作者的企圖，作者的表現主重劉殿臣等一羣，當然這羣人中間他們還算有着一些希望，但他們不計其數的希冀，是想用社會的惡魔——劉殿臣，把他救出這沈淪，並且放走陶仲三幾個像要他們到另一個空間裏借用別的方法，再行其求生的手段似的。不過作者放走他們也還有着一些希望，是使他們改過自新，然而他們却決不能走上作者企圖的道路，也是很明白的事。

作者的企圖好像與前段所說的向自願的沈淪跳，有着矛盾。但作者爲了更深刻的抓住讀者的心，第九段給予這些沈淪更多的傳統的觀念——宿命觀念等，而使這些沈淪生命墮落。其實我們並不是希望這羣生命的從此沈淪出來，而是希求雖然沈淪，而代替新的生命再活動在社會上，沒有他們那些舊的殘渣的觀念。

關於「人物的主從」「故事的構成」和「中心意識」

白文

人物的主從 表面上陶仲三與趙三爺的地位近於主角，仔細看去却不是，

(那裡作者既沒有寫出他們的心理，又沒有

證明他們的身份，以及其他，因之他倆是沒

有被看作主角的資格的)。其次說老張與鐵林

是呢，他們也沒有中心的思想，所以這裡不過平列的寫着幾個人，沒有主從的區別。

沒有中心的人物有時能給故事一個平均發

展的機會是好的，但也正因爲是如此全篇的

故事便失去了焦點，失去了原動力，得不着



護衛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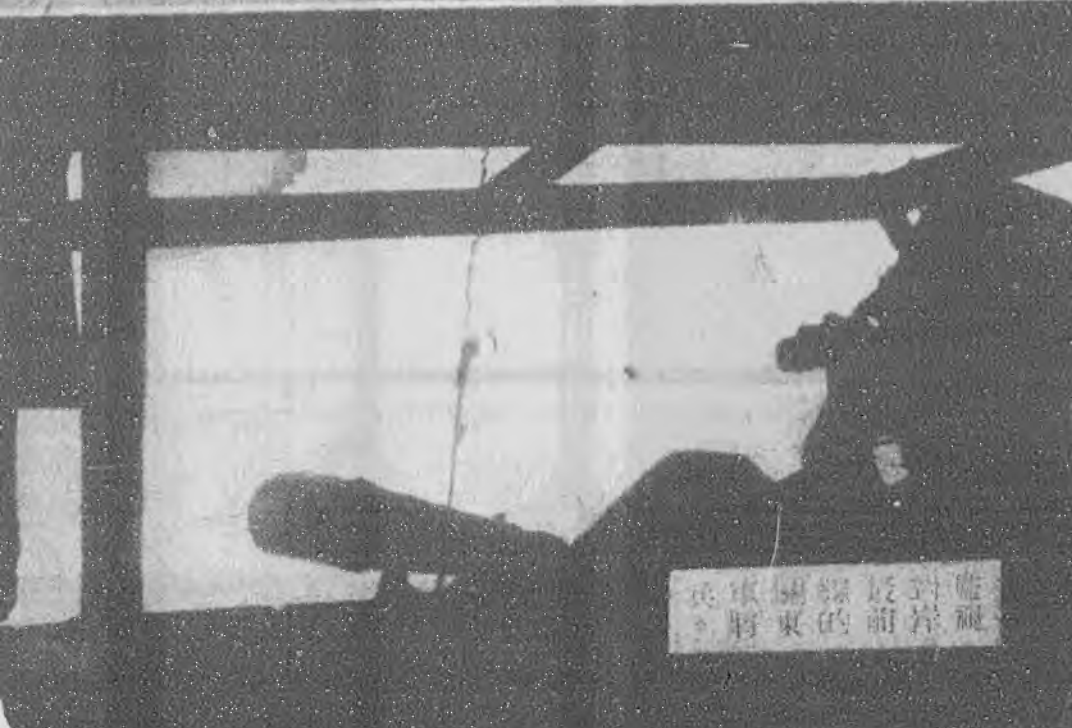
本頁均為關東軍報道部提供



。環圍江龍黑的水岸



。物築建的泡關海聯蘇望岸隔河黑由



兵軍關總長對薩
。將東的南岸視



衛生小校民的俄白
。學學的學國人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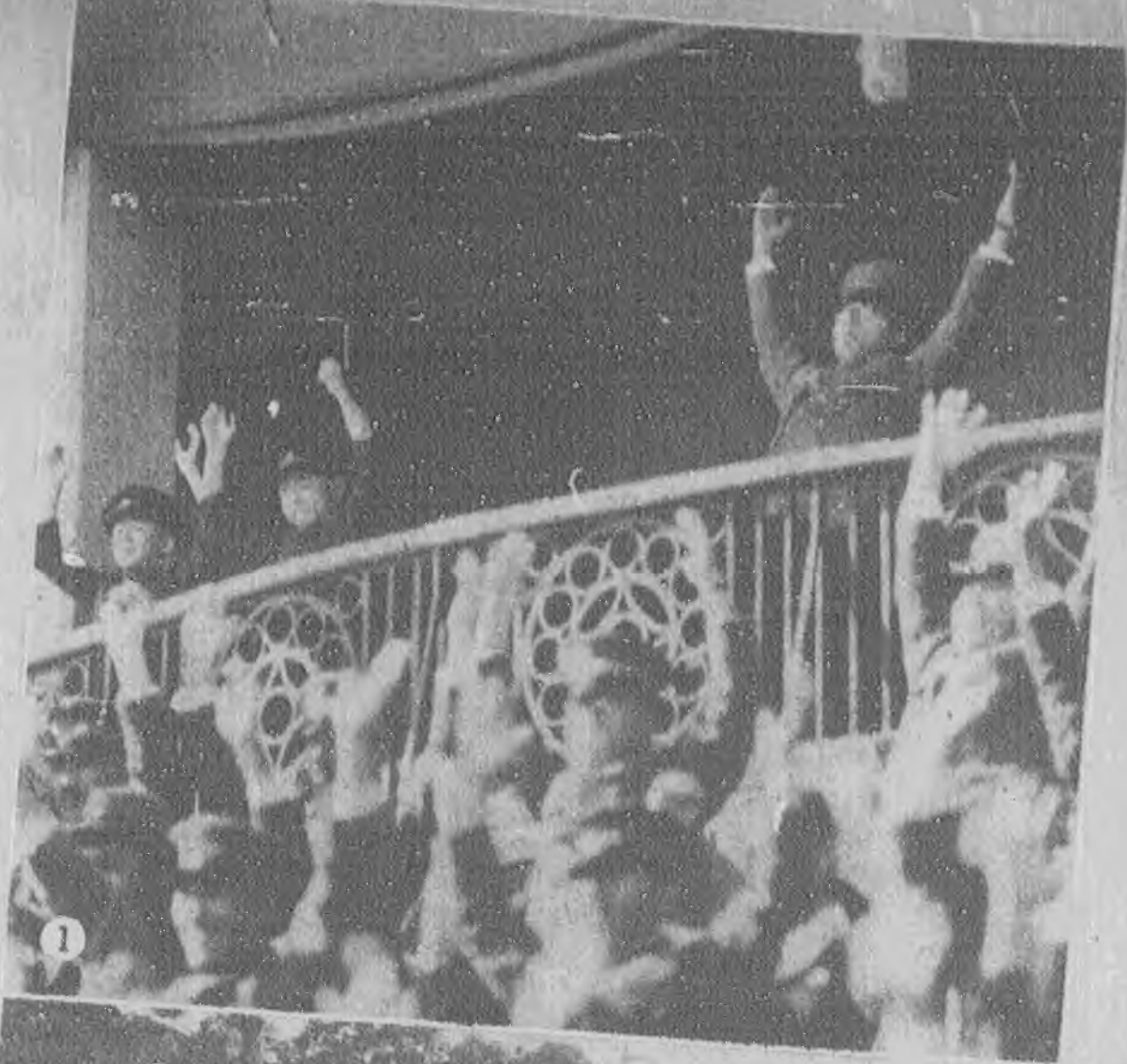
校學民國系滿印變
。築建的威國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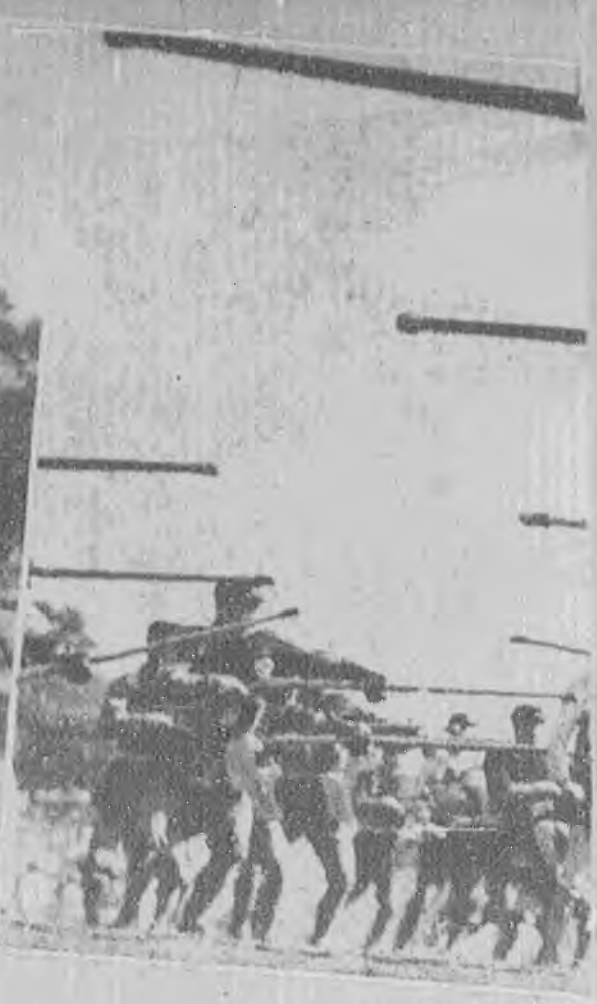


街岸江的黑



學校學民國人俄系白
。形情樂歡的們生





第三十回大明神 宮國民鍊大成會

(一) 全國一齊體操在大會場參加的(右起三) 殿下，伏見宮博明王殿下，玉世子李玖殿下(二) 第一日神宮參拜的代表(三) 戰場訓練(四) 刺刀道對陣(五) 產業青年腳踏車競技(六) 陸軍航空學校生的團體操(七) 男學生的疊羅漢(八) 女子產業青年的團體操。



7

8

6



藥靈庭家名馳界世

面速力達母膏

輕微不值關心的小傷
也不可忽略放置
那是：拙劣不衛生的
並且更易招來大病

面速力達母膏
常備在身邊
就不感一切的不安

趾傷，挫傷，破傷
毒虫咬傷
最富有生肌止痛
滋潤性的
面速力達母膏

凍毒頭脚刀外
傷蟲痛氣傷傷
士咬牙牙疥濕燙
女化傷痛癬疹傷

面速力達母膏總經理處

北京東堂子胡同二十二號
奉天千代田通三十五番地





休戰後的法國出版界頗不振，雖有一時期南方非占領地帶書店曾現活潑，但不過是一時的現象。最近在瑞士，法國的出版物却呈熱鬧。文學出版物被注目者有：①保羅·摩藍之新作「遊世的候爵」，描寫侯爵亡後之遺產，由遺族流轉於別的遺族之手。深刻地寫出關於上流社會青年所有之性格。(按作者保羅·摩藍 Paul Morand 法國小說家，一八八八年生於巴黎，青年時代在國外過大學生活，後服務外交部，駐在歐洲諸都市。其後，歷訪美洲二洲，足跡殆遍全世界。以優遊於第一次大戰後困憊無秩序的，狂燥的世界之間的一個時代人底體驗，作成他的小說。其「世界人」的傾向，道德底蔑視，生活樣式和感情的不均衡等，按合所謂近代人的嗜好，而成爲紅作家。作品頗多。)②熱爾爾特之「文學」。(熱爾爾特 Gerfaldy 法國劇家。一八八五年生。一九一七年在法蘭西國立戲院上演的「銀婚式」，係其作品最初的上舞

臺。其於戀愛心理底解剖，極爲纖細。有「愛」，「大少爺」，「羅培爾和馬爾安勞」等作品。)③日情報局之圖書輸入審查協議會，爲使散在於南方占領諸地域之敵國圖書文獻統計等輸入內地，以資日本之學術振興以及科學技術之向上，故與現地軍當局連絡，派遣第一調查班至非島，爪哇，西里伯斯，婆羅洲方面，第二調查班至香港，河內，盤谷，昭南，蘇門答臘方面，進行詳細調查敵國商社大學研究所圖書館等之藏書。並將再度派遣本格的調查團前往調查蒐集。

◆全菲律賓新聞於月前已全部統合，由本社(大坂·東京)直接經營，創立馬尼刺新聞社，於十一月一日起創刊日語報一，之外繼續發行以往之英語報，塔加爾語報，西班牙語報各一，雜誌則繼續發行舊有之旬刊雜誌一，及月刊電報「新世紀」一。又南方爪哇地域之新聞，由朝日新聞社擔任經營。禮賢社則擔任緬甸方面，同盟及其他提攜之新聞社，則擔任馬來，昭南，蘇門答臘，北婆羅洲等地域新聞之經營。

◆日本文學報國會與讀賣報知社於月前合辦「日本之母」顯彰運動，由文學報國會派遣作家菊池寬，川端康成，中野實，和田傳，西條八十氏等數十餘名，分赴各地與選出之「日本之母」對談，各作家手記已連載於讀賣報知新聞上。且此種對談及手記，

已由放送局錄音，或由放送員朗讀，遂次向日本全國放送。臺灣爲與廣東相互繁榮計，臺灣勢力近進出廣東。除經濟外，在文化方面，有臺灣博愛會以年六十數萬圓之預算經營醫院，致力於對中國醫療，防疫，衛生思想之普及等。共榮會以年八十餘萬圓之預算，來經營電影，劇場，以及刊行「新亞」，「婦女世界」，「兒童樂園」等雜誌，以介紹日本文化，之外且經營通信報機關，發行日文「南支日報」及華文「廣東日報」等。又廣東當局將每年選拔學生送臺灣留學。(田象)

◆大東亞共榮之確立，日，泰兩國文化關係亦隨邦交之鞏固而日趨緊密，「日，泰文化協定」於十月二十八日成立簽字之初，即籌備於盤谷東京兩地設置「日泰文化會館」。盤谷之文化會館，先東京將於來春四月開館。其主要事業爲日本科學之進駐及設置產業文化館。科學方面大體分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動員兩國之一流科學者，除介紹現時日本科學外，並作實地研究，如熱帶病綜合研究，熱帶森林調查，民族佛教研究等。產業文化館事業，本經濟，文化一體之關係，作動的產業指導振興，如兩國產物之分類，蒐集，製作實習，攝製電影等。初任館長爲柳澤健氏。

◆滿洲國與泰國間亦將成立「滿，泰文化協定」冀共同擔當大東亞文化建設。聞該協定現由駐泰滿洲國初任公使鄭禹氏正式進行交涉中云。

◆日本詩人北原白秋氏，於十一月二日以腎臟病逝於東京，享年五十八歲。按氏爲大日本歌人協會理事，及帝國藝術院會員。生前著書甚多，如「邪宗門」「思出」「夢殿」「黑槍」等，並爲「多摩」雜誌之主宰者，於日本詩壇上，頗享盛名。

◆日本帝國藝術院會員川村曼舟畫伯，十一月七日以腎臟炎逝去，享年六十三歲，氏生前爲日本畫壇之重鎮，曾以其作品「北海道愛奴風景」爲日本畫代表，參列意大利美術展云。(沈不文)

◆曹馬有赴蘇北之說，其作品在重慶因「蛻變」一劇招孔先生之忌，連「雷雨」「日出」都遭禁止。「雷雨」之遭禁歷史尤長，罪名爲「宣傳亂倫，有傷風化」云。

◆趙景深在上海做生意，境況不佳，停手不再寫作，唱崑曲，興致不惡，寓所且常有曲會雅集云。

◆「西風」社星散後，葉羣已不寫作，最近在上海青年會結婚。燕京詩人宋第芬自北京回滬養病後，身體漸佳，改寫劇本「姊妹大車」三部曲之第三部「鸞鳳和鳴」，手法極爲高明，又漂亮又風趣，大爲各戲院經理所矚目。宋君乃戲劇界權威宋春舫之次女。

◆子，一向研究英國詩人滋蕪，不意最近改聽作風，竟亦一鳴驚人，足見家學淵源，不同凡響！陶允德自香港戰事後回滬，任中央儲備銀行調查處專員之職，薪高而事寡，遂兼「中華周刊」之主編。後又加入「古今」社，與周黎庵同理筆致。最近念念不忘的想恢復陶家刊物「天地人」，只是少一個後臺老板款款三萬云。

◆蘆焚現在上海，除間亦有小說發表，署名「蘆焚」外，又以「師陀」爲名，寫「大馬戲團」，經佐臨導演，在牛爾登上演時，轟動一時。

◆「中國木刻作者協會」月前已在上海成立，爲事變後散漫於南方之木刻家初次之團結。

◆華北作家協會於十月十八日派遣六作家視察各地海運。計：①張秋英(筆名馬馳)視察津浦線。②張金壽視察京漢線。③任石子視察同蒲線。④李羽沈視察京山線。⑤陳松齡(筆名辛嘉)視察石德線。⑥郝慶松(筆名吳明世)視察膠濟線。(于思)

◆滿洲盛京時報社第三十五周年紀念事業附設之文化「盛京賞」，本年度授賞決定發表。科學賞授與沙眼研究者醫學博士石培榮氏。文學賞授與作家劉爵奇氏。代表作品小說「歐陽家的人們」。體育賞授與排球著名前衛之廖謙和氏。此外尚有哲學賞，分別授與滿洲語學界十人。(胡)

文化短訊

本刊四週年紀念大徵文當選作品

和平文化的指標

沐華

在我們談到某一文化問題的時候，首先不能不注意的，就一文化將要把人類的生活引到什麼地方去？

自有歷史以來，隨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演進，文化的長成也表現了各個程序的跡象，形成了許多不同階段的分野。在這悠久的歷史進程中，文化活動一直擔當了羅盤上指南針的任務，指導着那隻裝載人類一切的社會大船的路線。如果某種文化還能指導人類社會，它就必然能夠存在與發展，否則失去了指導人類社會的能力，它就會逐漸地衰退而至沒落，讓給另一種文化來代替它的任務。

因了這種原故，儘管有人認為文化形態是被社會的形態所決定，而表現在歷史事實上的現象，却是文化主宰着社會的整個動向；只有從新舊文化的歷史的交替上，才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人類進化的印痕。

對於目前正在劇烈轉變中的世界，我們從骨子裏邊追求它動亂轉變的原因，那末就不妨說現在所臨到的正是一個文化的偉大變革時代。因為指導人類世界的舊文化已破裂不堪，失掉了應有的能力，才造成世界上的種々不公不平等現象，使人類互相間生出了許多的矛盾紛亂。現在佈滿了世界的人類

大規模的自相殘殺的戰爭，不但是舊文化的惡果，同時也正是舊文化已到了末路而人類要求新文化指導的意志的表現。

這是自有人類以來的第一次偉大的變革。變革的對象並不限於某一局部問題或特殊現象，是對於整個舊世界的反動，要求另行建設新世界。換言之，就是對於指導人類生活活動的舊觀念發生不滿，因而要求另立新觀念的指導。所以這次變革，不是政治的或經濟的，民族的或國家的部份的變革，而是指導全人類的整個世界文化的變革。

因此，我們更應該覺悟這次世界文化的偉大變革，它和招來的事實一定是給人類一個全體的轉向。所有的人類生活活動的各部門，必將脫出了舊文化的險惡迷途，由新的文化領人平坦康莊的正路上去。

但，這種由動亂紛擾中領導人類轉向的新文化究竟是如何的呢？這是我們應該予以檢討的問題的中心。

二

這種指導人類世界的新文化，便是「和平文化」。

爲什麼叫「和平文化」呢？這是針對舊文化矛盾錯誤而來的新文化的基本立足點。新文化的任務，雖不止在糾正過去，然而爲了使人類生活更合理更向上計，新文化的內容是

本題的審查意見



文化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積疊，而同時又是指導，促進，和改造人類生活的指標。

每一種文化的存立及其發展，都是因爲它能爲人類生活謀福利的緣故。凡是不具此種性能，或者甚至危害人類生活的文化，其結果必然會衰落下去，而由另一種新文化代之而興。

現在世界上的文化，大別之，可分爲二大系統。一是以個人主義和功利思想爲基礎的歐美文化，一是以大同主義和道義思想爲基礎的東方文化。前者造成了強凌弱，富欺貧的種種侵略和壓迫的行爲，亦即造成了人類間種々不公不平等，而國際間和階級間的鬥爭乃由之而生。這次世界大戰，主要地便是爲歐美文化的不健全性所引發出來的。

反之，後者——即東方文化，則以互助協作，入紉一字爲其最高理想，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其根本，而

必須具有繼承過去的好處和糾正過去的錯誤兩個條件。和平是人類一致的最大要求，是人類生存進化的先決條件，因之文化的形成與活動，幾乎沒有一刻不以和平為重要立場。過去的文化，也未嘗不呼喊著和平，然而世界上始終沒有實現和平，這乃是因為過去的文化不是健全合理文化，一邊雖在呼喊著和平，而另一邊却又在製造着許多妨害和平，違反和平的事實，所以屢次引起戰亂。過去的舊文化不管它在口頭上如何談吹，但在實際上沒有給人帶來真正的和平，這自然不是「和平文化」；並且舊文化不但沒有招來和平，反而處處在製造着不平，製造着衝突戰亂，破壞了和平，所以實是「反和平的文化」，且「文化」而與「和平」立於相反的地位，那末文化的生命便已失去，決不能容其有延殘喘了。

新文化之所以能成爲「和平文化」，重不在乎我們給它一個「和平文化」的名稱就算完，重要的是如何根絕人類世界上的不公平現象，如何改正舊時代裏舊文化所造成的足以妨害和平或違反和平的事實，使人類在公平調協的生存條件之下一致達到發展進化的目的，然後才算完成了文化指導人類的任務，才能稱得起是真正的「和平文化」。

那末，在過去的時代裏，舊文化如何妨害或違反了和平呢？它造成了如何樣的事實呢？這是必須加以清算的問題。根據了這些，我們方能澈底理解所謂「和平文化」的意義及內容。

迄至現今為止的前一個時代，應該回溯到鴉片戰爭爲起的這整一個世紀的時間，這是我們所要清算的時代。現代世界各國間影響密切呼息相通的局勢，乃是從鴉片戰爭衝破了東亞門戶之後才造成的。雖然僅僅是百年的光陰，但鴉片戰片以前的世界，亞歐兩洲還不管兩個世界，那時的状态，可證之不論。

在鴉片戰爭至今日這一階段裏，指導人類世界的文化，在事實上是由近代歐洲文化居於指導地位的。

平心而論，促進世界交通，造成了今日這樣水陸縱橫，使六大洲接連如一的晚近的世界，歐洲文化是有着相當的功績，這一點是不容我們否認的。

但歐洲文化憑了什麼能够造成今日這樣開通的世界呢？這一問題，是不能輕易放過的。有些人的見解好像是這樣：「因爲歐洲文化具有科學的精神，所以能打通世界，改造世界」。但在事實上，歐洲人向世界上進出，除了東亞的一角

是在鴉片戰爭後才打通門戶外，其他的地方，是遠在十四五世紀之前就有了歐洲人侵入，而近代科學的發達，則是十八九世紀以後的事。可見歐洲文化的走向世界，並非由於科學，科學不過是幫助促進了它的性能而已。

歐洲文化之所以能打通世界，認真說來只是歐洲文化侵略世界的結果。歐洲文化向世界上進出，並非站在人類世界的共同立場上替人類謀幸福，並非在平等和平的觀念上求全世界的公平發展；它是站在白種人的優越感上征服其他人類，將全世界置在歐洲文化的支配下供其榨取。因爲歐洲文化是侵略世界的，所以今日的世界，雖然打通，却不是公平的，大多數的人類被壓迫着，生存權利操在少數民族手裏，造成了獨佔的局面。又因了歐洲文化的打通世界，不是爲了全人類而是爲了歐洲人，所以歐洲文化雖在事實上左右世界達一世紀之久，而至終也不能成爲真正的世界文化。

現在我們又該想到爲什麼歐洲文化會向世界上侵略呢？無疑地歐洲文化是一種本身具有侵略性的文化，而那種侵略性的來源，則是功利思想和自由主義。

歐洲社會的組織，自希臘羅馬時代，就確立在一種權利關係上建起社會的關係。柏拉圖的理想國便主張市民主持政治，斤斤於權利義務之相對；亞里士多德已創立了法的觀念，注重以法律確定權利，作爲社會的基本組織。可見歐洲文化自古就富於功利思想。文藝復興運動，衝破了基督教的長期籠罩，從陳舊的古典主義氣氛裏甦醒了歐洲人，正當十四五世紀之時，如瘋狂一般地向着自己的現實世界裏猛進。本來是功利思想的歐洲文化，又受了個人觀念和自由主義的鼓盪，於是形成了一種侵略的文化開始向世界各處進攻。尤其自產業革命以來，歐洲文化更因了科學的助力，很快地侵略了全世界。的確，世界是由歐洲文化之手開通了，表面上好像是歐洲文化領導着人類世界進化了一步；但在骨子裏却是歐洲文化替人類製造了無窮的禍亂。

歐洲文化侵略世界，擾亂世界，結果它自身也招來了不可挽救的破裂。現在歐洲文化已到了不得不從世界退出的時候，本無多加回顧的必要；但我們爲了再建和平的世界文化，對於過去歐洲文化違反和平的經過和狀態，是不能不予以說明的。

從國際方面講，歐洲文化侵略世界的結果是造成了國家民族間的不公平現象，因之引起了不休止的國際戰爭。

其目的則在使全世界的人類都能過共存共榮的生活。但是不幸，在百年來，東亞各民族在歐美帝國主義勢力的束縛下，竟使此種優越的文化未能發揚光大起來。

簡單一點說，前者是侵略的文化，後者是和平的文化，前者引起了無窮的戰禍，後者在使人類免於浩劫。戰爭是殘暴，是破壞，是痛苦；和平是美德，是建設是安樂。這樣說來，歐美的侵略文化實無指導人類生活的性能，它不過是少數帝國主義者及資本家爲謀其私利的工具而已。然則，對於足以促進全人類之福利的東方的和平文化，確是刻不容緩地需要倡導和展開。我們經過了這一次大戰的痛苦教訓之後，對於作爲人類生活之指標和推動力的文化，實有予以再認識和再建設的必要。肯定一點說，我們現在有確立起和平文化的指標之必要。

在沐華君的文中，指出了文化的性能是指導人生的活動；指出了前時代的歐美文化是建築在自由競爭和功利主義之上，以致造成了國際間，階級間和個人間的不平等和鬭爭，而必然地會遭到破滅；指出了今後所需要的和平文化，其本質應爲建築於共存共榮的協調主義上的集團文化，而此種集團文化則應把各民族原有的文化加以溝通，交換，融和，化合以造成；更指出了東方各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反侵略的，倫理的，道義的性格，有其本然的共同性，所以必然可以演成一種共存共榮的集團文化——亦即是和平文化，并以此種文化來促進人類間親愛互助的關係和共存共榮的集團生活。其文語重心長，殊有相當的道理，足共注意文化問題者以及世界和平者的參考。

不過，我們並不認爲沐華君的這篇文章是唯一可以滿意的關於和平文化的建設的理論。有許多地方，尤其是關於怎樣繼承東方文化的精髓，怎樣接受西洋文化之優點，怎樣融和東亞和全世界的文化以充實和平文化的內容而加以發揚光大；這些問題仍有加以詳實討論的必要。我們希望文化界的賢明之士，共同起來參加討論，以造成一種健全的東亞和平文化和世界和平文化的運動。

今日以來的世界，是國家活動的舞臺，人類的團體活動，以國家為最高主體。在那種國家活動為主體的時代裏，歐洲文化的侵略世界，便附著在國家活動向各處散佈。自十五世紀歐洲各國向海外獲得殖民地以來，至十九世紀末葉，全世界土地，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幾乎盡成爲歐洲人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了。侵略國爲了圖謀自國的發展膨脹，盡力從殖民地次殖民地榨取血肉，使弱小民族喪失了生存權而度着非人的生活。世界上的資源被歐洲強國所獨佔，遂造成一種畸形的繁榮。同時，就是歐洲各國之間，也因殖民地的分割不均，遂有貧富之別；富國更利用了剩餘的物質和雄厚的資本壟斷了世界經濟，結果富者愈富，一二國家獨佔了生存權利，不啻別國的生死存亡。因此又引起了爭奪殖民地 and 爭取資源的國際戰爭。綜觀這些情形，可知國際的戰亂由於不公，而造成世界上不公現象的，則是由於歐洲文化的功利思想和自由競爭主義，使少數國家獨佔了世界物資之故。在這一點上說，我們可以把歐洲文化叫做國家的侵略文化。

其次，再就人類的社會生活來講，獨佔世界資源的國家如近代英美等國，從殖民地次殖民地榨取來的血液輸回本國，結果也沒有使本國社會全面地繁榮起來，僅不過膨脹了私人的產業金融資本而已。產業金融資本的極度膨脹，使一國的經濟操於少數資產者企業者的手裏，財富愈益集中，大眾的生活乃日趨低落。同時，更爲了資本字數的龐大，因要求利潤而從事於再生產的數量亦激增，結果生產的剩餘和商品的堆積，影響到產業界的活動現狀，隨之而來的是經濟恐慌。資本家因了資本不能返還而停止工作，或爲了利潤的低落而減少工資，更演成了勞資的衝突。這些現象，都是由於自由競爭，使人類在社會生活上形成了窮富懸殊的階級，在各種的場合上一律顯示着此種階級的對立與競爭；而近代歐洲文化，不但是階級的製造者，且一直在支持着，獎勵着人類的自由競爭；政治上，法律上都在幫助着資本家的榨取，膨脹。這是爲了歐洲的功利思想，優勝者永遠操縱着一切的原故。在這一點說，歐洲文化又可以叫做階級的侵略文化。

從以上兩點，我們清楚地認識了歐洲文化的侵略性。鴉片戰爭以來，歐洲文化即在上述的兩條路綫上作着國家的和階級的侵略；現在世界上的一切的矛盾糾紛，都是歐洲文化侵略的產物。
「侵略」這種行爲根本就是違反人類和平的，所以歐洲文化

除了將世界引到今日的戰亂途上之外，決沒有第二條路。並且因爲違反和平的文化決不是合理的，所以歐洲文化只成其爲代表特定國家或特定階級的歪曲文化，不能算做指導人類世界的文化。

現在我們所要建樹的新文化，正是針對了歐洲文化的侵略性而言，故予以「和平文化」的名稱。
今後的和平文化，不僅要它自身不存有絲毫的侵略性，同時更要將歐洲文化長時間侵略世界所造成的不公平事實加以澈底糾正，革除，使人類世界由慘痛的紛擾混亂中回到和平進化的正軌。

爲了這樣的目的，在現時之下出發的和平文化，立場是非常顯明的。因爲人類的自由競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個人主義的功利思想也不再適應於新世界的環境；今後人類的生存，非採取團結互助的調協主義不可。並且因了此種大勢所趨，國家爲人類團體活動的最高主體時代也過去，今後的世界上各個國家和民族，決不是孤立所能生存發展的，必須集合多數國家民族在共存共榮的原則下作集團的活動。這種時代的立場，也就是今後的新文化的立場。那末，我們就不妨肯定地說：和平文化就是建樹在共存共榮的調協主義上的集團文化。

反回來說：也就是只有共存共榮的集團文化才能將世界從目前的矛盾戰亂中拯救出來而奠定永久的和平。
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時也是和平文化的基本觀念。

二

關於共存共榮的集團理論，已有過很多人加以發揮，這裡沒有重複敘述的必要。現在我們只打算就文化的立場上說明這種共存共榮的集團文化的正確性與必然性。

文化不是權力，而是從現實生活上長成的一種意識的結晶體。所以文化對人類的關係，永遠是普遍的，平等的，沒有任何的畛域或絲毫的強迫意味。

隨了人類生活活動之範圍的推廣和共同關係的日趨不可分割的緊密狀態，文化的活動，亦必超越了民族或國家的界綫之外，由於彼此的接觸，交換，而逐漸朝着融合一途進行，那是不可言喻的。並且在今日的世界上，近代生活已似一張大網般將全人類膠結在一起，如果能由各個民族的不同文化的匯合而產生出完全一致的世界的文化時，那更是我們不勝企望的事。

然而，那決不如我們所想的這樣簡單容易。由許多不同的民族文化合起來成功爲世界文化，這一種課題的背後的一面，正是要由許多不同的生活，意識，理解，感情統合在整齊的步伐之下。目前的事實距離尚遠，非經過若干階段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因爲文化是生長在現實生活上的，必須順應着生活狀態；而各個民族的現實生活，又是歷史的產物，所以文化的動盪又不能越過了歷史的階段而驟進。因此之故，在今日的世界上，各民族仍然保有着各自特殊的歷史或歷史遺留下來的特殊成分；因而文化動盪仍未脫離民族文化的特色，各在顯然不同的立場上互相交接摩擦，時常由這裏發生糾葛，實在是現世界上最嚴重而困難的問題。

從這樣的困難複雜的情形上出發的文化匯流，必須經過一種不違背民族的歷史的成因而又能超越了民族的歷史的範圍的結合過程，方能使人類的文化和文化由民族的特殊條件走入世界的共同步伐裏去。擔任此一過渡階段的，就是新興的共存共榮，集團結合。

在現今的世界上依然存在着多數的民族文化的對立，尚無所謂真正的世界文化，這是顯然的事實。然而，真正的世界文化的產生，却要從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滋長起來。必須使分立的民族文化互相朝着接近，聯合的方向上走去，將每一民族文化的特性變化成一種人類的共同性，然後才能由各方面的融會，結合，成功爲整個的代表全人類的世界文化。

然又因地理的歷史的種々關係，各個民族文化的距離是彼此不同的。有的民族因地理的連帶關係，自然環境沒有多大的差別，生活的內容和意識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且經過了長時間歷史上的接觸，彼此間發生了密切的聯繫。這樣的文化是易於接近的，雖然各自仍有其民族的特殊成分，但同時也有共同的成分。只要從共同成分上聯合幾個獨立的民族文化，使其各個特殊成分融合，交換，最後便能產生一種代表多數民族的共同文化。其他的民族因地理的距離太遠，天然環境迥不相同，又未經過歷史的接觸，彼此文化的差別非常之大。這種民族文化之間沒有共同成分的存在，是不易接近的，強令其融合在一起，必然會互相排擊，衝突，使書起來的。因爲有這樣的區別，故可斷定若是直然由許多複雜的民族文化上產生世界文化，是不可能的。必須先由集團來統合比

較接近的民族，使多數分立的民族文化歸納於少數的集團文化；然後方能在有系統有組織的集團文化的交流匯合上打下世界文化的基礎。這種步驟，是人類進化的必然的過程，也就是由許多民族文化進至於共同合一的世界的必然的過程。

集團是代替原有的民族或國家的單位而為人類團體活動的更大結合，當然不止限於文化方面，凡屬於生活活動的各方面，不論是政治、經濟的，都要在民族團結之下集中起來，將個別的活動轉變為共同的集團活動，固不待言。不過我們覺得只有在文化的意義上，這種集團的存在是更重要的；同時也只有結合不同的民族文化而為集團文化這一聖業，才能便集團的存在與活動成為有生命，有進步的東西。在這裏，唯一的關鍵，便是集合多數民族或國家的集團，必須在共存共榮的和平立場建造起來；結合不同的民族文化而成的集團文化，也必須是共存共榮的文化，方能正確地完成上述的時代的任務。

但，如何是共存共榮的集團文化呢？那就是：
第一，應該是普遍的；第二，應該是平等的。

集團是多數民族或國家合成的在同一環境之下共存生存發展的團體，集團文化便是順應了此種要求而然的反映在共同生活活動現象上的共同的文化。既然叫做共同的文化，當然就不是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所能獨霸；也不是借著任何的侵略勢力征服多數民族或國家，使其放棄本身文化而被另一不熟悉的文化統治支配着。如果這樣的話，便是以某一個民族文化去侵略別的民族，雖然達到統治者的地位，究竟不能成為民族間的共同文化，仍然是侵略者的片面的文化。近百年來的歐洲文化對於東亞民族的關係，便是極好的例子。鴉片戰爭以來歐洲文化的侵略東亞，是純然站在西洋人的生活立場上，完全抹煞了東亞各民族的原有文化，悍然不顧一切地施行種種暴力的壓迫，結果是歐洲文化獲得了暫時的勝利，而且直接間接地支配着東方人的全部生活。然而，我們能夠因此就承認歐洲文化是我們和西洋人的共同文化嗎？任何人都不會作此想法，原因是歐洲文化的得以支配東亞民族，並非由於它與東亞民族的生活有若何親密關係，而只是出於一種力量的侵略。所以歐洲文化支配東亞各民族經過百年之久，徒使東亞局勢陷於支離破裂，此外一無成就。由於這種教訓，我們應該覺悟共同的文化，必須是依據多數民族的生活為基礎，包容各個民族文化的質素，使其普及於整個的集團活動之上。換言之，集團文化是融合了不同的民族文化

化而產生的另一代表多數民族精神的新文化，並不是以某一民族的文化代替其他民族的文化。集團文化之內含有每一民族文化的成分，因之集團內的每一民族都為共同文化的所有者，都信任它是民族生存的進一步的表現。這樣建樹起來的文化，才是共存共榮的文化。

然而，事實上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別還是很多。因了風土氣候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發達與否，至為不齊。現在東亞各民族間，就非常複雜，有中國印度的世界最古老的文化，有日本的治古中外於一爐的最有力的文化，同時又有南洋各民族的幼稚落後的幾乎近於原始時代的文化。有如此巨大的差別的東亞民族，在生活上，血統上却天然形成了一個生存集團。如果依照上述所說，由各個民族文化上融和而成為共同文化，在有文化史實的民族，如中國，日本，印度等，那是當然的。但在沒有文化史實的南洋各民族，勢不得不完全接受別個民族的教育和領導，使其由幼稚的原始民族生活逕直達到集團生活，由初期的文化形態逕直步入集團文化的形態。不過，這一方面的重要條件，就是平等關係。為了適應共同生活的集團活動而樹立共同的集團文化，並為了集團文化的普遍於各民族而由先進民族教育領導落後民族，這是一種義務。為了達成這種生存集團的任務，各民族不論文化程度的差別如何之大，但生存發展的要求是平等的，先進民族必須是親愛互助的平等關係上扶植落後民族的生活，提高落後民族的文化，要這樣，才能使落後民族日趨健全，成為生存集團的有力分子。過去歐洲文化對待殖民地的民族，完全是自私的不平等待遇，失去了落後民族的同情和信仰，終於遭逢到自取滅亡的命運。並且不止先進民族與落後民族之間是如此，所有的各民族國家間無不如此。必須對於人類是平等的文化，才能得到全人類的信賴。民族文化對於民族內部的人民是平等的，故能成爲一整個民族的共同信仰；集團文化也必須對於集團內的各民族完全平等，始能有效地推進共存共榮的集團活動。

總之，由現時代下出發的新的「和平文化」，不再是競爭的國家文化或階級文化，將是共存共榮集團文化。共存共榮的集團文化，沒有功利思想，沒有侵略別人一味自私的偏狹觀念；是立脚於各民族的共同生活的關係上，匯合各民族的意識和精。普遍平等地適應於集團的全體生活活動上的共

同的文化。

四

根據上節所述，我們不但知道了現時代下的文化動態正確着集團文化的路上進行，並且更知道了集團文化的主要精神，在於結合有密切關係的民族國家營共存共榮的團體活動，來挽救人類的浩劫。

今後的世界，將是幾個生存集團活動的世界。因之今後的活動進為集團活動，由民族文化進為集團文化，是人類進化史上最大的事件，從這個途徑上便可聯想到世界大同的理想決不是如何渺茫的。

現在我們談到東亞集團的文化問題。

我們是東亞人，對於東亞各民族的共存共榮以及集團文化之建立，自然是特別地關心。近年來在中日兩民族之間，因了飽嘗事變的教訓，已有大多數人覺悟到過去的一切錯誤都是文化上出發的錯誤；過去中日兩民族都太重視了歐洲文化的價值，都不免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發展而忽略了彼此的共同立場，遂致生出了慘痛的裂痕。因之現在「東方文化再建」的呼聲，「中日文化交流」的呼聲，已成為兩民族目前一致的要求。自昨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情勢又爲之一變，所謂東亞問題，已不僅僅是中日兩民族間的合作問題，而是整個的東亞全民族的生存解放問題。同時所謂東方文化問題，也不僅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問題，而且是集合東亞各民族於同一的生存集團之內，匯合所有的民族文化之素質來建立共存共榮的東亞集團文化的問題了。

那末，怎樣的文化才是共存共榮的東亞集團文化呢？並且我們將如何促成它的實現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必須根據東方民族原有的各種文化的共同質素以建立一種基於倫理關係的意識文化。文化決不能離開人類的社會生活。文化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精神表現，同時也指導着促進着人類的社會活動。文化的領域包容全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各部門，而其作用則是在於定一種適應現實生活和環境的人類的社會關係。凡是一種文化，它的實質總不外對於某一社會的生活活動加以決定，使每一人的行為依照它所決定的路線去處置本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從這一點出發的各種思想，學說，雖然

有範圍大小的不同，有研究對象的不同，但既是聯同的社會關係的見解上發展出來，便是屬於一個系統的東西。

世界上各民族文化至今雖各自分立着，惟從它所決定着的社會關係的基本形態上看，則可以歸納為兩大體系，即是東方的倫理的文化，和歐洲的權利的文化。

歐洲文化的骨幹，是將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置於權利義務相對的關係之上而出發的。在這種社會關係的決定下，個人和社會處於對立的地位，僅僅用一點權利義務的觀念維繫着，於是整個社會成爲一種混合組織，社會意識便被強烈的個人意識所吸收。個人對於社會，除了盡一點法定的義務之外，可以自由地爲自身的利益去活動，社會不能加以干涉。人人都是如此，而社會上的利益是有限，結果便不免競爭，競爭就不免是優勝者奪去了失敗者應有的利益；最後形成了不公的生活現象，而社會本身也生出極大裂痕。這種危險性在科學時代之下，尤爲嚴重。

因爲科學是一種方法，是一種利器。但科學是盲目的，它的本身是毫無意識的冷酷的東西。如用之得當，科學固是福人的工具；用之不當，又是禍人的毒物。所以在現今科學方法日益進步的時代，用如何的東西能够主宰了它，使其朝正當的途徑發展，是晚近人類的最迫切的問題。

主宰科學的東西，便是合理的社會關係，和正確的文化指標。社會，文化都是有意識的活動，將無意識的科學置於社會文化的意識主宰之下，科學才是給人服務而不是支配人的東西。

歐洲文化的意識根本決定了不正當的社會關係，所以歐洲文化不能主宰科學，反受科學的支配成爲侵略文化。歐洲的社會關係建築在功利觀念上，所以不能控制科學，反被科學的蹂躪而加重了階級的對立和爭鬥。在現今的世界上，科學是把持在少數民族的特定階級之手，觀爲獨目的利益而用以侵奪弱小民族和貧苦階級的。在此情形之下，科學愈發達，少數的侵略國家或特定階級的地位愈鞏固。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和貧苦階級的危險愈加甚，再繼續下去，把握不住科學利器的人，非被科學逐出世界以外去不可。所以目前的世界，想起來令人戰慄。

科學是「治事」的。文化是「治人」的。人是生存的主體而事是人的附屬體，所以科學非置在文化的主宰之下不可。文化主宰科學的方法，非從私人手裏解放出來，從權利觀念中解放出來，使它成爲公平的，服務的不可。

歐洲文化建立在權利義務的社會關係之上，是重視了事物的對待關係而忽略了人的對待關係。這是歐洲文化的最大缺點。文化決定社會關係，目的是在乎調整因了生活的共同活動而招來的人與人之間互相的對待關係。因爲人類的求生慾望，在對物的關係上是自私的，而且是貪婪的，權利觀念便是自私貪婪的表現。另一方面人類在互相對待的關係上，又因了生活的共同性和意識的一致，則是公正的，調和的。人類具有以上兩種不同的關係，社會活動便表現了綜錯複雜的形態。但文化所要決定的社會關係，是人類互相對待的關係，如與人的關係有了決定，對物關係隨之即可決定。如忽略了對人關係，單決定對物關係，則人類之間必由物的要求而起糾紛，結果都不會弄好。所以真正的文化，必以決定人類相對關係的倫理觀念爲根本立場。

東亞各民族的原有文化，差不多都是以倫理爲主要內容的文化。倫理是一種觀念，表現於行爲上的是道德仁義，所以稱之爲道義的文化。

中國的儒家哲學，完全是置重在倫理的社會關係之上構成的。至今中國社會的組織，猶以家族爲基本單位，正是一個純然倫理的組織。印度文化的精神，是由倫理觀念發展出來

的。更積極更廣大的精神。日本文化是收容了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新的結成體，所以日本的社會，家族制度至今還存在着；社會關係是平等的，工商業的發展已超過了歐美諸國，而階級的對立則並無歐美顯著的。尤其日本民族的忠君愛國的精神，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正是集合了東方民族的倫理觀念的全部內容而成功的一種最有力量民族的文化。

由此，可知東方文化是倫理的，道義的文化。因此了此種文化上的共同性，東方民族的共存共榮，是天然的。而共存共榮的集團文化，自是捨此莫由了。不過，文化是演進的，舊日的倫理觀念，未必適於現時的生活。並且過去多少年來，東亞各民族雖然接觸很多，生活究未打成一片，所以同爲倫理的文化，內容却不無觀念上的差別。現在大東亞共榮圈已在發軔，今後東亞各民族將緊密結合，營共同的集團生活。依據了共存共榮的集團生活，我們的倫理觀念應由各民族的親愛互助關係上發展出新的內容，新的方向，那末東亞的集團文化，才可以具體結成，共存共榮的和平的集團活動才能順利地發展。這是需要我們東亞各民族一致努力的。

事軼人聞

詩人哥德斯密(英·O.Goldsmit十八世紀)在從事寫作之前曾做過醫生；不管怎樣他是幹了那種營業。他是幾乎不仰賴神靈之力便不知對病人如何措置的高手。但是，所謂醫生究竟是可貴的呢，哥德斯密在改行做了詩人之後，仍然有很多病人特地由遠方來找他診治。當那種場合，好脾氣的詩人便快活地立起來說：「怎麼啦？給你診治診治。」於是仔細地地診脈。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庸醫，但同時又因爲想不起這人世上有所謂明醫來，所以也就不必對誰客氣了。

一天，跑進來一位極複雜的婦人。那時高興的詩人，因爲桌面上堆着書店方才送來的稿費，心裡正在想人非之地思忖着「買『天國』用什麼方法最爲便利呢？」

婦人哭着說：「先生，我丈夫病了，連食物都沒下嚥。可憐可憐他，請您給瞧一瞧吧！」

好脾氣的詩人聽了之後，立刻慌忙地跑了出去，好像是拉拽着那婦人。跑到她家裡一看，病人躺在牀上，瘦得活像個魚乾兒。詩人診了診脈，並不見什麼徵候。再一詳細的探問，說是並非食物全然不能下嚥，乃是沒有可下嚥的食物。詩人爲了慎重起見，讓他張開了嘴；啊，那喉嚨廣闊得幾乎連約翰遜博士來着大辭典都可以通過的！

可尊敬的醫生，用慎重的表情說：「好，我知道了。藥我家裡有，回頭你去取去。」

那婦人過會兒又到詩人家裡去。

「服法等等，都詳細地寫在裏面。」詩人給她一個小盒，她拿在手裏覺着比藥沉重，但這比分量輕便她高興。她回到家裡，趕緊地打開盒蓋，隨着翻出來的不是藥而是金幣，紙包上面，詩人這樣寫道：

「必要時服之，分量要適宜。」

醫生要真使病人病癒，方法是無窮的呢！

薄田泣董

中國近代元首印象記

①

江亢虎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屬爲撰文。以余近四十年來，與中國政局常有間接之關係，於歷任元首，每多私人之往還，因舉此爲題，俾追記其事。余記憶力夙不強，年月日及數目字遺忘尤速，往々於過去一星期事，已模糊影響，苦索不得，況四十年間乎？且此四十年間，除最近二三稔外，未嘗一當政局之衝，各元首皆相與於無相與，或偶一晤見叙譚而已，並無朝夕過從之雅，更非艱難共濟之交，踪跡既疏，印象亦淺，雖加詮述，無足覽觀。至於舉措設施，別有官私史記，是非功罪，宜聽後世公評，此文姑記一時之印象，個人之感想，作新聞剪片觀可耳。滄桑屢變，恩怨胥忘，記憶容有失真，紀錄務求核實，文字亦取通俗易曉，以副主編者所鑒之本意云爾。

西太后、光緒帝

不稱慈禧太后，孝欽皇后，德宗皇帝，而曰西太后光緒帝者，從俗也。兩人同爲一則者，因兩次觀見，皆母子同朝未嘗有單獨瞻對之機會也。第一次在辛丑冬，拳亂後，和議成，由西安回鑾時。余以弱年未秩，隨衆參加迎鑾大典。當日天氣晴朗，由永定門至正陽門大道，灑掃清潔，鋪填黃土（前清時御駕所經皆如此）。文武官員，各按品級，衣冠齊楚，兩旁分立，當時似已御皮冠裘衣。自辰至午，久候無訊，行列漸亂，屢有軍警持鎗乘馬往

來接巡。一時忽聞淨鞭響聲，頓覺滿街肅靜，恭迎者皆匍匐道左，低首不便仰視，彷彿儀仗甚盛，隨見多人，簇擁肩輿數乘，簾幃有開有閉。余窺見一婦人，挽平頂髻（俗稱兩把頭），爾後詢知即西太后。又一人衣冠端坐，體貌清癯，即光緒帝。尙有數人，則皇族及妃嬪也。肩輿過後，隨從夥頗，有策騎者，有步行者，迤邐難香，不似前備之整嚴矣。

當時有一事，爲余生平所不能忘，且至今絕少人知，余亦從未道及。余自戊戌至庚子，隨官在京邸，親見維新百日之成敗，及

義和團事始末。庚子七月，京津告警，倉皇出走，轉徙近郊，備嘗艱苦。是年臘尾，重返舊都，聯軍蹂躪情狀，耳聞目睹甚詳，一聞回鑾之訊，即擬親遞雙法條陳，首請實行立憲。時寄寓外舅劉幹卿先生處，每趁夜闌人靜，閉戶篝燈起草，修改再三。私計迎鑾時，當突出欄輿投進，雖受重譴不顧也。不意事前一夕，爲外舅所偵知，以爲此滅門之禍，且將牽涉連坐多人，力阻不令出門。革命內子將余衣冠藏匿，臨時余從友人假得一襲，大小殊不稱體，行時仍經外舅周身檢查，同車偕往，故原裝始終未

得攜帶。但當乘輿經過時，忽然心機一動，欲起立奔赴，攔截呈訴。外舅見余甫伸一足，即出全力掣其肘，比擇脫時，已望塵莫及。時附近秩序略有譁亂，幸人漸四散，無顧及者，然及今迴思，猶若有餘憾也。

第二次乃光緒廿八年，即壬寅春間（？）引見之時。余以主事職分刑部，例須隨班引見。時寓宣武城南丞相胡同，距大內甚遠。記得夜半即起，駕驢車，由宣武門入正陽門，即見皇城，紅色高牆，內外隔絕。循城根東北行，至東安門，再過御河橋，乃抵東華門。後民國二年兵變，東安門樓毀而未修，又數年，並門基拆去，不復存遺蹟。皇城先開缺口數處，以便車馬行人，後亦陸續拆去。舊日城根，今成馳道，城

駁變質，經手人所獲不貲，今一帶新屋，多以舊城駁築成。東華門本爲紫禁城口，禁衛森嚴，下車步行，一小時許，繞過三大殿，乃望見乾清宮。於時曙光初啓，覺憧々往來者，多翎頂輝煌之人，偶遇一二乘馬及乘二人肩輿者，則王公老臣，特選異數者也。余等數人，齊集宮前階下，旋由各部堂官，尙書侍郎，帶領

所屬，僂僂而升，及門而止。有人遞綠頭籤，綠頭籤以硬紙爲之，油漆如竹板，長約一尺，寬約二寸，頭染綠色二寸許，全身白色，墨書引見者姓名籍貫年歲出身。一遇傳呼，本人即應聲進上一步，自報履歷，與籤上所書者同。上手持綠頭籤，縱目下視報名之人，偶有問答，否則即退。余初窺見，堂上高座，前後二人，光緒帝在前，西太后在後，重未垂簾，兩旁侍立者甚衆，不能辨見面目。帝沈默一無動作，太后則左右顧盼，似頗忻愉。退出又見他屬魚貫而入，蓋召見者一人獨對，引見者多人旅進，除報名外，無多言也。

以上兩次觀見，皆不過一瞬間事，且威嚴咫尺，亦無審辨寬詳。所見西太后光緒帝，反不如外間照像之清晰。惟照像過於修飾，且嚴粧盛服，實際平居並不如此。西太后體格非高，滿俗上梳平頂髻，下著凸心鞋（俗謂花盆底），便覺頹然而長。光緒帝身裁中等，眉目尙英俊。所傳遺聞軼事，雖不盡可徵信，然兩宮積不相能，屢有廢立之議，光緒帝死在西太后前一日，無怪外人之多所揣測也。



被捕經過

是一無證據可得的。却不料先被捕的人，當時已經自首，於是密探們對我一找就着了。

二

共產黨在南京活動，往々不到半年就被破獲；雖然一再恢復組織，但終不能打定堅固的基礎。因為南京是全中國的首都，警備自然相當嚴密；但從人口的衆多複雜和街道的曲折縱橫而言，却是遠不及上海；而且又沒有足供秘密工作人員潛伏的租界。在這樣的環境中，共產黨活動原非容易展開。

加以共產黨本身，向不愛惜黨員的生命。雖然環境怎樣地險惡，他們還是要鞭策黨員加緊工作，這樣精神固屬可嘉，不過冒險過度，確也易出亂子。其次，做共產黨的大都是窮光蛋，能領得豐厚的津貼而過優裕的生活者，僅有少數高級的黨僚罷了——而最反覆無常，出賣同志的，也正是這班只想靠革命而升官發財的人。一般下級的負責份子，則雖然知道了處境危險，往々沒有多錢遷居，沒有路費逃遁，因此很容易被捕。最後，共產黨對於下級黨員，最重灌輸政治意識和批判工作成績，至於如何做秘密工作的技術，大概是只許給幹特工的人學習的吧，普通的黨員除從本身的工作經驗中得到一點外，就沒有特殊的訓練。活動技術不精，自難保衛自己了。我的被捕，主要的因為疏於技術。當我見到形勢險惡時，雖曾遷居了一個房間，可是終未逃避或隱匿。其後見無動靜，也就不甚介意。我想，要是警政當局僅因我有嫌疑而加以逮捕，則結果徒然引起同學們的反感罷了，在我這方面

李是聞畫
楊光政作

在春季開學的那一天，我的房裏陸續搬進了兩個同學，一位姓左，對我一向很表好感，另一位並不相識。那天夜裏，大家都已睡熟，黑沈沈的夜幕，包籠着一片神秘的死寂。突然「碰碰碰……」響起了一陣敲窗門的聲音，接着，「電報！電報！」傳來了幾聲緊急的呼喊。

同房的老左起床開門出來，我在昏睡中只見一陣電筒的光亮，在房中閃閃爍爍地掠着。

「你叫什麼？」……好像是那個送電報的在問老左，老左說出了他的名字。

「你呢？」那人走向另一隻牀鋪，電筒光對着另一位同學照了一陣。

「唔……誰？……我叫……呵……」那位新搬來的同學，睡得迷迷糊糊地。

「你不姓楊麼？」那人又追問着。

「不，我姓……」那位新搬來的同學，答了話，翻過身，又管他自己睡覺了。

「敲！敲！……」皮鞋聲向房裏響進來，電筒光閃到靠裏牆壁排着的我的牀鋪：

「姓楊的是你麼？」

「唔——」我坐了起來，我疑慮住在鄰間的老母發生了什麼事，測我抹着惺忪的兩眼，急於要知道電報上傳來了什麼噩耗。

「起來！起來！」口氣忽然變得嚴厲了。這時我隱約地看見那人後面還跟着兩個人。

「有什麼事情？」實則我已明知他們的來意，但我還要故裝鎮靜地探詢。

「什麼事情？警備司令部請你去！」小麻皮冷聲得意地彈出這句話來。

「拿拘票來給我看看。」

「好，你看！」一張紅面雙頁的派司樣的紙授了過來。

我在那人的電筒光下，手撐着在枕上，把這拘票一字一字，一行一行地細讀下去，好像是在看法律條文一樣。這倒不是企圖拖延時間，而完全是想見識見識。

「快點起來！起來！是拘票就行了，還要看什麼！」

小麻皮不耐煩我的研究精神，把拘票收了回去。於是我就默々地穿上襯衫，西裝褲，外套大衣……

因為宿舍電燈的電流已經停止了，所以老左點上了一隻洋蠟燭。

這時我才看清楚站在面前的是一個戴墨晶琥珀眼鏡，身穿藏青中山裝和黒大衣，身材矮小，臉黃頰瘦的麻皮。而限在他後面的是兩個腰邊插着手鎗，穿着黃色軍服的憲兵；並且還有一個穿黑便服，土老兒式的胖子。

「這些東西都是你的麼？」那麻皮用電筒照着書架上的書和釘在牆壁上的照片。

「是的，」我回答。

「把他的東西檢查一下，書籍，稿子——把這些照片拿下來，帶到司令部去！」叮囑着那個胖子後，便走出房外去了。

那個胖子把我釘在牆上的照片拆了下來收去了。空氣已經緩和了些，於是老左關切地問道「是到什麼地方去的？」

「憲兵司令部。」胖子回答，態度倒還和善。兩個憲兵站在床口，不聲不響。

「是警備司令部。」我因為看過拘票，所以爲他辯正。

「是的，是一個機關。這時，他在我的抽屜裏搜出了一卷文
稿。」

「唔，那是我明天要送到民報館裏去的稿紙。老鄉，對不
起，請你留下了吧！」這一卷的確是我為民報主編的一週
刊的稿紙，但其內容却是對於種種左傾讀物的介紹，倘被搜
去，未免就是一件物證，因此我懇求他們不要拿去。

「好的，好的。既然是報館裏的稿紙，那就留下吧。他不知
深思地就把稿子，交還了我，我就急忙轉交給了老左：「老
左，請你明天代我送去吧！」

接着，我又裝着不明白地問：「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呵？」
「我們也不大清楚。不要緊的，你們先生去了，馬上就可以
出來的。」他倒在安慰我咧。

「讓我通知一下師友吧？」我的請求得到了允許，馬上寫了
三張名片，交給老左，請他轉交給幾位對我一向很愛護的教
授和朋友，他們都是與軍政當局私誼極厚的，內容大致是
說：「茲遭警備司令部無故逮捕，敬懇鼎力營救」等語。

「還有別位師長和同學，請你代為通知，並請你設法營救，
對不起你。」

「一定，一定！我明天早晨立即通知他們。下午我來看
你。」老左慨然答應着。

「殺！殺！殺！」小麻皮的皮鞋又敲進來了。「有什麼
搜查清楚？」

「沒有。」憲兵們也像有點兒拘束了。

「好！那末走！」

三

我在兩個憲兵和兩個密探的包圍中，走出了房門。幸而沒
有輾轉起來，不致於像一個囚徒，大概因為他們認爲我是一
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之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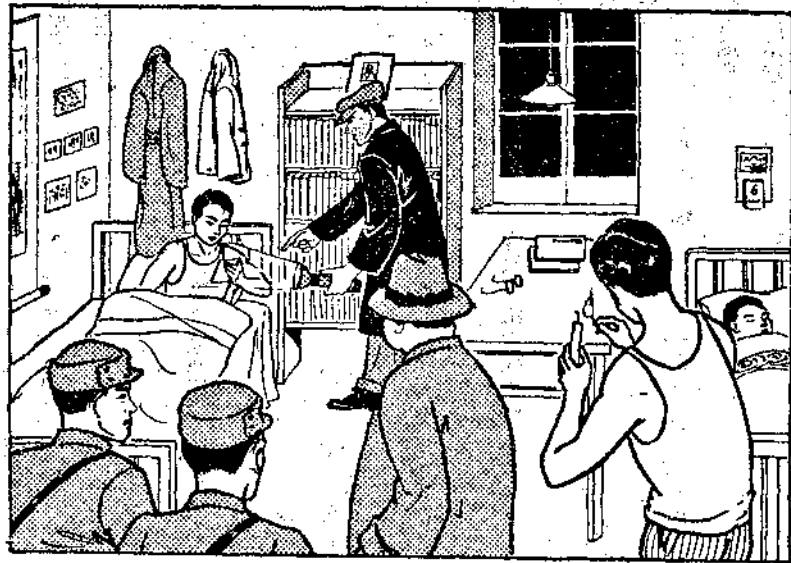
「你們先走，我到那邊去望。」小麻皮打右邊去了。

將到樓梯的時候，我想到沒有戴上眼鏡，於是只得請求了：

「對不起，我的眼鏡忘掉戴了。讓我回進房裏去，戴上眼鏡
吧？」

「好的，眼鏡不戴是看不出路徑的。你跟一跟他去。」胖子叮
囑一個憲兵押着我。

我走進房中戴上了眼鏡，身後跟着一個憲兵。
小麻皮又走進我的房裏，問那憲兵：「搜着什麼東西沒有？」



「沒有——他要戴眼鏡。」

「好，那末走！」

我們下了樓梯，走出了宿舍門口。糟糕，旁邊跟着來了三
四個人。呵，是誰呢？一定是一個受到同樣命運的人了？

那末，是老牛呢？我心裏默想道。

待兩方匯合起來一看，果真不錯，是老牛，在他的身後也

跟着憲兵和密探。我心中在爲這個老朋友納悶，但自己有了
一個同伴，又覺得減少了些孤獨。

空間灰黑々々地，天色碧青，電筒光一燦一燦地照得路上
發白。

像躑躅在荒郊一樣地，我們默々地向前走去。
穿過了樹林，跨過了牆角，又有一簇人影匯合攔來。唔，
這是誰呢？那可想不出了。

走，由他們陪送着走，哈，倒像是幾個大人物呢，有衛兵
保護着。

走出學校大門，折向右行，有二輛後面洞開着進口而沒有
窗戶的貨車——不，是囚車，停在成賢街路旁。囚車爲什
麼不停得近點呢？想來是爲怕走漏風聲吧。

「上去！」麻皮說了一聲，大家踏進了車廂，又喊了一聲
「開車！」

「咕！咕！咕！」汽車啞了喉嚨似地叫了幾下，於是
「嘟嘟嘟……」破了脚似地滾過去。

「倒霉，七八個人只抓到這幾個，漏網了一半！」那些密
探在講着話。

電筒又向周圍照了三四下，大概小麻皮在查視有沒有逃掉
一個吧？但我却可以借光窺視一下那個猜不透的誰了。
噢，是已經回到老家去的老洪呢，怎麼會抓得來的？

我在顛簸得像狂犬的軍中，靜默地從車後的空隙裏欣賞着
街頭的夜景。沒有絲毫生氣的街，家家都已上緊了門，連狗
叫也難得聽見一聲。暗淡的路燈，儘是一盡一盡地飛過去，
參差不齊的樓閣牆壁，遮遮不斷地往後流掉了。

這時，除掉那些密探們在談着斷續的話以外，就只聽得這
汽車的脚踏滾動，或在轉彎時的啞聲叫喊了。

終於懶洋洋地汽車停下來了。面前便是警備司令部。

四

我和老牛，老洪下了車，看見旁邊也停下了一架汽車，停
下一個人來。原來這是老黃。我們四個人好像不相識似地不

交談一句，甚至看都不隨便看一眼，由那些黑袍子的特務員和黃制服的憲兵，押着帶進了警備司令部的大門。經過了三重憲兵把守的門限，在走廊中打了三四個轉彎，於是走到了一間檢察室的客廳裏停下了。

小麻皮走上來在我們四人的身邊搜查了一回，得不着什麼，便叫我們坐下，命兩個憲兵看守着，他自己又忙別的事去了。在暗淡的燈光下，我們四個好像異鄉的旅客，在一個小城市的火車站裏，孤零零地在等車一樣，老是不見有火車開來，簡直要沈沈入睡。但當看守的憲兵離我們稍遠一點時，就細聲地交談起來。

隔壁那一間可是不同了。好像火車站上的辦公室，不時發出破寂的皮鞋聲和高談聲。電話鈴聲緊密地響着：「……？楊抓到了。……那一個姓楊的？沒有。……一定是漏網了。……一共？一共有四個。……唔，都是冷貨。……」那位與我同姓的同學，因他曾與「軍委」接洽過，後來我聽說「軍委」被捕，就叫他藏匿起來的。至於小麻皮稱我們爲「冷貨」，大概是因爲我們被捕時很馴服，不像他們想像中那副桀驁不馴的模樣吧？

當時我們還不知道案情的嚴重，認爲這次不過因爲我們在「救國會」裏活動，所以被捕的，因此在默々地等待着當夜就審問，判決，釋放；甚至還憂慮着耗了一夜的精力，明早爬不起來上課呢。

可是，看守的憲兵在一班一班地更換，而他們却沒有人來打招呼。我們也曾分別地去廁所裏小便過兩次，藉以散心，但一回進去坐下了，却又覺得焦急納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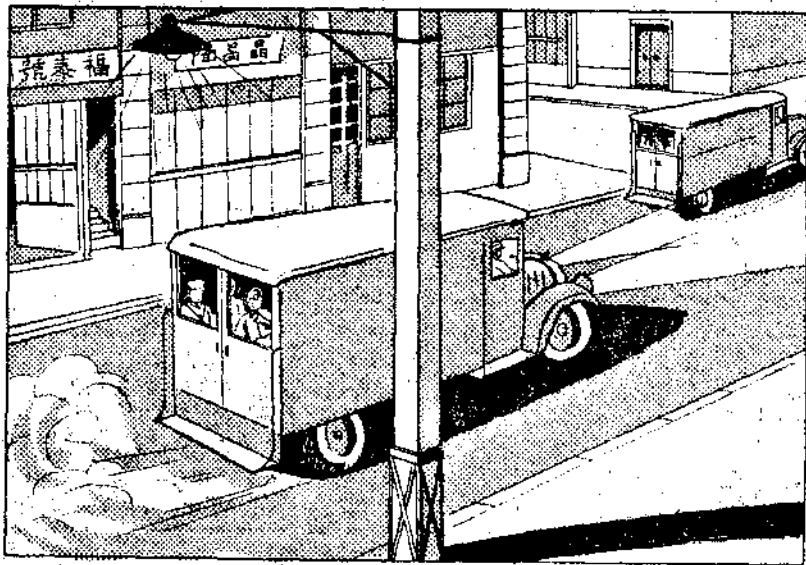
大概是巡夜的憲兵隊，「殺！殺！殺！」地走進來，到了檢察廳前面的階上：

「立停——」「殺！殺！」「向右——轉！」「殺！殺！」「稍息！」「殺！」「立正！」「殺！」「解散！」

於是轟々地分散了。

麻皮走上來搜我們的身體。我解開了西裝鈕扣讓他摸和搜。身上只有幾角小洋，七八張飯票，一枝自來水鋼筆，我自己費心刻的圖章，一點也沒有秘密的東西。接着又搜同來的三位同學，也只有些無關大體的小字條兒和校徽等。

晨曉初露的時候，似乎在什麼地方的曬場上傳來了一縷深出的「打的打……」的軍號聲來。接着又傳來了「一，二，



三，四，！」「一，二，三，四，和囉，囉，囉……」的嘈雜的軍號聲。

隔壁檢察廳辦公室裏的電燈熄了。檢察員已經換了一班。茶房拿了燒餅，油條油煎饅頭和熱開水送進去。可是我們却連水都沒有喝。天色已經通明，正是萬物生動活躍的時候了，但我們却被押在這間陰森森的屋裏！

(待續)

白樺派 日本文學家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志賀直哉，柳宗悅等於一九〇八年(明治四一年)發刊「白樺」雜誌，奉託爾斯主義，一時乃構成文壇上的一種勢力。此派的特長在於肯定個人的特質，各自探求自己的世界，以友誼與親愛以期促成精神的向上。十周年紀念號發刊後，不久即行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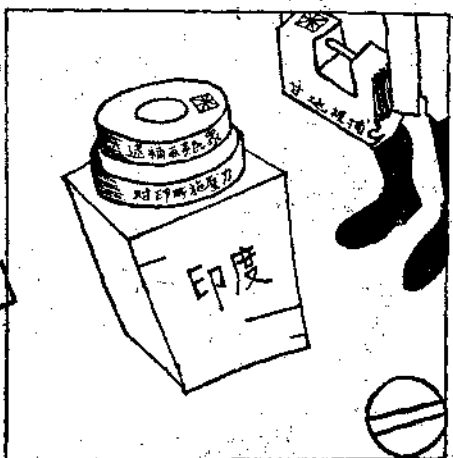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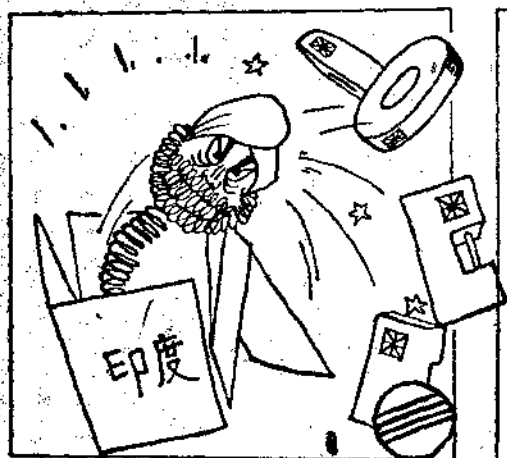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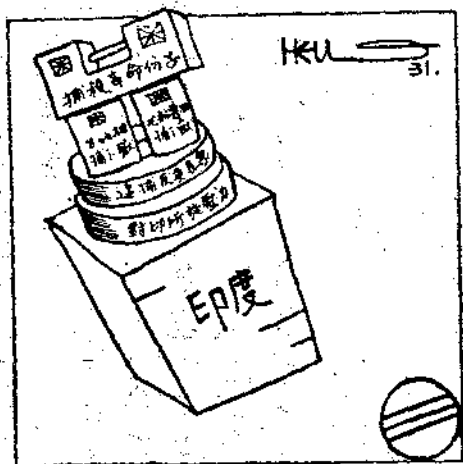
餘裕派 日本文學家夏目漱石，正岡子規，森鷗外，高濱虛子等的一派。他們以綽有餘裕的心境觀察人生一切現象，不像自然主義那樣對人生認真得至於氣急耳赤，是出之以低徊態度的。他們對表面人生是不觸著的，但其表現手法，在微溫與回避之外，更深觸到人生的真實。其觀察的奇警，詞采的清新與道德的中庸是他們的特色。

新感覺派 一九二四年，日本，創刊「文藝時代」雜誌的新進作家們被稱爲新感覺派；川端康成，橫光利一，中河與一等屬之。在文學上他們主張新感覺，以官能的描寫爲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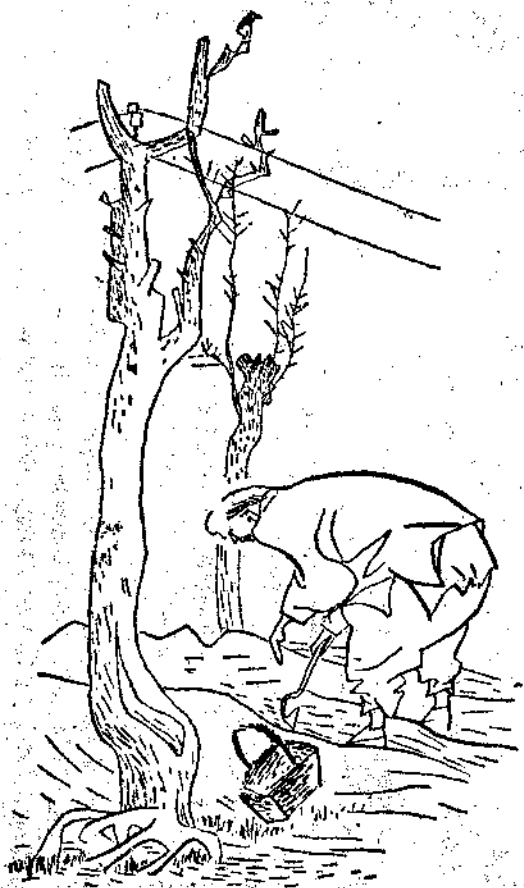
新技巧派 芥川龍之介，菊池寬等，新思潮系的作家屬於此派。當時日本的文學傾向自由主義走向現實主義，他們因不滿於現實主義的未能登峰造極，乃以無傷於現實感爲原則，做若干技巧上的嘗試。龍之介的「鼻」是此派成功的代表作。

費邊協會 (Fabian Society) 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蕭伯納及經濟學者韋伯夫婦等組織的學術團體，創立於一八八九年。其目的在於研究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并普及之。他們的主張是：「爲一切人類的幸福，土地與資本應逐漸由公有階級解放出來爲社會所共有；如此則國家的自然財富可以公平的分配給國民全體。現在由於生產的進步與金融資本所生的利益，大部分是供資產階級所自肥，因此，勞動階級爲了維持生活不得不隸屬於資產階級……我們期望着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以及與其俱來的社會制度的轉變。爲了達成此目的，我們竭力普及關於個人與社會的，經濟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諸般知識。」

頁 專 描 素 · 刻 木 · 書 漫



〔左〕「壓力越大，彈力越大！」北燕作
 〔下左〕秋風殘陽，隱隱零作
 〔下右〕「生勞碌水聲裡」葉未行作



伊藤慶之助先生

訪問記

呂風



初次會到伊藤先生。還是一年多前的事，那時在同公廨一位青年畫家的畫室裡；他告訴我今天的先生來看他，當時爲了要瞻仰日本「春陽會」重續的畫家，晚飯後便集在他室中聽他撥弄他的六弦琴。

在室中開了一隻淡青色的小電燈，伊藤先生含著一隻捲烟，輕輕的吐著在北京旅行時感到有趣的生活；當時都深深的嵌在我的腦中。

是個深秋的日子的早晨，我找到一位能把我合文法的日子解釋清楚的小姐，走上伊藤先生家的小路，除了我們踏著沙子的響響外，一切非常寂靜。

「是那位呀？請上樓來吧！」當我們被引進二門後，伊藤先生在樓上的畫室裡，這樣招呼著。

「先生還認得我嗎？」我把名片送過去。

「啊！啊！清楚得很，去年在兒玉君畫室的：君吧！許久沒見了。」先生擺動健壯的身軀，響亮的笑容。

「先生正在忙著吧？」

「不，今天是星期日，我也是休息的，只等青年的朋友們拿畫來看。」先生把自己的學生稱呼得非常親切。

先生是在奉天開了一次盛大的展覽會後，剛回來，順便旅行到熱河看了一遍承德的喇瑪廟（本刊本期封面便是先生速寫所得）

「我看到了喇瑪廟的建築，使我回憶起與瑪德裡的建築有相同的感覺，但比西班牙建築來得雄壯得多了。」這次的印象使先生回憶起十五年前滯在歐洲的情形來。

「我是始終喜歡著北方的雄偉氣派，我去滿洲和中國華北

方面已經五六次之多，對於中國滿洲的鄉土藝術有特別的愛好，我與人閒談時，第一總要談到我最驚嘆的畫崗，像那樣偉大精細的彫刻，一生中不看不過一遍，實在是遺憾的事情，那種立體感覺的作品不知要費了多少人的精力？」先生順手從桌下取出手錶的鑲嵌全景的照片，又指牆上掛著去年於春陽會四十號大小的雲崗石佛景色。

「雲崗長有一里吧！（日本一里約中國三里）我都仔細的看過，據我想像這浩大的工程，裡面似乎擔負有從西面來的希臘人的技師吧！我們要從文化附著宗教的流傳上看來，也是非常有趣的，比做說……」先生這時順手在書架上拿出一冊「日本古代彫刻佛相圖錄」，翻出一頁日本廣隆寺所藏的一尊佛像與雲崗的一石佛相較著說：

「這佛像是距雲崗二百五十年以後的作品，請看型式是否完全一樣呢？二百多年經滿洲朝鮮而傳入日本技術，是一絲未曾改變的。」

「我最好旅行，在中國和滿洲兩地說起，比較是喜歡北京和大同，北京的好處差不多到過的人都清楚，但大同是另有一種樸實風味，當地的婦女們都非常美麗，據當地有趣的傳說當時彫刻雲崗時是把全國美女都招集在大同作禮特兒的。」先生自己也引得笑起來。

「中國洋畫界來比日本當然談不到了，先生對於現在的中國畫也喜愛著嗎？」

「現在中國畫壇上，就我所知的人，我是非常喜愛齊白石的作品的，像他那樣來創作的人，我想在中國還不多吧，我在北京看了幾次中國畫展，那裡面的畫家似乎還在臨摹古人的作品，技巧是非常驚人的，爲什麼不去創作，我却不明白，中國畫家對於現實和自然，像是非常害怕似的。日本古時也是一樣完全承襲中國古體，到了狩野、圓山等派出現了大和繪止才歸復於自然，中國唐宋畫家全是描寫自然的名手呢！」

「中國古畫方面先生喜歡誰的作品？」

「我喜好石濤和八大，工筆方面我喜歡仇英，我以爲讀了石濤畫的人，不論世界各地的美術家都會有所啓發，他可比爲中國的泰倫吧！」先生搬出珍貴的石濤大畫冊和顧愷之「女史箴圖」的影印：

「我除了繪畫之外也最喜好收集世界各地的新古的美術品。」先生指著古玩櫃裡擺滿的各地的彫刻，磁器等用具，並從坐椅後拉出一張紅黃和黑方格交織的毛氈來：

「我在前年蒙羅買的，它織法和染色風味簡直和波斯的美氈

物一樣，由此也可見到亞洲美術系統的關聯，我非常感到興趣，可是前年經北京爲前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氏畫像時，他見了也非常喜愛，當時分割了半幅給他。」同時又指著書架上擺著一個大明青花的花瓶：

「那是我這次到北京僅帶回了這只瓶，還是去年在琉璃廠看好的東西，可惜缺了兩旁双耳，不然價錢要兩千元吧？」先生談到這瓶忽然又想起：

「啊！中國古磁器的偽作和仿製的技巧是實在驚異的，真難令人分辨古今的，這樣的埋沒了技巧實在可惜啊！」

「先生對中國的美術知道了那麼多！」

「實際中國的古來美術實在是深奧，我想再下十年苦心來研究，恐怕也不能知其一二。」

我隨意的翻弄先生的舊照片冊，發現先生在瑪德里美術館站在耶穌聖的面前的紀念照片。

「有趣吧？我曾寫了他不少的東西，他是在西洋古畫家中最喜歡的一位；你喜歡誰的東西？」先生微笑著。

「阿羅和寶伽……」先生聽我說過又熱心的搬出阿羅的色彩照片和先生在巴黎搜尋一個多月所得近代巨匠馬蒂斯的畫集以及先生最近的素描作品給我們看。

「我每天作畫六個時間，早上七點起身然後畫些細密的素描……」當我反問爲什麼要畫這些？

「這就是像儘量寫意同時也不能忘却工筆啊！」先生指著素描上描畫精細的櫻，栗，蝴蝶等。

先生隨手拿起一冊去年出版的「春陽會二十年紀念畫集」給我：

「這會已經二十年啦！二十年前是什麼樣子呢！」先生稍微有些感嘆的氣氛。

「這標誌的畫會如果搬一部到中國和滿洲方面，那是多麼有益當地學洋畫的青年們呢！」

「前年我在北京開過展覽會後，也曾這樣想過，如果能搬到北京去住不是更好嗎？」彈了一下烟灰：

「明年春天我還要到東京北京去旅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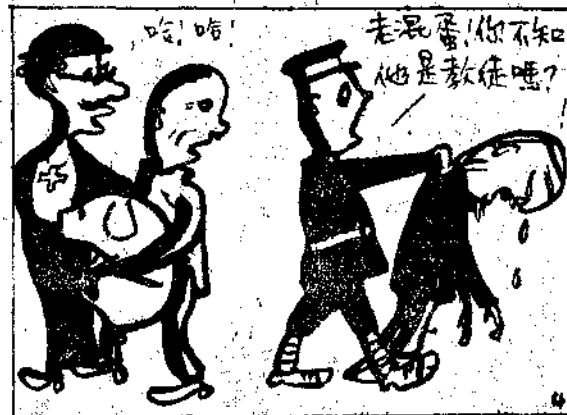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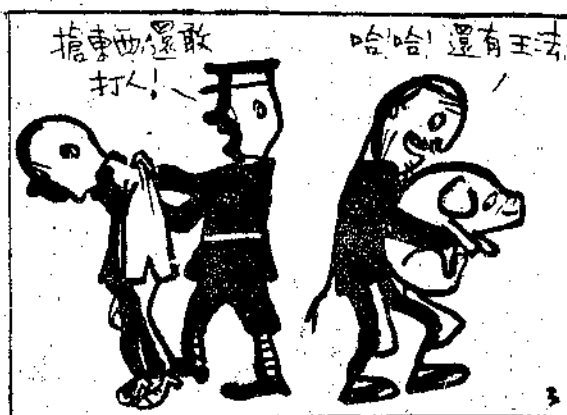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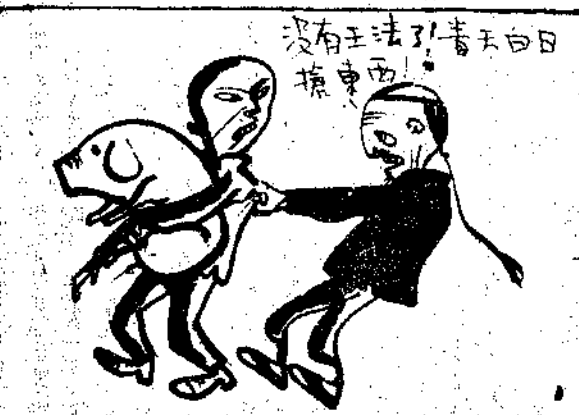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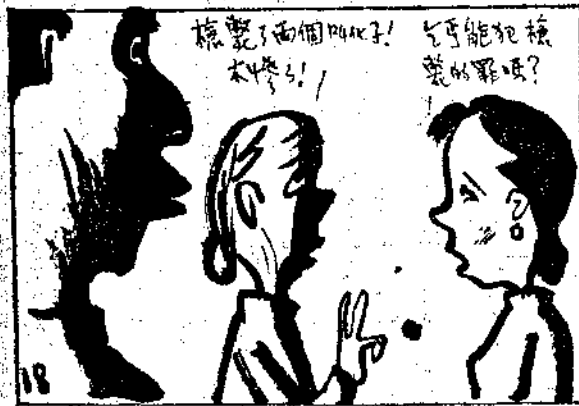
我們坐在那精緻的畫室裡，墜入先生溫暖快活的吞談中忘過了午飯的時間，當先生向樓下招呼一位姓大友的同學上來介紹給我們的時候，我們才發覺若是這位能操中國話的大友先生早來一刻的話，我想更能聽到先生有興味的話了。

在下樓的時候，我的同伴輕的告訴我讓我看掛在樓梯口先生在北京所攝扮中國魯齋的戲裝像。（照片爲伊藤氏）

第一篇·傳教篇

作 金 宗 寶

吾國與吾民



本刊創刊四週年紀念徵求連續漫畫發表

「吾國與吾國民」僅傳教 篇為當選作品，餘九篇為 本刊特約繪製希讀者注意

日本美術介紹

朝鮮美術

馮 貫

百濟時代

百濟初於京畿道之廣州地方建國，蓋其王時曾受高句麗之侵略，國都陷落。文周王元年（中國劉宋元徽三年，日本雄略天皇十九年）遷都熊津（今之忠清南道公州）。自後百濟與新羅聯合，共同抵禦高句麗，如是經百餘年，至二十六代之聖明王時，一面受中國南朝梁之册封，更修好隣邦新羅，國勢暫得小康。至十六年時更遷都泗水（今之忠清南道扶餘）。義慈王二十年（唐顯慶五年，齊明天皇六年）爲唐將蘇定方所滅，百濟遂亡。

百濟建國之初，北接帶方，因得受漢民族文化之感化，又常與南部中國往來，大陸之文化亦得輸入，故其文物制度較新羅，任那等國發達甚速。斯辰王時曾修宮室，穿池造山，養奇禽異卉。蓋其王時曾於宮中經營壯麗之樓閣臺榭。東城王於二十年建熊津橋，二十二年於宮東起臨流閣。武王時於宮南穿池引水二十餘里，四岸植楊柳，水中築島嶼，擬方丈仙山。義慈王時於宮

南立望亭，由此可見歷代宮庭營建之盛。尤其於枕流王時由晉輸入佛教，其勢漸增，至聖明王時始，以次歷代更行篤信。且於聖明王時遣使赴日本（時爲欽明天皇朝），買佛像佛經，更傳於法王，武王時臨水所建之王興寺亦極爲壯麗。他若漆岳，天王，道讓，白石等之伽藍名稱於史上亦可散見。借此等百濟時代之建築今已大抵化歸烏有，唯日本之廣隆，法起，法隆諸寺今尙大部完好，可見當代建築之一斑。

百濟藝術遺品現存者極少，僅扶餘附近尚有當時之石塔及古墳，磚瓦佛像亦偶有出土，茲分別加以概述。

陵墓 百濟初期之陵墓於廣州郡中盆面石村有數十基之遺存，公州地方亦有少數散在，然於藝術史上並無何等重要價值。扶餘附近近年亦有重要陵墓之發掘調查，此等大抵皆爲聖明王遷都後所築者。扶餘古墳主要者有在其東方約一里之王陵里古墳。墳共爲六基，朝鮮總督府前曾加發掘，其中最值注意者爲東端下方之墳，支室爲長方形，四壁天井皆爲花崗石或大理石之互材築成。南方之入口

上有朱雀（即鳳凰），東壁有蒼龍，西壁有白虎，北壁有玄武，如今祇白虎之頭部尙能得其彷彿，餘則悉行剝落不消。唯天井上之蓮花飛雲尙鮮明存在。此支室之裝飾與高句麗共同受中國之影響而完成者，其蓮花紋樣亦皆頗能發揮南北朝時之特色。支室前入口玄石塞閉，細長之羨道入口亦有石塞閉。內部有石床，上置棺，然不見有副葬品，恐係唐兵破百濟時所發掘破壞者。次則爲中列上方之墳，支室長四尺四寸八分，前面偏東設羨道，入口亦以石塞住，內設高五寸之石床，上有棺，於相當屍體之頭部處，僅見有金銅寶冠之飾金具及棺外之銅釘數十而已。飾金具係由漢式雲文脫化而來，透彫文樣，其式恰與法隆寺之玉蟲厨子飛鳥時代佛像所施飾金具之透彫模樣相一致，幸有此一片金具可作爲百濟藝術與飛鳥藝術間之親密關係的實物的證明。

建築 百濟建築大致情形已如本節開端所述，雖遺物不存，而其受有南北朝梁之感化者爲多，可以想見。如今扶餘縣有大唐平百濟塔一基，爲百濟建築之唯一遺物。塔爲四角五層，石建。義慈王二十一年（唐顯慶五年日本齊明天皇六年）高宗命將軍蘇定方援新羅攻百濟，義慈王力屈出降。定方爲紀念其功，於八月十五日在塔之初層周圍刻大唐平百濟碑銘，故俗稱此爲大唐平百濟塔。塔立於低平之基壇上，初層方約八尺，二層以上，塔身減身甚多，各層屋頂亦顯奇拔，具剛健氣象，似爲做唐初之作品。

彫刻 百濟時代因佛教之輸入，佛像之彫刻因之亦甚爲盛行，樣式大抵皆以南北朝者爲依據，頗爲優美秀麗，雖朝鮮地方遺物甚鮮，然於日本之飛鳥時代彫刻亦可見其面影。遺物方面可知者，市田次郎藏有金銅觀音立像，係於明治四十年扶餘附近竊岩面所發見，像高八寸八分，金色猶燦，往々現有綠銹。面相最能表現南北朝式之特色，寶冠及飾衣文等亦頗精麗，與中印度之笈多式彫刻亦似不無因緣。次則爲庭賴氏所藏之銅造觀音立像，高六寸九分五厘，寶冠內現化佛，擊右手，手指捧有珠丸，面相溫和，髮路，天衣及衣文之手法，可見百濟末期之特質。

磚瓦及陶器 公州原即百濟之故都，其地相當於今之熊津，現其山城猶存城內除常有昔時之陶器殘片發見外，百濟當時之建築遺物則不多見。大正十二年六月頃，尋常高等小學校作地形工事時，曾偶然發見多數之磚，此等磚之樣式與由南京出土梁代之磚樣式完全一致，其手法爲由梁朝輸入至爲明顯。按梁書卷五十四載稱「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百濟遣使獻方物，並請造梁等器，毛詩博士，並工匠監等，數並給之。」由是可見梁朝文化輸入百濟之鐵證，而此頃大陸文化乃由百濟再輸入日本。據日本書紀載稱，敏達天皇時百濟曾獻經論若干卷，並律師禪師，比丘尼，造佛工，造寺工等。崇峻天皇時曾獻寺工太良未太，文寶古子，鐵盤博士將德白味淳，瓦博士麻奈父奴，陽貴文，陵貴文，普麻帝彌，畫工白加等人。百濟於中日文化溝通作用之貢獻由是可見。此外在當地又常有瓦當之發現，此等瓦當周緣皆稍圓而高，內部容蓮花文，其瓣細長，中房較小，普通皆有七至九顆之蓮子，亦與南京出土之梁式全同，由是亦可見百濟與梁朝藝術上之親密關係。在扶餘山城亦曾出土有如中國建築大棟兩端所用之鸞尾，其樣式與日本法隆寺之玉蟲厨子及法輪寺所藏者亦頗相類，此或係皆出於百濟瓦博士之手，亦未可知。

至於陶器，於公州之公山城內及扶餘之邑內外，扶餘山城內均曾有多數之百濟式陶器破片出土。又陵山里之古墳內外亦曾獲有多數之殘片。扶餘陳列館內更有完整之陶器甚多。此等陶器，大抵較薄，帶灰色，外面有繩文，質頗堅緻。百濟因欲結好日本，與新羅，高句麗相抵，故於日本之朝貢頗爲勤慎。據日本書紀載稱神功皇后曾有語云「朕所交親百濟國者，是天所致，非由人故。珍好玩物，先所未有，不闕歲時，常來貢獻。」可見其關係之密切。除前述之百濟所獻瓦博士，鐵盤博士外，於應神天皇十

因平昔白濟更曾百織衣女工通毛津，是今來日，為日本衣織之始。應神天皇十五年白濟士遺阿直岐青良馬二匹，阿能讀神典，遂使太子稚鹿子就師，後更若博士壬仁來日本，重獲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是為中國文字正式輸入日本之始。然而應神朝中國文化之由朝鮮傳入者莫過於帶方漢民之歸化。據續日本紀所載，阿智王曾奏請應神天皇許，臣備居在於帶方，人民男女皆有才藝，近者寓於白濟高句麗之間，心懷歸化，未知去就，伏願大恩遣使溫台之。後應神天皇從其奏，乃遣八復氏召使帶方之民歸化日本。帶方原為漢郡所屬山，其地人民非受漢民其文化之甚深影響，即為純粹漢之移民。自聖浪帶方相繼亡後，遂感物無所，此多數之富有才藝民歸化日本，於中日文化之進進上，其貢獻當當然人。

古新羅時代

朝鮮半島之南半，昔為下韓，辰韓，馬韓，民委所割據，其中馬韓之地為白濟，下韓之地為伽倻，辰韓之地為新羅。本韓辰韓之地大體為今之慶尚南道，下韓在其西南，辰韓則在東北。新羅以慶尚道為根據地而統一之，其國，漸次擴張領土，伽倻為其勢力之小國集結地，而新羅之祖國，其數則因時代而有所不同，就中較有學者為高麗(大伽倻)，或安(安羅)，昌寧，

果州等。伽倻諸國，早通日本，於其保護之下，勉與白濟新羅對抗，勢成漸蹙，至新羅之法興，真興王時，終為所攻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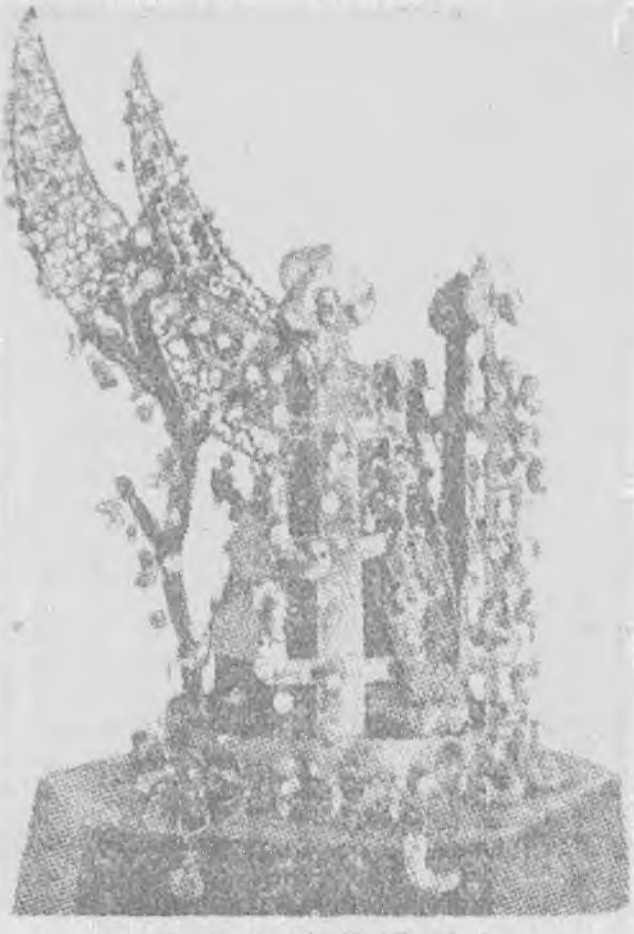
新羅歷世名君賢明，自智證王時起制度即漸行整備，至法興、真興王時文物愈具，尤其佛教自南北朝輸入之後，藝術亦相伴傳入，於是新羅之建築、彫刻、繪畫，及其他皆有甚大之進步。至太宗武烈王、文武王時，假唐援軍之力，

白濟、高麗、半島統一之大業乃成。所謂古新羅時代者，即係由新羅建國至此太宗武烈王即位之一段時期也。在此期間又可分前期與後期，前期為由國初至智證王時止，後期則為自法興王以迄之諸代。前期為新羅固有文化受漢式文化影響時代，後期則為佛教之興隆南北朝文化大行時代。

古新羅之藝術遺物存者亦不甚多，惟近年古墳之被發掘調查者頗夥，藉其副葬品可窺知其一斑。

陵墓

古新羅時代之陵墓最值注意者有慶州南門外之金冠塚。塚在鳳凰臺上，高約四十八尺，徑約百四十尺，附近士民因斷次削去其封土，達於基底。大正十年九月乃發見豐富之埋藏品，因中有一純金製之寶冠出土，故稱金冠塚。副葬品之重要者有純金製之寶冠，耳飾，帶飾，腕輪，指輪等，外更有劍矛武器，鞍轡，香藥，鏡



金冠塚之現狀

標之純金製寶冠，耳飾，帶飾，玻璃製器，陶製野馬人物，容器，用形容器等年代則較前者略次。

都城及建築

新羅初都金城，婆娑王時另建月城。金城遺址今尚未明，月城則在慶州東南約二十町之處。利用自然之丘陵，周圍築高土城，因其平面為半月形，故名。土城之壁高約二三十尺，參差不齊，昔日王宮，今已毀為平地，僅常有煉瓦之殘片發見而已。月城西北有瞻星臺，為二十七世善德女王時所建，係當時觀測氣象之天文臺，其平面為圓形，下徑十七尺，高一十九尺，一丈悉以石造，嚴如一圓形巨塔。臺之直徑自約三分一處向上起，急行減殺，由側面觀其輪廓，曲線頗為柔美。除上述之月城以外，則為佛教建築。新羅佛教之輸入，係以訥祇王時沙門曇胡子自高句麗來，善郡為始，其流行則於法興王時為始，真興王五年興輪寺成，十四年創皇龍寺，二十七年立祇園，寶隆二寺。真平王十九年三耶寺成，善德王三年芬皇寺立，十四年皇龍寺塔成，佛教伽藍建築之盛由是可見。興輪寺址在慶州南，敷川沿岸，由現存廢石觀之，昔日規模之宏大，頗為驚人，寺址原為天鏡安，古樹參天，伐林建寺之工程前後即費十年。黃龍傳為真興王新營宮室時其地忽有黃龍出現，遂以宮殿故立佛寺。自真興王時起，至二十六世真平王之六年金堂築成，二十七代善德女王之貞觀十九年，傳為新羅三寶之一之九層塔始行竣工。塔為七間四面，高二百二十五尺，此塔今已失

滅，僅有壯大之礎石存於民家。皇龍寺昔日為新羅建造物中之規模最大者，惜於寂宗十三年為蒙古兵所燒燬，今已散為民家耕地，其礎石間所鑿立柱之穴直徑竟達五尺左右，昔日規模之壯偉可以想見。三耶寺為新羅第二十世真平王十九年所建立，亦為巨剎，其宏大之寺址尚殘存於西城乾里之部落，僅有一基礎竿支柱及龜跌之殘缺存在。芬皇寺在慶州東半里，為新羅第二十七世善德女王三年所創建(相當唐貞觀八年，日本簡明天皇六年)，所遺石塔為與前述之瞻星臺共係半島最古之遺構。塔原為九層，全體以磚樣之小安山岩所築成，遠望頗似黑磚所造。石塊長約一尺二寸至一尺八寸，厚二寸五分至三寸左右，廣無定規。據東京雜記所載，芬皇寺九層塔，新羅三寶之一也。王辰之亂，賊毀其半，後有僧欲欲改築之，又毀其半。故現今所存者僅有三層。塔立於方形壇上，初層塔身方二十一尺五寸，高八尺六寸，自二層三層向上，其高與大小皆漸削減，塔姿呈安定之感。各層之簷，以磚樣之小石材遞次積出，屋頂亦為同樣而漸次向內縮入。初層塔身之四面有入口，兩側更有與入口同形之長方形立石，每石上皆有高肉彫之仁王像，亦為相述南北朝之彫刻樣式。大正四年朝鮮總督府曾按多額之費用加以重修，在施工之際於第三層內發見石函一個，方約二尺五寸，箱中有銀盒一，貝殼三，水晶平玉一，銅鍊一，銅鉢一，及其他針筒，古錢等多數，頗可作當代工藝之參考，今已移入總督府博

物館陳列。在塔之基壇四隅各有一石獅，其姿勢手法較之掛陵以後之物頗為雄渾古朴。要之，此塔為隋代中國唐代磚塔，毫無疑義，自其構造觀之，頗與西安之小雁塔相似，由其各層減殺度之急遽之點觀之，又與慈恩寺之大雁塔彷彿。然而其以石質而造成磚塔式則屬於新羅之獨自工夫，頗值注意。

繪畫及彫刻

新羅自佛教傳來後，佛畫亦漸次發達，堂，塔，伽藍之內部亦常有壁畫，技法或亦不弱於高句麗及百濟，惜今無一實例可考。傳皇龍寺之壁上，曾有畫家率居其人描老松，極為逼真，常有鳥雀向壁間撲入，踉蹌落下，歲月一久壁畫因此剝落甚多，寺僧乃再以筆補之，自後雀鳥便不再飛撲，可見其畫技之神。至於彫刻方面，新羅之遺物則較高句麗及百濟者為多，可充分考察當代之樣式。法興王二十五年皇龍寺曾鑄丈六佛像，用鐵三萬五千七斤，黃金一萬九千八百八分，次更用鐵一萬二千斤，黃金一萬百三十六分鑄二菩薩，可見當時鑄造之盛。銅像之遺物最優秀者當推總督府博物館所藏之彌勒菩薩像及李王家博物館之彌勒菩薩像。前者面相委態古雅可掬，於渾樸之中見雄健之氣象。後者年代似稍後，面相端嚴，技工亦頗精鍊，皆可示出北魏系之特色。此外總督府及李王家博物館所藏之觀音，觀音，羅生佛，金剛力士等銅像陳列者尚多，亦皆可資參考之。石彫方面最值注意者慶州博物館之彌勒菩薩像，係鑄於新羅高句麗三十二年在新羅西方

松花山麓金山窟附近之田野中所發見。像為等身大之彌勒菩薩，因遭破壞，失去頭部及兩腕，其姿勢及衣文之曲線全然顯示南北朝之特質。慶州博物館尚有石佛三體，係近年由慶州邑南關南面月南里廢寺址所發見，為慶州殘存石佛中特別出色之物。一體為倚像，或係佛陀，光背為圓形，刻極簡素之蓮瓣。衣文手法頗似受唐初之影響。其他二像似為前者左右之協侍，形狀稍小，皆為立像，一體右手掩胸，左手置於其下，手掌向上。另一體則左手捧蓮花，右手輕支其莖。頭部有寶冠，瓔珞，施圓形之光背。彫刻手法俱頗優美精鍊。芬皇寺塔四面入口左右之陽刻仁王像，其衣文手法亦頗有南北朝之樣式，塔隅石獅亦有雄渾之氣魄。慶州西岳裡古墳內所發現之石扉（現藏李王家博物館）裏外全有薄肉彫之金剛力士像，亦顯有南北朝之形迹，其悠揚不迫之態又與玉璽園子扁繪之四天玉顏為相似。蓋此等彫刻大體皆做南北朝之樣式，一般姿勢多為硬直，面相稍長（圓滿者亦有），衣文曲線流暢而帶勁健渾樸之風。

新羅統一時代

新羅統一時代為自太宗武烈王元年（唐永徽五年）日本白雉五年西歷六五四年，至敏順王八年（後唐清泰二年）日本永平四年西歷九三五年）新羅之滅亡時止。武烈王時會假唐力攻取百濟，至其子文武王時更平高句麗，鼎峙多年之三國遂得

統一。因武烈王曾親赴唐土，得觀唐代文物制度之盛，歸國之後乃盛行模倣。又因佛教之輸入，優秀之佛教藝術遂亦相伴而來。自後對唐之文化崇拜益行熱烈，故於建築，彫刻，繪畫，及其他諸般工藝莫不受唐之影響而大行發展。然新羅統一時代之藝術，始倣初唐，頗能發揮其雄大氣象，至景德王時乃漸露固有之趣味，達華麗纖巧之極致，爾後乃漸次呈衰弱之象，而陷於纖弱之弊，然此亦具有後世不可企及之特質。

建築

文武王之十四年因統一之大業既成，遂大營宮室。先壘石築山，象巫山十二峯，其間並廣植花卉草木，養珍禽異獸，今月城北之雁鴨池即為當時遺物。次並於池西營臨海殿，規模亦甚宏壯。在慶州南一里餘，南山西麓內南面拜里有鮑石亭遺址，其創始年代約在文武王前後，亭址有以花崗石所鑿成之石溝，成鮑魚形，故名。短徑約十五尺，長徑十九尺餘，石渠之寬約一尺許，深亦如之，昔日曲水流觴之宴遊可以想見，而其為東洋最古曲水遺跡之點，亦頗值注意。宗教建築方面，亦以慶州為始，於各道續有大伽藍之建立。其中最著者如慶州內外之佛國寺，四天王寺，奉聖寺，望德寺，感恩寺，奉德寺，及太白山之浮石寺，伽耶山之海印寺，知異山斷俗寺，華嚴寺，双溪寺，俗離山法住寺，八公山桐華寺等俱為當代所創建或重理

之大伽藍。佛國寺在慶州東南約四里，初立於興德王時，文武王亦曾加修築，景德王十年相國金大城更會興建大規模之殿堂。創建當初有東都第一之稱，其壯麗可以想見。有二十五間之大雄殿，十二間之極樂殿，三十二間之無說殿，十八間之毘盧殿，十六間之觀音殿，十二間之地藏殿，二十一間之光學殿講堂，三十二間之五百聖像殿，二十五間之千佛殿，二十二間之萬歲樓，以及其他之堂樓，宇列相望，極為雄偉。寺之正面有石階，過青雲，白雲橋則達紫雲門，門為單層，正面三間，側面二間，為二重斗拱，內部有格天井，係壬辰之亂後所重修。昔時紫雲門之左右有步廊，東有左經樓，西有泛影樓，今則左經樓及步廊已失所在，僅存泛影樓，為正面一間側面二間，三重斗拱，格天井之樓閣，除正面二石基柱外，餘皆為朝鮮英祖四十七年所重修。入紫雲門正面有大雄殿，為現存最大之建築物，正面側面俱為五間，單層，內有格天井，亦為朝鮮英祖四十一年清乾隆三十年所再建者。大雄殿之後為金堂，係八間四面單層，與稱無說殿之講堂共為本寺主要之建築（無說殿今已不存）。大雄殿前面之東有多寶塔，西有釋迦塔，殿堂因之益顯壯麗。多寶塔為金大城所創，其形態之絕群，構造之奇巧，洗練之手法，實為新羅統一時代最傑出的建造物。基壇為方形，四面各有十級石階，基壇之上有初層之塔身，中央

為方柱，四隅各建有短形之石柱，上承簡單之斗拱，支方形之屋頂。初層屋頂之上繞以四角形之勾欄，圍第二層之塔身。第二層塔身平面為八角形，以八支短柱支第三層。第三層之勾欄，支柱之基部施有蓮瓣，計劃實甚周密。第三層塔身之四周，有刻如竹節花文之石柱八，以複雜支第四層。第四層之塔身亦有複雜美化之柱八基，支最上之屋蓋。屋蓋之上有施美麗技巧之受華，置於八角形之露盤與覆鉢上，上安相輪三個，最上之水烟等則因破滅不見。此多寶塔塔身之技巧，屋蓋之手法，形之大小的權衡，無處不顯優美調和，其以花崗石而刻成如木造建築之樣，亦完全為新羅特有之手法。釋迦塔雖亦金大城所創，然却較多寶塔簡素。塔為三重，立於二重之石壇上，高約二十六尺許，塔身四隅刻柱形，塔蓋之簷有五重望石，頗有端整之感。傳建此塔之人為由唐渡來之工匠，未知是否。

當代塔之現存者除上述佛國寺之多寶塔及釋迦塔外，尚有益山郡之嚴彌勒寺塔，王宮塔，息州之塔亭里七重石塔，求禮之華嚴寺舍利塔，金泉之萬項寺雙塔，扶餘之無量寺五重石塔，大邱之桐華寺五重石塔，同寺金堂庵東塔及西塔，陝川海印寺之三層石塔，梁山通渡寺之三層石塔，東萊梵魚寺之三層石塔，慶州石窟巷之三層石塔，慶淨惠寺之十三層石塔等，亦俱為當代重要塔，可資參考。

中 篇 小 說

口 悔 而 愛 及 記 記

3

黃 君 甸 作

南 宮 吉 掃 書

劉霖笙在上海的聲勢仍舊很盛，自有一輩倚附的門客之流趨奉他，似衆星捧月的地位。這幾年來，沒事時，他時常同着趨附他的朋友到娛樂的場所。

戲院舞榭是他的遺遺地，他在這種地方依舊是往日的作風，用起錢來異常爽快，一擲千金，在他是決不吝吝的；他是生就的這種性格，不過他對於遊樂並不認真，綺麗的環境看作過眼雲煙。

「做舞女的女子真可憐，我們應該周濟她們。」這是霖笙的觀點。

最怪僻的是他年歲已五十將近了，却還是一個驕夫，這一點凡是霖笙的朋友，以及知道霖笙的，都認爲是奇蹟，他自己也覺得是生命史上太平凡的事情了。

四十多年以來，他從來也沒有與一個女人談過愛，雖然以往有很多人要與他作伴，或者把女朋友介紹給他，他總在不甚充分的理由下婉拒了；他自己說不出不成家的理由，但總覺得對於女人沒有好感。上海的女人比了內地多，上海的女人，好像又都是天仙般的惑人；在霖笙的眼裏却並不起什麼作用，他自己對於這種思想，常々自笑是一個無情者。

一個初秋的夜晚，爽利的金風把一鈎銀月吹到了天上。霖笙在一家豪華的酒樓上歡宴幾個不常見面的佳賓，他的興緻總是那麼高，招待來賓總是那麼熱烈，很誠意地勸人飲酒：

「老兄，再來一杯！」陶然微醉中，方纔結束了這豪華的筵席。

「霖笙兄，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餘興一番好吧？」賓客們好像還不肯離開這可愛的主人。

「近來上海舞場裏，出了個舞國的皇后，有那一國的皇后及得來她的美麗呢？霖笙兄，應得去賞鑑賞鑑。」

霖笙無所謂，他總順從朋友的意志，便作了X X舞廳的座上佳賓。「你去叫陸楓來坐蓮子！」霖笙的朋友吩咐侍者。

霖笙本來似乎有些微醺，頭腦昏昏然，因爲朋友介紹她是美麗的皇后，不免打起了精神看上一看。

「陸楓小姐是舞場裏最美的小姐……這……這是劉霖笙劉先生，上海人都知道……哈……」一位朋友替霖笙介紹，自以爲說得很風趣，活像是舞臺上的丑角。宜楓在報上時常聽見霖笙的名

字，有時候也聽見人家談起霖笙的事情，知道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不免徵々的招呼了一下。

從來沒有對女人發生過感想的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這時却發生起感想來了；他覺得這是夢嗎？不，也許方纔在酒樓上酒喝得太多了，是酒後的幻境？否則，那裏有這樣美好的女子？

在霖笙的眼光中，覺得宜楓的美真難以形容，並不似一般少女的羞羞許多脂粉，但是面頰上現着非常自然的秀色；穿的衣服並不華麗，可是那嬌媚的姿態在素靜的裝飾中愈顯得輕盈；霖笙這永久不起波瀾的心弦，似乎微微地震動了；在這明晰的感覺中，他方纔的酒力漸漸消失了，現在的陶醉已經不是酒而是秀色的威力了。

知趣的朋友在旁邊附和着湊趣的談話，正像是戲班裏的丑角，沒有不成其爲喜劇。

無礙地霖笙是陶醉了；他利時的感覺已進入了另外一個境界，他覺得人生除了事業之外尚有其他可以寄托的事情，這種寄托又似乎比了事業以及一切都重要，他自己猛然地憬悟，以前的生命確乎太沈寂了，人生應得有一種調劑劑，這調

劑便是性靈的寄托，性靈沒有了寄托便失去了人生的意味，我應該追求這意味，使性靈有所寄托。

他並不是反對人生要有家庭，他也不知道一個人應該有家庭的歸宿，不過以往他的性格太怪僻，看任何女人都發生什麼印象和感想，所以幾十年來他寧願過着孤獨的生活；他往往嗤笑青年入汲汲地追尋愛，他自以爲不解愛，其實愛已流露於不知不覺之間了。

這一個黃昏的經歷好像生命史上創始了新的史頁，寂寞的心田起了小小的波瀾，好像已經衰黃了的樹木受了和煦的春風吹拂而有了生息之氣了。他從此對於現實的環境感覺到絕端的空虛，應該求性靈的安慰來彌補這個缺憾。

霖笙從此後每天晚上總覺得有一件事橫梗在胸間，非得到了X X舞廳與宜楓見過一次面這筆墨纔算得到片時的消失，實在他在白天何嘗沒有像晚上一般的心事，不過在自己的抑制下似乎比了晚上淡薄。宜楓僅不過把一般普通的舞客對待霖笙，雖然霖笙的用錢比了別個舞客豪上幾倍，在宜楓看來却變了富有者施於弱者的一種侮辱。宜楓的母親年紀雖然不很大，但

身體一向很是孱弱；到了上海，差不多已經是兩年多的光陰了，在先前的一年裏，沒一天不在愁苦憂慮中過日子，平空增加了她不少的老境，因爲天天念着她的丈夫，念到不能分解的時候，她總背着女兒哭泣，一個人的憂愁，最能戕傷身體，就是健康的人，天天在愁苦憂傷中度日，那衰老之神便長久的追隨着他了，何況陸太太向來身子不健這一年多好像過了十年二十年，在她黧瘦的面頰上，蕭々的花髮上，已湧現了頹唐的暮境。

把女兒去做舞業，絕對不是她所願意的，她時常自己想：父母不能庇護一個嬌弱的女兒，反而忍令她犧牲了人格去趨奉一般男子，這是年長者的罪惡。她這樣想了心頭常常發生着刺痛，生存在舊禮教社會中的老年婦女，她們的思想總偏向這方面，有時她更進一步覺得非但對不起步雲，簡直對不起陸氏的祖先；她時常一個人呆想入了冥想，想到厲害的時候，好像一個人失了知覺，心頭由刺痛而轉入了麻木，她想要哭也沒有了眼淚。

這種傷心只有她自己一個人知道，每天晚上，看見自己的女兒盛裝出外時，她總悲傷得不願多睜。

清靜時，她時常躲在房裏嘆泣，她想除佛來減少自己的罪戾，但是擔心菩薩門中不容這種罪人。

宜楓伴舞的收入很豐富，母女的生活問題是暫時解決了。不過把這種錢來生活，愈其增長了老年人的悲憤，她想：我們每天吃的飯，身上穿的衣，那一樁不是女兒以笑顏換來的代價，我們雖然能够做地溫飽，陸家的墓業是喪失了！這一種安適的日子比了貧窮還難過。

她在報上瞧到戰事的消息，見政府又從漢口撤退到了重慶，她想重慶離上海更遠，路上交通又不便，步雲從此沒有可以到上海來的機會了；又看到飛機在漢口轟炸的消息，死傷得很多，步雲大概無恙吧？憂愁的心一天比一天增加，夜來的噩夢時常把她驚醒，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她的精神一天一天衰弱，乘虛而入的病魔，終於侵蝕到他的軀體。

她的病並非不是重症，但是一盞小油燈的油却漸漸地乾枯了一種種萎頓的病體好像已經是不久人世的老年人，宜楓起初以為是小病，請了幾位醫生來診治，沒有起身，反而覺得沉重了，宜楓着了慌，她想一旦有什麼變故將來怎樣交待爸爸，她急得只是哭。

哭又有什麼用呢？醫生請得很勤。陸太太的病長久的纏綿下去，把宜楓數個月來伴舞的積蓄都化了，因為要請醫侍奉，又見她母親朝不保暮的情形，宜楓一步也不敢離開，舞場裏當然好久了。

宜楓見母親終天的昏迷着，沒有一些神志，叫她幾聲偶然把眼皮抬

一抬，眼眶裏的眼神已完全消失了！宜楓哭得眼淚都枯了，覺得眼前真不是人的境界，而且所有的一些錢又完了，不知怎樣纔可以挽回她母親的一線生命。朱小姐有時候來解解勸勸她，但是也制不住她從心坎裏湧出來的悲哀。

差不多舞場裏一個多月不見了這美麗的天使，很多人好似懷着一種難丟的心事；尤其是霖笙，起初一兩天不瞧見宜楓，以為是偶然的事情，過了幾天宜楓的座子上依舊空着，這便他生了無限的疑慮，他想從簇簇的口中探聽一些關於宜楓的消息，所答覆的却都是不同的言詞，他簡直焦急到極點，神經上好像有些失了常態，把平日開事業的精神也消失了，他自己錯怪自己，詫異自己，怎麼會改變了自己幾年來的人生觀。

他下惜自己貶了身價多方去探聽一個舞女的行踪和消息，有人告訴他，舞女大班因為管理舞女的關係，也許知道一些陸楓的事情。果然舞女大班比較的清楚些，說起初她爲了母親有病請幾天假，但是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也許他就此不來了吧？她與朱淑珍——朱小姐的名字——住在一起，問問朱小姐或者可以知道她的近況。

「那末，陸小姐住在什麼地方呢？」
「這，我們舞廳裏也不知道，因為她姊妹倆不願招待舞客們到她們家裏去，所以她們的住址始終秘密着。」

霖笙總算得到了一些端倪，便找了一個機會，叫朱淑珍坐到他的桌

子上，作了十分鐘的談話。

從朱淑珍的口中，得悉了陸楓的母親病體已經垂危，霖笙非常同情宜楓的遭際，想要周濟她。
「想來陸小姐的經濟很窘吧？」
「這自然，一天要請幾個醫生，還加藥費，怎麼得了呢！」
霖笙遲疑了一下，輕微地對淑珍說：

「朱小姐，我想煩勞你一樁小事。」
朱淑珍凝了神聽他是什麼事情，霖笙繼續說：
「請你等候一刻鐘的時間，我打個電話到家裏去，叫他們送一萬塊錢來，停刻煩你帶回去，轉交給陸小姐，希望她的母親早些病癒，用完了我這裏還有。」

朱淑珍一時回答不出什麼話，心裏非常驚奇，一萬元，這不能不是一個大數目！她平常雖然也知道劉霖笙的豪闊，但她想不到對於一個僅乎相識的舞女有這樣的舉動，雖然這是別人的事情，也便她感得爲難。

「朱小姐，你放心，我這裏有車子，可以送你回去。」
「……」
「這……這件事我不能作主，她雖然我的表妹，她有她的志意……我不敢答應你……」淑珍感覺得難以應付。

霖笙對於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喜歡勉強，都不肯強人所難，淑珍的理由相當充分，他不得不另外變換一個主意。

霖笙躊躇了一下，又道：
「我是尊重你們姊妹的人格，送陸

小姐錢決沒有侮辱她的意思，現在你不肯帶回去，我不能不尊重你的意見，不過，我很冒昧……」
「請你也尊重我的人格，我決不說給第二個人知道，我也決不到你們那裏來——請你把住址告訴我。」
淑珍猶豫了一回，把心神鎮定了一下，她覺得這沒有拒絕的理由，而且像劉霖笙這種人，可以信任他不會有什麼惡意，告訴了他也無所謂。

淑珍並沒有把這件事告知宜楓。宜楓守着昏沈的母親，已經好幾天沒有闔眼，她並不覺得疲倦，反而虛火提了起來，腦子震得厲害。

很清楚的叩門聲，使宜楓詫異，這時候有什麼人來？樓上朱家還沒起身，時鐘還只有八點過些。醫生當然還在夢中。
「這裏不是陸家？」一個大公館裏當差模樣的人，手裏拿着一封信。

「陸家，有的。」姑娘回答。
「這封信是送給這裏陸小姐的，你拿進去好了。」
宜楓在外廳房聽得很清楚，她非常奇怪那裏有人送信來？而且說是送給自己的，真有些驚異。

她放輕了脚步走去看是什麼一回事，到門口那送信來的當差的已經去遠了。

宜楓接了那封信發楞了好一回，她在庭心裏呆了約有十分鐘，因爲信上儘寫着一陸楓小姐親收，下面沒有具名，不知道是誰寫來的？她思索那信的來源，是一羣寫來的

吧？不會，他的信向來是用鋼筆寫的，而且他不知道我的居址；是舞廳裏寫來的吧？也不會，他們有事情用不着寫信，只要關照淑珍轉知好了；我也沒有朋友，除了一羣，更沒有通信的朋友——這事情使她萬分訝異。

她驚訝中又雜着一些恐懼，拆信的時候手指有些顫顫，敲了一下勇氣，把信拆抽了出來：
「在朱小姐口中得知令堂病重，送上一萬元作爲醫藥之資，務請收納，希望保重！」
信上寥寥的幾句話，下面具着劉霖笙「三」字，另外是一張一萬元的支票。

這真使宜楓怔住了！半晌方回復她的神志，好久，她的思路方始復常，覺得這個人的措置也是社會的奇蹟。
這事情使她感得爲難，她反而實備淑珍的多事，想等她來商量一個辦法。

宜楓主張把支票退還劉霖笙，一方面謝他的盛意；淑珍並沒有主張，說這是你的事情，我們雖然好像親姊妹，但我也不好意思勸你收受，不過，你倘使在舞場裏，他買了一萬塊錢的舞票給你，你不是也退還他嗎？

宜楓雖不願意接受這樣的鉅數，但對於淑珍的話覺得也有相當的理由。
「他送你這筆錢的動機是爲了你媽的病，不接受對不起你的媽——何況劉霖笙是有名的慈善家，一萬八千是時常周濟人家的，在他也未必當作一回事。」

宜楓聽了這番話，心裏想：他送我這筆錢的動機是爲了你媽的病，不接受對不起你的媽——何況劉霖笙是有名的慈善家，一萬八千是時常周濟人家的，在他也未必當作一回事。」

宜楓把這事情考慮了一天工夫，仍沒有解決。傍晚，醫生陸續的來了。

一個醫生對宜楓說：「老太太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我們沒有治療的把握，不過有一種藥還靈驗，可惜價錢太貴。」

宜楓聽了有些不服氣，心想什麼貴重的藥也用過了，毛病並沒有減輕，反而增加了，還有什麼貴重的藥，就是明知吃了不會好也得試上一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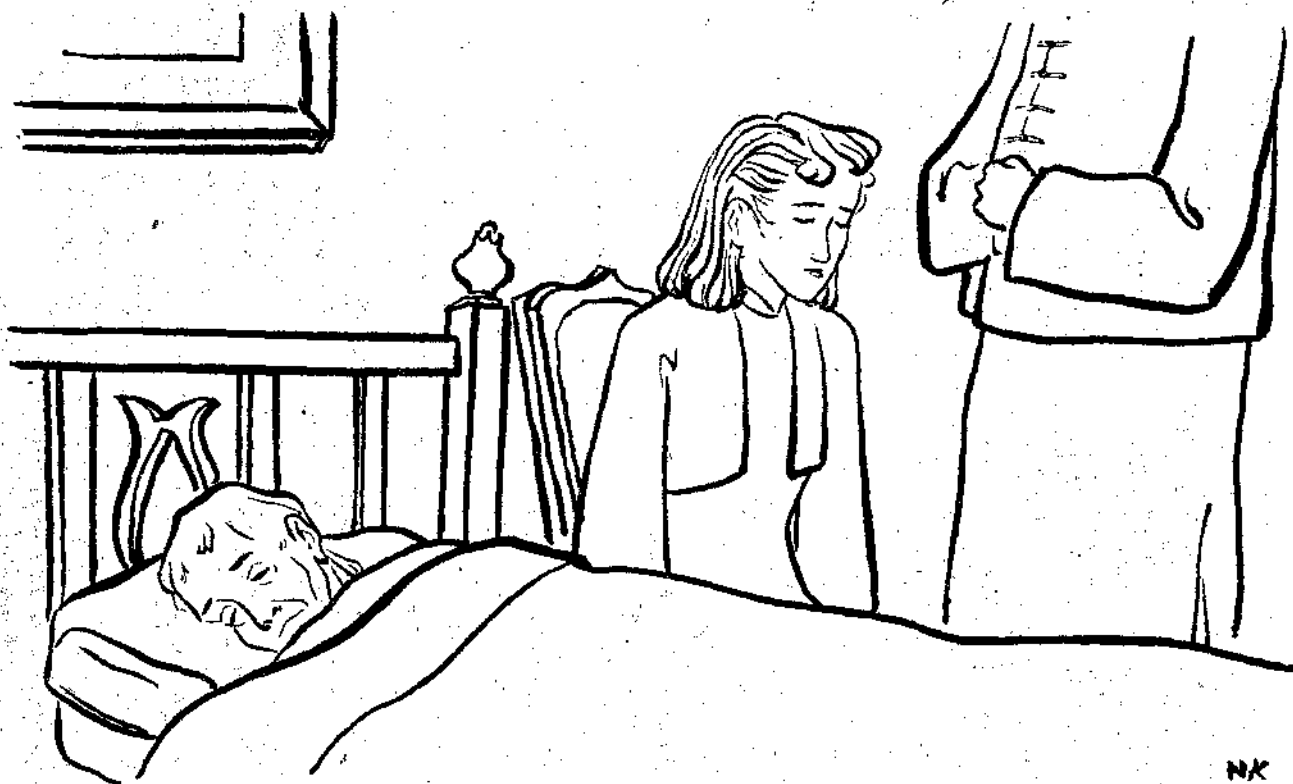
「現在是戰事期間，這種藥不能運來，上海存貨太少了，所以藥房裏便奇貨可居了。」

「醫生，你開出來吧！不曉得要多少錢？一宜楓心裏真說不出的憤懣。」

「這種藥用一天兩天又不行，要用過了一星期，看病狀有沒有轉機，預備一星期的藥總得三千元。」

宜楓拿了這藥方發怔，瞧見床上的母親面色已發黑了死灰，蓋在被裏好像剩了薄薄的一片，倘使沒了一口若斷若續的氣，彷彿已經是一個人乾；宜楓知道母親的病一天比一天的絕望，忍不住悲淚一滴一滴的落下，醫生說吃了這種藥也許有轉機，但是，但是要三千元纔可以備一星期的藥。

除非是沒有方法好想，有一錢希冀，總得盡做女兒的責任，她又想起淑珍剛纔說的理由，劉霖笙的錢是送給我媽治病的；她更想到行踪不明的父親，也許他這個時候在某一處地方記念着結婚數十年的妻子？不要說三千元，就是三萬，只要有辦法想，總不能放棄我的責任。



NK

要放棄我的責任，須把這藥備來，雖然吃了未必會好，不過不吃更沒有希望，錢呢？除了動用劉霖笙送的一萬塊錢，更從何處設法呢？她又想到淑珍說的：劉霖笙是有名的慈善家，周濟人家一萬八千是平常的事情，何況我並不是一定要受的錢而且我也不希望這樣錢，但是環境逼迫我要化他的錢，在人情上也許可以得到社會的同情。

人世間失望的事一定比了滿意的事多，這是造化的播弄人類，宜楓十二分不願意接受霖笙的贈與，因為希望母親的病能夠好，所以竟把他使用了；吃了這種藥之後，她雖母親似乎神志清一點，宜楓非常興奮，便繼續的使用這種藥，然而失望之門已開，現運總究難以挽回了。

她母親的病更加沉重，宜楓看是已經絕望了！原來的醫生都一個個卸賣，世界上最勢利的是醫生，沒有希望的病人他們總想出種種說辭來規避，就是人家來請他們也不客氣的拒絕人家。醫生都不願再來診治了，宜楓正在徬徨無計的時候，劉霖笙又特地介紹了一個醫生給宜楓的媽來診病。

霖笙對於宜楓的遭遇非常掛懷，他很熱忱地希望宜楓的媽病能有轉機的一天；他天天到舞場裏向淑珍詢問消息，但是消息總是使霖笙失望，他懷疑宜楓所請的醫生不十分高明，所以特地介紹了一個有名的醫生去診治，這醫生是霖笙的朋友。

他除了向淑珍探聽宜楓家裏的消息之外，更每天向那醫生詢問宜楓

母親的病狀，又牽延了約摸半個月，纔聽到了醫生口中的噩耗。宜楓真的悲傷極了！戰事發生了想不到有這樣的厄運臨到自己的頭上，父親的行踪下落至今還是迷天的大霧，這重霧不知那一天纔可以消散？自己尊貴的身份又犧牲了；現在母親又在這愁苦憂患中離去了世界；這樣慘酷的際遇幾乎使她發生厭世的觀念。

陸太太的身後又是一樁嚴重的問題，劉霖笙送來的一萬塊錢，藥費上消耗了大半，已經所存無幾了；而且宜楓從來也沒有經過這種事情，加着悲傷過度了，神志有些昏迷茫然失去了自主的力量。朱家母女雖然幫同她料理一切應備的事務，但她們都是女流，總顯得很是難亂，一門內充滿了凄慘而紛亂的現象。

她們正當張惶失措時，又有了新的僥倖。

劉霖笙派了幾個親信，來代宜楓料理事情，宜楓心裏覺得在常理上不大得體，但事實上也無從拒絕，何況在精神上又很感激他的熱忱。

霖笙的料理非常週到，化的錢當然都是霖笙代付了，場面也相當的圓滑，這是人生的一個謎，死了總希望得到一種無聊的哀榮，好像這是結束人生的一件必要的大事。宜楓因為母親在這戰後幾年來，境遇上非常不良，更加想要求得母親靈魂的安慰，希望心更加濃厚，好在霖笙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物，辦事情他是不惜小費的，錢消耗得越多，場面自然越大，宜楓的想像自

然更加來得滿意。

沒有使宜楓費一點心力，一捧大
事便過去了；但宜楓的悲憤沒有因
爲一天一天過去而減低，反而有時
候更加悲傷了！她想到父親的消息
好像飛去的黃雀，自己彷彿已是一
個無父母的孤兒，這這濶無垠的曠
野，渺渺茫茫的長林，迷途的羔羊
何處是牠的歸宿呢！淑珍雖天天來
解勸她，總不能放寬她的懷抱。同
時，悲傷的心境之外，還多着一件
聖潔的心事，是她對於霖笙的一種
歉意，這歉意出於她的至誠，並沒
有絲毫虛偽。

過了幾月宜楓的悲傷稍微解了
些，自然她不願意再進舞場，以前
的犧牲是爲了母親，現在祇剩了自
己一個人，何必再以色相博人笑顏
呢？淑珍對她的思想也表示同情，
不過此後的生活是個問題。

她很願與霖笙見一次面，一來表
示自己蘊積的謝意，二來她相信
霖笙是個上流階級中的人物，人格
非常高超，與他談話，或者得到他
的助力。

霖笙當然更渴望與宜楓見一面，
愈是遠隔得久遠，愈足引起夢魂的
依戀，他爲了保持紳士的尊嚴，祇
得遏制了奔放的情緒。

抱着熱望的會面反覺得並沒有什
麼可說，霖笙對於宜楓的遭遇表示
了無限的慨嘆，並詳悉了宜楓的身
世。他突然間覺得舊社會的階級觀
念應該打破，這階級觀念包含着勢
利的惡劣性在內，像陸楓這樣的好
女子一定不爲社會所諒解，都把舞
女的眼光來看她，看得她低得像一
件兒童的玩具。——這種無意識的

階級觀念不應使牠存在，我將作一
個實行者。

霖笙的處事有一種獨特的毅力，
他有着不顧忌的勇敢，他決定了對
於宜楓的試探，毫不猶豫地進行
了。

他的親信奉了他的命與宜楓進行
了三次談判，但是沒有解決。

宜楓覺得這問題太大了，不能不
加以周密的考慮。霖笙已經是四十
多歲了，然而男人在四十歲猶如日
之方升，何況他的事業早已成就
呢？他沒有妻子，自然可以正式同
他結婚；霖笙，更想專誠爲了宜楓
造一所小學，使宜楓培育一些優秀
的兒童，這又是宜楓的夙願；一切
的條件，宜楓沒有可以非議的，她
幾次與淑珍商談這個問題，淑珍主
張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宜楓的所以遲々不肯允諾霖笙的
要求，只不過是爲了一點：——還
有她行踪不明的父親。

悠長的歲月使她厭倦，她天天祈
望父親的好音，她很留意報紙上武
漢以及西南的消息，但是不幸的事
件又發生了：

報紙上報着一則漢口的通信：
「……在戰事未及南京時，政府公
務人員，奉令撤退，乘輪到漢口
去，中間有一艘輪船，中途不慎觸
了礁，便慘遭了沈沒，全部乘客，
都葬沈了江底，政府調查失事的原
因，以及殉難公務員的姓氏，直到
現在二年多了，纔把詳細的調查經
過發表。在失事情形的記載之後，
便是一批殉難公務員的姓名，
那名單中間，赫然「陸步雲」的
名字也在其內。

突然使宜楓的神經震盪得厲害，
這三個字的影子在她眼前閃爍，她
疑心是自己的幻想，因了幻想
眼光便起了花。

她的一顆心好像要從胸中跳出來
的樣子，她揉了揉眼睛，再細々地
聽了幾下，實在沒有看錯。

刺時間，她忍不住放聲哭了！
這一次她的悲傷比了母親病死更
加厲害，雖然淑珍的母女儘量的
勸，總止不住她衷心的創痛，她覺
得那是從此完了！人世間真有這樣
的慘事嗎？剩了一個孤伶的弱女還
生在惡濁的社會，她幾番想要死
去，淑珍懇懇地勸慰她。

一枝好花經過了風雨的摧殘，已
經現了憔悴的顏色，却又再度的被
濃霜所打擊，自然更加萎頓了！宜
楓一連哭了幾天，哭得眼淚也乾枯
了！面色黃瘦得可憐，整天的不肯
吃東西，晝日的萎頓在床上，她又
不受淑珍母女的勸慰，淑珍的擔憂
真好似自己的事情，她把這情形告
知了霖笙。

霖笙很是爲難，什麼方法可以使
她減少悲傷呢？他想到宜楓的家裏
去與她談幾句話，可是爲了當初他
會對淑珍表示尊重自己的人格，決
不到宜楓的家裏，所以不想說要
與宜楓會面。但是淑珍的意思是
要霖笙設法去慰籍她。

「朱小姐，請你替我勸慰陸小
姐，死的已經死了，還有什麼辦法
呢？——我的意思想請朱小姐轉
達，陸小姐有任何困難，我總可以
幫忙。霖笙的話相當誠懇。

「我什麼話都勸過她了，沒有用，
最好劉先生自己去勸勸她。」

「我怎麼可以到她家裏去呢？」
「這有什麼不便呢？她家裏母親死
了，只有她一個人；我的家與她住
在一起，她的事我都知道，像你劉
先生這樣的正直人到我們家裏來，
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我們也不
好意思當你舞客看待，算是一個可
以談天的朋友。」

淑珍的話說得很動聽，霖笙也覺
得自已太拘泥了，向來的性格很豪
爽，這樣拘泥似乎近於做作。

真使宜楓感到十二分的驚異，她
想不到霖笙會到她家裏來。

「劉先生，真對不起你，爲了我母
親的事，累你破費了這許多錢，我
還沒有向你道謝，真是抱歉！」宜
楓平常不願意多說話，見了霖笙，
似乎一種感激的心意油然而生，很
不自然地吐露了出來。

霖笙從來沒有與女人有過友誼的
接觸，這一回是第一次，他好像沒
有平常交際場中那般熱練，說話顯
見得非常迂澀。

他向宜楓表明，他的幫助出於誠
意，並沒有什麼不道德的思想存在
胸中；他的幫助一個人，決不肯半
途中止的；這是他的性情。

他勸宜楓：一個人在世間只有幾
十年的光陰，人生的一切事業和過
程，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因此，每
個人的悲歡也不相同了，達到悲慘的
境地，要自己來克服環境。——我
雖然從小沒有讀過書，但對於人生
總是這樣理解。

從此霖笙每天都到宜楓的家裏，
對宜楓的一切非常周到，他還介紹
了一個有名的女醫生，常日的伴陪
宜楓，飲食一切，都出那女醫生調

理。霖笙又另外租了一所小洋樓，
有着很精美的設備，請宜楓遷到那
裏去住。

宜楓本來很不願意，但是覺得霖
笙的意思很誠懇，淑珍也以爲在人
情上似乎不容這樣固執，勸她遷
去，宜楓也就依從了。

經過了一個時期，宜楓的身體已
回復了健康，又重提了以前的問
題，因爲這幾個月來霖笙對於她的
愛護，使宜楓感到了非常深切的感
激，男女間的接觸不能發生「感」
有了感激之心隨後更產生了「情」
情感一激，自然便發生了愛。宜楓
起初以爲與霖笙的年齡相差得太懸
殊，但是現在覺得霖笙很年青，本
來一個男人在四十歲之間正當是壯
候，一切事業都在這個時候發軔，
以霖笙的地位，醫藥，事業，我祇
了他何嘗算是厚沒。

因此，這問題便很自然地解決
了。

四

社會上都知劉霖笙是一個獨身
主義者，結婚的消息雖然驚傳以
後，一時都引起好奇的心理，何況
霖笙又是個社會的名人，他的企業
聲譽，都有相當的地位，所以注意
的人更多，一羣好事的新聞記者，
他們都爲這件事忙碌鈎心鬥角地搜
集了關於這喜事材料，披露在報
紙上，增加讀者的興趣。

在他們結婚的前幾天，報紙上早
已登載着關於這樁事的消息，宜楓
恢復了她的真名，仍舊稱做「宜楓」
了；在結婚這一天，新郎新娘的照

片，也都登載在報上。

婚後的第二天，霖笙的朋友們爭相慶祝的歡樂聲中，却喧傳了一件青年自殺的新聞：

自殺的青年是個大學的學生，警捕在他身畔搜出了一封遺書，這遺書便在報上發表了：

我在未寫這封信之前，自己承認是一個弱者，請你在得意聲中，不要笑我。

我一向看女子的心總是像流水水般的不肯寧靜，尤其是像你這種階級中的女子，因為環境的關係，我也不好意思深責你，不過，你對我講的話，你對於我的勉勵，我都深深的記在心版，不但永不忘懷，而且都勇於改過地實行了。這大概你也明白，我早經自審把一顆至誠的心貢獻給我光明的指導者，我認爲將來的一線光明，祇有你能夠使我啓發，使我安慰！

但是，造物者的慘酷，竟加到了一個青年的身上，我在幾個月間接連寫了好幾十封信給你，你連一字都不肯回覆，這已經使我氣短了；我在暗中打聽你的消息，也得不到一些可以片刻安慰的好音，然而那裏想到晴天裏有這樣的霹靂呢？

我在報上見到你喜事的消息，雖然在你名字中間多了一個「宜」字，但我已疑心是你，等到看見新娘的照片，方纔證實我不是神經過敏，當我聽到了你喜洋洋地做新娘的照片時，我不敢說是神經便錯亂了，但是我真痛哭，然而

又哭不出來！

我覺得一個青年是要一個指導者的，我的環境如此惡劣，黑暗中除了引路的明燈，對於我的前途已經沒有了希望，我還戀着這濁世有什麼意思呢？所以我願意脫離這世界。

我的軀殼雖然變化，我的靈魂是始終不滅的，此後我的靈魂也許永久隨着你的身畔，保護你生活的快樂和幸福！

——一葦——

但是，一葦並沒有死。他在一個旅館的房間中，關着門寫遺書，寫完了，他叫茶房替他拿一瓶燒酒來，他本來沒有多大的酒量，他是想把酒來麻木他的神經，減少所想像的死的苦痛，在這時候茶房見這位旅客的神經非常失態，眼睛裏露着一種消散的光，便早已注意他的行動了。

一葦把預備好的來沙而喝了以後，不到幾分鐘，便被茶房發覺了，立刻報告捕房因爲施救得快，所以沒有死。

服毒後的精神很頹喪，在醫院裏養病。這事情新婚的夫婦自然當天便知道，霖笙的態度非常淡然，他當然不好意思問宜楓；但是宜楓却感到了很深的刺激，他對於霖笙覺得這件事很難解釋；對一葦確乎也有一種抱歉的心情。

他在新婚燕爾中遭受了這意外的煩惱，無論在神經上思想上總覺得有一點不大自然，好像圓滿的生命史中已經有了一頁創痕。

霖笙的處世自有他獨特的主見，他覺得一葦事得不到圓滿寧便他不成，他起初以爲與宜楓的結合是十分美滿的，現在他覺得有一些陰翳了！他聯想怎樣可以使這不圓滿的事情得到圓滿，他犧牲一切都願意。

他隱隱着宜楓，踏進醫院的某號病房，要會見一葦。

一葦的神志雖已回復了澄清，身軀却非常軟疲，他摸起了光芒的眼，把看護手中的名片接了過來，名片上三個小小的鉛字「劉霖笙，劉霖笙！」他念了一遍，神經不禁震盪了一下，他感到與平常的詫異和慚愧，想要不見他，但是客人已在病房的門口了。一葦在病榻上掙扎起來，接見這位不相識的敵。

霖笙阻止他說：

「胡先生，不要客氣，你身體還未復原，你躺着我們好談話。」

一葦確乎覺得身子很疲乏，聽霖笙這樣說，便斜靠在枕上。

「對不起，我累得很！」一葦是個涉世未深的青年，臉上現着羞澀的神情。

霖笙猶豫了一下，對看護說：

「我們談幾句不公開的話，請你暫時離開這裏幾分鐘的時間。看護出去，順手把房門闔上。」

一葦不禁恐懼起來，面色很難看，霖笙看了覺得好笑。

「胡先生，事情真真分抱歉，我在事前絕對沒有知道宜楓與胡先生關係如此的密切——我們要彌補這缺憾，趁早想一個補救的辦法！」

霖笙的說話態度非常懇摯。

「這……這……我與宜楓，實在沒有什麼勞的關係，不過是友誼……這青年一時戰之說之地訥，然而回答不出什麼話來。」

「這我也知道，不過這種友誼總比較的密切，……人與人之間最難得的是友誼，何況又是男女之間的友誼……」

「胡先生依兄弟的主見，這件事情很容易使他圓滿，兄弟可以幫助，只要胡先生肯答應。」

霖笙的話很使一葦模糊，不明白是熱忱？是諷諷？還是戲謔？兩眼直射在霖笙的面上，發出疑問的目光。

霖笙却很嚴肅，繼續他的詞鋒：

「胡先生，請你不要誤會，兄弟的做人大概社會上都知，無論幹什麼事情是不肯對不起朋友的；你我是第一次會面，我總要使朋友滿意——我自從在報上瞧見了足下的遺書以後，立刻探聽你的消息，後來知道徹徹並沒有死，在這裏醫院養病，我幾次想要來與你會面，但是不敢造次，經過了幾次的考慮，我決定了辦法，今天纔冒昧來商量。」

一葦的恐懼心消失了，但是心中的疑慮很多，他猜不透霖笙究竟是什麼意思。

霖笙候着一葦的意見，可是一葦始終沒有一句話，霖笙已看出這是一個沒有處世經驗的青年，他的心

地相當的純潔，覺得這事情幹起來不致十分困難

談話已經有二十分鐘的光景，霖笙在最後宣佈他的結論：

「我已經是四十開外的人了！這幾十年間都是過的獨身的生活，從來也沒有與一個女人談過愛，這一次事情本來與我的意旨相背，我不敢奪人家的所愛，我決定奉讓，你承認我是一個可交的朋友，請你不要拒絕。」

一葦料不到他的結論如此出乎意料之外，一時把懷疑的心理變了驚訝，他當然沒有接受的勇氣，想不出怎樣答覆纔好。

「這……這那裏可以，天下決沒有這種事情！」一葦很急促地回答，很是發急。

「你以爲我隨着玩笑嗎？我已經決定了這樣辦，我有我的自信，不願意有第二個人來阻擋我！」

一葦見他樣子很堅決，不敢再說什麼，呆木中現着驚慌的神色。

霖笙料到他的辦法一葦決沒有接受的勇氣。他覺得這樣的積極使對方很難堪，應換一個漸進的方法，霖笙躊躇了一下，變換了他的語氣：

「胡先生在什麼地方得意？」

「我還在讀書。」

「在什麼學校讀書？」

「××大學，快要畢業了。」

「原來胡先生還在求學時代……」霖笙覺得這事情決不是急切可以實現的了，至少要候他畢業了纔好辦。

這一場談話把霖笙的計畫打破了，他決定候過一年再說。

編輯室

在戰禍中保持了三年多中立的土耳其，那情形真比年輕的孺婦守節還要難，其間曾經歷了多少軟的誘惑和硬的脅迫。然而她果真能够堅貞到底嗎？最近由於美英軍侵入法領的北非以及北阿戰局的緊張，要來的暴風雨更迫近她那深掩着的關門之周圍了。軍事評論家說她握着歐戰的鑰匙，是極有意味的一句話。本期所載的一篇論文，按現情勢上看來，自然不免有些明日黃花之感，但也能予關心本問題的讀者以多少幫助。對於變幻莫測的國際戰局，誰能够把握住正確的推斷呢？就以爲本期的編後到與讀者見面的短天裡，土耳其已經變化到怎樣的局勢，也在未可知之數。時間給予人類的教訓，的確是殘酷的呵！

▲本期實現了兩項考慮已久的計畫：「報告文學」及「青年之聲」的徵稿，我們實在感到欣快，然而完成這兩項工作的人，不是本刊，而是大陸的青年朋友們；完成它的光榮，自然也是屬於大陸的青年朋友們的。我們謹以虔誠期待的心，豫備接取各方面的賜稿。

▲一本好的刊物的主人，不是作者和編者，乃是讀者。近來從各地愛護本刊的讀者們寄來的多數信件裡，我們更加感到這句話的貴重了。同時，我們自知學識不足，及與讀者間距離遠近的利害關係；因此，我們願向讀者們學習，徵求六十萬愛護讀者的意見，作爲今後執務的南鍼。相信一定會獲得多方面寶貴的指示的。

▲近數月來，各地來的文藝投稿特別踴躍，我們感到非常歡欣和感謝，只是爲了篇幅的限制，不能在審閱後立刻刊出，但却也決不肯因此埋沒了好作品，單是時間上早晚的問題，所以對各方面要求退稿的信

件，都極力回答挽留，編者對於作品愛護的程度是並不下於作者的。在此謹向作者致歉並請諒解這一點兒苦衷。

▲把本刊作品分散刊載，或許會疏遠了一件藝術作品與讀者間的感情距離。因由本期起，將其與漫畫另闢專頁，並增加一點短而有趣的知識稿件，藉圖減輕長作品給予讀者的重壓感。這想爲明達的讀者所知，無須多說廢話。

▲「四十年來戲劇生活」因作者梅氏病，暫時國際法」因稿件擁擠，各停一期。

——大藝——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冊定價日本金十錢 郵費一錢

大阪市北區堂島上二丁目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發售所 滙兌掛號大阪四五〇

東京市麹町區有樂町一丁目一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售所 滙兌掛號東京二八〇〇

約售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本刊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每月	
	日本、中 國、滿洲	外 國	日本、中 國、滿洲	外 國	日本、中 國、滿洲	外 國
三圓九十錢	二圓三十錢	一圓九十五錢	一圓十五錢	六十六錢	三十二錢	二十六錢

月經不調 四肢畏冷 不妊症 夫婦失諧



於自宅秘密全癒

現在在日本最有名的新發明的婦人病治療藥是新製美神丸。本藥就是專門醫亦推獎的有功效藥，所以恰如在家庭常聘名醫一樣使女性安心。重症慢性的婦人病亦在自宅輕便的內密裡全癒了。本藥是新發明，所以與專門醫的治療同奏同樣的效果，一服接連有功效七晝夜，愛用者是能得以美麗與健康，對小姐能惠給良緣，對太太能授給可愛子寶，使夫婦圓滿。請立刻愛用吧。

本藥主治：
白帶下 赤帶下
內膜炎 子宮下垂
前後屈 卵巢炎
月經不調 四肢畏冷
久婚不育 缺乏房味

藥價：
三週份 一元一角
五週份 一元八角
十週份 三元五角
直接訂購請用滙票

不孕奉贈

請將本報名稱註明於明信片上逕向總舖來索當即贈送新製美神丸一星期份婦人病之調理根治法一冊及其他貴重物品不取分文請即報名索取優良難得幸勿交臂之失

獲效最速的婦科聖藥

新製美神丸

大阪市東區久寶寺町堺筋本舖 內番五七番 電話(轉滙)大阪五七番

滿洲帝國建國十周年

日滿華和平提攜通商促進



大阪北區中之島二丁目十番地

日本綿花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 潮崎喜八郎

三三三
四五五六
六八四八四
一一一五六
番番番番番

電話北濱 23

內外綿株式會社

設立資本金 參拾萬圓
明治貳拾年九月
拂入資本金 貳千四百五拾萬圓
及諸積立金 四千六百八萬圓

大阪北區堂島中三丁目廿五番地
取締役社長 佐々木國藏
取締役社長 岡田源太郎
取締役社長 山口幸三郎
專務取締役 勝田俊治
支店、工場 上海支店、青島支店、金州支店
出張所 西宮工場、安城工場、天津出張所

日本棉花輸入統制株式會社

大阪市東區備後町三丁目

滿洲帝國建國十周年

日滿華和平提携通商促進

公社債株式業務一般

滿洲大商證券株式會社

本社 奉天市大和區加茂町第六號
支社 新京特別市梅ヶ枝町四丁目

證券界之元老 多年堅實經營 素被讚賞

且貢獻於財界殊大 誠斯界之最高權威

大阪市東區今橋二丁目拾番地

有價證券
買賣業

大加賀商店

株式會社
電話北濱四七〇〇番

大阪株式取引所一般國債取引員

朝田卯一商店

大阪株式取引所賣物取引員
有價證券現物買賣

朝田證券株式會社

大阪市東區今橋二丁目
電話(23) 2253 2254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2598 3077 4695 4696 4795 4796 4866 4867
市外專用本町 11 12 287 288 289

株式會社 神戶製鋼所

神戶市寶合區脇濱町二丁目

！大強力養營

此酒保有葡萄所含的天然滋
精——果實之精——極為濃厚。
您若想身體健康，日常必須
要喝這種強力可靠的營養酒
其成分含有精力補給料，最
優秀的營養素『葡萄糖菓糖』
及血液骨骼所不可欠
缺的無機鹽類等。



此酒是經醫界權威
五十餘醫學博士賜
與推獎狀之優良葡
萄酒。其醇味，完
全為其成分中葡萄
糖與果糖所特有之
甘味。故其性質之
優秀，決非其他藉
蔗糖調味之粗製葡
萄酒所能比擬。

酒萄葡牌玉赤



Urinogen

SHIONO

塩野野牌
淋疾化學療法劑
五淋拿根片

包裝
一〇〇片
二〇〇片

總發行所 鹽野野藥商
大阪・東京・神戶・上海・漢口・天津・青島・香港